LIBRARY
OCT 28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463
Z6W4
Cop. 2
V. 5

[redacted]

離婁章全旨○此見治天下當行仁政意以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二句為主首三節言非仁政無以為治詩云三節言仁政所當遵惟仁者三節是責君當行仁政天之方蹶四節責臣當輔君行仁政大文明有四箇故曰字皆是收繳各段

離婁節○孟子曰天下事皆不可無法以制器言之離婁至明公輸子至巧使不以規為員以矩為方則明巧亦無所據而方員不能成矣以作樂言之師曠至聰使不以六律之短長定五音之高下則至聰亦無所施而五音不能審矣曲藝且然而況治天下乎堯舜心在愛民如天好生之仁何治不成然使不以仁政則雖有致養之心而紀綱未備法度未詳欲天下歸於平治亦不能矣況不及堯舜者乎仁政之當行如此

此節借制器審音引起平治來三段雖平歸重下段見得規矩六律雖離婁公輸師曠尚少不得他而況庸匠庸工不以仁政雖聖人也不能平治天下而況後世通章道字指仁政獨堯舜之道道字對上明巧聰主心說不曰心而曰道者蓋自其蘊當運用於一心者言也仁政大綱只井田學校便是附六律五音考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截為十二管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為法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而陰統於陽故陰陽皆稱律而謂之十二律陽律位子寅辰午申戌陰律位丑卯巳未酉亥按十二月此言六律該六呂也五音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以數之多少為尊卑故曰宮商角徵羽五音宮最濁商稍濁角微清微濁徵稍清羽最清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宮商角徵羽之高下無定準必以律管長短定之律呂正音之法每三分而損益隔六位以相生如不以八十一數之黃鐘不能正夫音之宮不以五十四數之林鐘不能正夫音之徵不以七十二數之太簇不能正夫音之商不以四十八數之南呂不能正夫音之羽不以六十四數之姑洗不能正夫音之角由一鈞以生旋相為宮而莫不皆然然後五音可得而正焉旋相為宮者謂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借制器審音引起堯舜言雖生知安行如堯舜尚不可無仁政極言法之不可廢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筩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師上古心仁聞或累於私意小天下之法度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

每律可以起宮也三分損益者凡陽律三分其數而損一分以下生陰律三分其數而益一分以上生陽如黃鐘之數八十一爲宮三分其數損去一分得五十四數合下生林鐘爲徵三分林鐘益一分得七十二數合上生大簇爲商三分太簇損去一分得四十八數合下生南呂爲羽三分南呂益一分得六十四數合上生姑洗爲角姑洗六十四數三分而零一數卽分不盡數不行矣此音所以止於五也隔八相生者如子爲黃鐘之宮丑寅卯辰巳午至未而爲林鐘之徵也如此則三分損益者正所以隔八相生非兩項事分字俱去声讀非分寸之分古律用竹亦用玉漢末以銅爲之

今有節○是仁政也卽先王之道也今之爲君者亦有愛民之念發於中愛民之名聞於外似亦可以致治矣然而當時不沾其實惠後世亦不可爲法者何哉由其不能行先王之仁政故也

上言治不可無法故此緊承不能平治者正以不行先王之道故也以証上節不以仁政二句意仁心猶爲仁聞重仁心上澤今所以傳後重被澤上註引二君爲証宣王不學無術專於功利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也武帝則惑於異端避罪要福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也宣王有仁心而不能保民武帝有仁聞而非其眞

徒善節○不行先王之道卽不足以成治如此故曰徒有仁心而無其政以繼之則慈祥愷悌之蘊何從運用不足以爲政也等之徒有仁政而無其心以主之則紀綱法度之施祇爲具文不能以自行也故治天下者有仁心以爲治亦尤有仁政以爲治法也

此就上二節而斷之見舍法無以成治意只重上句通章之意是如此註兩引程說前証徒善後証徒法大曰綱小曰紀文章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故曰字是孟子隨敘隨斷不必定是古語

不愆節○徒善旣不足爲政則先王之法信不可不遵矣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言治天下者能無錯悞能無踈漏皆由遵用先王之舊典故也可見先王之法中正不偏纖悉具備若能以先王之法爲準自然有所持循而不至於錯誤有所考據而不致於踈漏矣乃爲有愆忘之過而不能平治天下者決無是理也

〔意未合失天理之極也〕

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爲犧牲斷死刑必爲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二語不平下句只輕帶過〕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舍法無以爲治〕

詩云不愆不忘〔以其有過也故此言遵法則寡過〕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夫〕

上節已收拾上文含法無以成治之意此引詩言法之當遵以起下先王之法之善而在所必因也且只在後人遵法上說若極贊先王之法便礙下文愆謂用意過當處忘謂照顧不及處前人舊章凡所當行者周悉靡遺且斟酌允當惟其斟酌允當故率由而無愆惟其周悉靡遺故率由而無遺忘遵先王之法即是率由舊章過字即指愆忘遵之者既不紛亂舊章又不因循廢弛所以無過

聖人節○夫先王之法所以當遵者何也以先王聖人也聖人欲制器以利天下之用既竭盡其目力以察之凡方員平直之理已得之矣然猶以為徒目力之善也即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聖人為之天下後世為之不可勝用也欲作樂以宣天下之和既竭盡其耳力以聽之凡五音之理已得之矣然猶以為徒耳力之善也即繼之以六律正五音聖人正之天下後世正之不可勝用也至欲為斯民遂生復性既竭盡其心思以圖之凡仁天下之道已得之矣然猶以為徒心思之善也即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為之制田里以厚民生立學校以正民德使澤流當時法傳後世而仁覆乎天下矣聖人仁政之法其善如此此所以遵之而無過也

此正言先王立法之善以見不可不遵也亦以上二段自起下段因百工之事皆聖人所作故規矩律音與不忍人之政只一統說聖人二字貫三段前規矩六律以用法言此則以立法言也此聖人不與公輸等相于公輸等所用之規矩六律皆出自聖人著也耳目言力心言思者耳目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則思也不竭則經畫不精不繼則規模不備尤重繼字繼正續耳目心思之所不及心思既竭何從見之只就政之委曲詳盡處可以使于萬世見其心思此正繼字之妙不是竭了後纔繼也繼之句正連下句讀蓋本文語意原重制法一邊不可勝用與仁覆天下兼聖人本身在內不專指後人用法者說本文止言覆天下而註兼及後世一層者舉大可以該遠也註法度二字該規矩準繩六律與不忍人之政其用不窮貼二不可勝用仁所被者廣貼仁覆天下

為高節○聖人立法之善如此正為治者所當因也故曰為高者必因丘陵以丘陵之勢本高因而積累之則易成也為下者必因川澤以川澤之勢本下因而疏浚之則易深也可見天下之事有所因而為之則逸而有功無所據而施之則勞而寡效

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

目耳目心思之力俱不濟事必有法方員以遂之此聖人立法之意也為政者而註廢法乎

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勝平聲○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

褻舊章者自以為智而不知節心自用勞而無功即為不智

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

今先王之道就是丘陵川澤一般乃不知所因是舍丘陵以爲高舍川澤以爲下用力愈多而功愈不能成矣豈可謂之智乎甚矣仁政之當遵也

此節緊承上既竭心思一段而言以上二句興起下末句全重一因字因卽上行字遵字意也因先王則逸而有功不因先王則勞而無濟智字正在勞逸上見此以上兼君臣在內下方分責君臣

是以節○爲政必因先王是以天下人君惟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政而爲仁者則澤生民法後世其責乃爲不虧宜在高位若不仁而在人上必且破壞先王之法而無所顧忌是播其惡於衆而天下皆受其禍矣

是以二字承上因先王來上句不重只重下二句以開下節宜字含被澤法後意播惡於衆照下節看便明播如播種之播言其無處不到也從高字說來

上無節○何以見不仁而在高位之禍蓋人君一身百官萬民之統率也苟上而爲君者所施政事皆在私意而不以道理揆度其宜是在高位而不仁也由是播惡於衆則下而爲臣者亦放縱無所執持而不以法制自守矣無道揆則朝廷之上政令乖張雖有道而不信無法守則百官之衆職業不修亦有度而不信矣朝不信道則在位之君子必肆志妄行犯名義而不恤工不信度則無位之小人必罔上而作好犯刑法而不顧矣其播惡於衆如此此其國必亡其所存者亦幸免而已

上無道揆止言不仁而在高位此句通節大綱下五句層層推出乃是播惡於衆之實註以義理揆度事物卽以仁心行仁政也上以君言下以臣言二句遞下玩註由字故字可見朝不信道二句以心之蔑法言君子犯義二句以身之犯法言朝謂朝廷雖所主在君亦兼在朝之臣工統內外各衙門說信如憑信之信不信不是不知得只是視爲泛常之意君子指凡有位者此萌字浸說得廣小人專指細民是從百工漸說下來犯義是冒爲非義之事犯刑不必有人刑之只是於刑有犯耳當此之時已不信度矣安得一一刑之玩註兩則字兩而字朝不信道三句只就無道揆二句說君子犯義二句又從不信道二句轉出一步俱分項說下見相因之勢是如此道外無法義卽道度卽法刑亦法度中事

城郭節○觀於不仁之禍如此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雖是國勢不强御於根本

以仁心仁聞言臣民皆化於仁意行先王之道**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此句通作之因下**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俱言播中之信如篤信之信因不用故不信**刑國之所存者幸也**犯則身犯之數者相因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卽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世**故曰**不行仁政皆由於務富強故言此以破之**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

無禮還不是災害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雖是國儲不富却於元氣不損還不謂害惟道揆不立而上不知有禮則教化不行而下不知有學由是賊惡之民起其間而喪亡無日矣其爲災害顧不大哉爲君者當鑒不仁之禍而思取法先王之仁政矣

此申上節甚言播惡於衆之禍當時仁政不行病根在圖富强故言此破之此上下與上節上下不同上無禮兼君臣下無學是小民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故下無學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故賊民興所謂賊民興者即以作亂之好民言也秩然有序之謂禮禮字包道字及法字度字義字學即學此禮而已

天之方○然仁政之行非特人君之責而臣之輔君亦與有其責焉詩曰上天方欲顛覆周室君臣無得泄泄然不急匡救之詩戒同列如此

泄泄註云怠緩悅從又曰不急救正之急字反怠緩救正反悅從然道至事君無義節方可發透

泄泄節○夫詩所謂泄泄即時語所謂沓沓也

猶沓沓也不徒訓字正是引時俗所其惡者以深著其怠緩慎事之罪

事君節○泄泄之實何如蓋人臣事君有當盡之義今以逢迎爲悅不以匡正爲忠是無義矣人臣進退有當循之禮今動靜之間卑躬屈節是無禮矣至其所謀畫皆出於世俗功利之私而於先王仁政之道則造言非毁以爲難行若此因循容悅全無体國急君之誠此詩人所謂泄泄而吾以爲猶沓沓也

事君無義不能陳善閉邪也就事君言進退無禮但以奔走承順爲恭也就持身言第三句似不見泄泄意然不非先王之道則先王之道在所必行如何怠緩悅從得此三句已盡出一箇泄泄光景故帶上結之曰猶沓沓也非是解沓沓之章乃是說此正泄泄之實猶夫沓沓者也此節與下文正相反而下意已動故用故曰直接

責難節○人臣至於泄泄沓沓國家何賴有是臣乎故曰人臣若只外貌恭謹亦小節耳惟欲難行之事責其君以必行方是尊君之大謂之恭人臣若只外面敬畏亦虛文耳惟敷陳先王之善道以禁遏其邪僻之心方是忠君之至謂之敬若謂先王之道非吾君所能行而不肯責難陳善是反害其君矣不謂之賊而何此爲治者固

無禮應怠無道揆無學應無法守賊應犯刑

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辟與闢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以臣之經於事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蹶居衛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 沓徒合反○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此節正說泄泄之寔 見其猶沓沓者以此 非詆毁也

故曰責難 行仁非難若世主則見爲難邪即不仁

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

當行先王之仁政而非君臣同心亦不能有成也可不交勉哉
此又承上節結之見人臣當責難陳善而不可以泄泄者賊其君也上二句固重
文意在歸注末句責難於君如以堯舜三代望其君而不敢謂其不能便是此是
先立定箇大志陳善閉邪便是做那責難的條件陳善閉邪雖是兩項工夫然須
畢說故朱子謂君有邪心我爲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在則其所謂邪
者亦不難於閉之不然則矯拂而不入矣重在閉邪而以陳善爲主恭敬二字大
概也是一般只是恭意思較濶大敬意思較細密故分屬言之謂吾君不能正與
責難陳善相反請此句須照上文纔從責說方妙
規矩章全旨○此總欲人法堯舜以仁民重一仁字首二節欲人法堯舜之仁末二
節欲人監幽厲之不仁中引孔子一段見出乎堯舜卽入乎幽厲無中立之理深
見不可不求其至意前兼君臣後單言君意原重君一邊
規矩節○孟子曰天下事物皆有中正不可易之則如制器者欲爲員必用規欲爲
方必用矩是規矩乃方員之至不可加損者也若夫五品之倫人皆有之但衆人有
之而不能由賢人由之而不能盡惟聖人生知安行察之極精行之極當乃人倫之
至不可加損者也
以方員形起人倫重兩至字上至訓極是莫可增損之意見規矩之於方員聖人
之於人倫絕無有絲毫虧欠所以爲至註兩盡字宜玩惟盡故至也規矩方員之
至舍規矩便無方員聖人人倫之至舍聖人便無人倫下文當取法意隱然就在
言下不是贊聖人正爲天下人倫立箇凖則耳後世人倫都傍聖人至處辨別出
來至字只是箇仁但其中有許多變化在
欲爲節○人倫莫大於君臣聖人莫過於堯舜如欲爲君而盡乎君之道欲爲臣而
盡乎臣之道二者將何所取法哉皆法堯舜而已矣蓋堯舜之爲君爲臣者道之至
也若爲臣而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是以庸主待其君不敬其君不敬其君之
不盡也爲君而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是以殘忍虐其民賊害其民者也君之
道不盡也此君臣所以必法堯舜而後可也
人倫有五獨舉君臣者其意在當時人君也卽臣亦皆在說觀末節可見欲爲君

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孟子曰規矩見聖人爲人所當法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欲爲君盡君道此欲人以堯舜爲法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此言不法堯舜便是不愛其君民而流入於不仁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孔子曰道二仁

二句不宜說要為君者須盡君道為臣者須盡臣道為君為臣豈都是隨人要底欲字帶連着盡字讀方是而已矣者見其無別法也此二字正從上一至字生出下反說四句即而已矣三字之意已含出此入彼意了故下引孔子語証之兩所以字含下仁字

孔子節○夫盡道仁也不盡道則不仁矣孔子嘗曰天下之道止有二端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仁即入於不仁二端之外無他道也由孔子之言觀之堯舜而外則無君臣之道法堯舜則仁不法堯舜則不仁出乎此即入乎彼其機不亦危哉

道字作路字解道二猶云兩條路耳玩而已矣三字見仁之外便是不仁無別路可以躲閃可以中立也孔子原是說理欲在引述語氣中宜緊抱上文入講方見親切

暴其節○夫為君者至不法堯舜而不仁此其禍尚可言耶不仁而暴其民甚則身以弒而國以亡即或暴之不甚則身亦危而國亦削且於身沒之後據其暴行加以惡謚名之曰幽曰厲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父之甚其於幽厲之名亦百世不能改也不仁之禍如此

此承上不仁二字說暴其民即上賊其民甚不甚俱從不法堯舜來名之曰幽厲可還冒上甚與不甚不云聖子賢孫而云孝子慈孫就仁愛祖考之心言也節意三層尤重下一段蓋惡謚常留而不泯比生前之禍尤烈註必至於此正專就惡謚上言幽厲二字只是說惡謚非指幽王厲王孟子因幽厲字而欲人以周之幽厲為戒故引殷鑒之詩以結之

殷鑒節○詩有云殷之鑒戒不遠即近在夏后之世此正人當以幽厲為鑒之謂也鑒幽厲之不仁以法堯舜之仁斯克盡君道也哉

詩人本欲厲王鑒紂而設為文王歎紂之詞見殷鑒在夏以明周鑒在殷原有兩層孟子引之見人當以幽厲為鑒此之謂也內又添一層

三代章全旨○此承上不仁之意而推言之雖從天子至庶人却以諸侯為主三以字最重正得失興亡關係處上二節雙起仁不仁下二節單就不仁發論提醒全在惡死亡三字故四艮註內皆訓以死亡因其所惡而進以強仁也

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此節言不仁之害甚烈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幽暗厲虐皆惡謚上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此節言以不仁者為戒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論往事以垂訓示戒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國

三代節○孟子曰我嘗觀三代其初創業之君如禹湯文武皆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以民心悅服而天命自歸其所以得天下也以仁及其後也如桀紂幽厲皆以殘忍之心行暴虐之事是以民心攜貳而天命不保其所以失天下也以不仁蓋得失之係於仁不仁如此

以仁以不仁俱兼心與政說仁不外於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不仁反是同尚未失天下而茲槩言三代失天下者以東遷而後周室已亡故也此節只是起下一節

國之節○不特天下為然至於有國之諸侯若能行仁則土地人民可以長保而以興以存者流於不仁則內憂外患相繼並作而以廢以亡其得失亦有然者

上節就已然者言此節以必然者言興不止存廢不止亡其中仁不仁之等級雖殊然未有興存不由於仁而廢亡不由於不仁者故以亦然二字括之

天子節○是則不仁亦何在而可也若天子不仁則不能保其四海矣而況諸侯乎諸侯不仁則不能保其社稷矣推之卿大夫不仁則不能保其宗廟士庶人不仁亦不能保其四體矣今之諸侯亦何為而不仁哉

就天下之得失以說到侯國并推及於卿大夫士庶人而皆不可以不仁則知仁所係之重也四海以上言宗廟社稷以祭言四體以身言不保四海以下皆不免於死亡非特不保四體為然故註總以死亡釋之

今惡節○凡此不能保者皆死亡之禍也夫死亡甚可惡而實由不仁致之今之人主心惡死亡而乃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其能免於醉乎有國者尚戒死亡之禍反不仁而為仁焉可也

此承上章不仁則身弒國亡而推言之也

愛人章全旨○此為當時之君責人而忘乎自責者發故以反求提醒之首節虛論其理次節行字皆字正示以反求工夫工夫既盡則自有正身之化因援詩以証之己字身字自字皆反求親切之旨

愛人節○孟子勉世王反己曰御人之道在於盡己如仁者切於愛人人之被其澤者宜親附之或愛人而人不我親則是吾仁有未至便當自反其仁務使立不獨立達必俱達可也智者明於治人人之受其約束者宜順從之或治人而人不我治則

對諸侯言故說到

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國謂諸侯之國）天子不仁

上二節

兼言仁不仁此單至不仁至儆

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言必死亡）今惡

言必不能免

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此承上文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上章只勉人為仁此則言為仁之功在于反求於己

反己又要詳細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

是吾知有未及便當自反其智務使知無弗明處無弗當言也有禮者敬人人之被其敬者宜施報之或禮人而人不我答則是我敬有未盡便當自反其敬退讓以接之積誠以動之可也

三人字兼指臣民言仁智敬是體愛人治人禮人是用不親不治不答是驗非我方愛人便要人親治人便要人治禮人便要人答但到不親不治不答則必我之仁智敬有未至矣安得不自反須知自反亦不是空空自反有修省克治體行推廣意思下身正是自反之極天下是人字之極天下歸是人親人治人答之極只就此敬極言之

行有節○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者求諸己者也而反求之功當何如哉凡吾之所行或愛人或治人或禮人其事非一端有不得其所欲而不親不治不答者皆一一反求諸己必使仁無不至智無不周禮無不盡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其身既正則所行無不當乎天理合乎人心雖天下之人皆誠服而願歸於我矣豈特一家一國之人我親我治我答而已哉

愛人治人禮人三者大端備矣本文皆字雖是推開亦只是人有衆寡事有大小理有精粗故下一皆字以見其自治之當詳耳非於三者之外另求自反工夫也註自治益詳指皆反求諸己句皆反求諸己亦即在前節說到盡處耳非謂仁智禮之反猶區區而此更進一步也其身正即在反求內天下歸即在身正內層層要倒繙上去方得立言之意其身正三字當重讀是重難語下半句當急讀是我足語此而字轉與他處不同是歸併上半語

詩云節○夫至天下歸便是履至尊受天命是何等福而要本於反求諸己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是言人能常常思合天理則多福自臻此福是自己求之非倖致者即身正而天下歸之謂也如不能正己而但知責人欲天下歸心其可得哉命以理言能自反而致天下歸便是永言配命而自求多福也引詩特以咏歎之耳承上章得天下以仁而言因言仁而及智與禮仁包智禮上章說大綱此章說得密

人有章全旨○此承上身正而天下歸之意立言只重家之本在身句借恒言以發

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 士反己之在得人誤此福本於身則仍以自修言 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恒胡登反○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爲是故也 上章言修身此言君身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 必無隙可投方可爲修身也 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

其意重本不重序

人有節○孟子示人知本曰今人有恒常言語皆曰天下國家然人雖言之而未知其序以究乎其本也我當因其言而推之其言天下而即繼以國者蓋遠由於近天下之本在國也其言國而繼以家者蓋外由於內國之本在家也至於家之本又在於身蓋一身之舉動乃遠近內外之所觀型也能修其身則家國天下可次第舉矣

恒言非常人之言只是人所常言故接皆曰字本字雖通說下但上兩本字是未中之本特引起下一箇本字耳序在恒言之中本在恒言之外不句是因其已及而推其所未及全重此句故逐句遞下身字雖粘定家說然統上總說則天下國家一是皆以修身爲本矣孟子一氣急登到身字上方是承上章而推言之意

爲政章全旨○此承上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因言身化之治重在不得罪三字上機括在巨室而本原還在修身但修身即在不得罪裏面不必另講

爲政節○當時諸侯皆以德教不能廣被爲慮而不知其本之不修故也故孟子曰人君欲德教廣被爲政於天下此固至難者矣然自我觀之初無難事只在自正其身言動循理處置得宜不使有非理致怨以得罪於巨室尚曰蓋巨室者人情所瞻屬也巨室之所慕則一國之人皆心服而慕之一國之所慕則天下之人皆心服而慕之如此人心向慕則德教大行沛然充溢於四海矣爲政又何難哉

爲政不但爲政於一國便照下德教溢乎四海說不得罪三字即包修身在裏面不得罪謂合正理而不致怨於人非曲法以奉之也註世臣非一代之臣大家是貴官之家戰國時權移巨室縱講治國平天下王道於此處不能打通都成擔擱故孟子持下此句巨室之所慕以下文氣一直到底正言其所以不難處巨室慕而一國天下即慕者非必問巨室討探消息乃人心不約而同正可想見沛然光景慕非但愛慕即心服其德教也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只是點出巨室之所慕四句所以用故字緊接德教即首句所謂政也不曰政而曰德教者政之所施皆本之躬行心得以爲教也

天下章全旨○此激發諸侯自强行仁意本意不重順天重在同天上觀總註可見蓋不能自强期但有景公之事異決不能如文王之得命以景公只順無道之天

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旣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旣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脩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旣悅服則君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孟子曰天下

此言修德則必可役人不修德則爲大國

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

所役總是望人修德自强之意

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

文王能回有道之天也首三節輕尊重師文王三節仁不可爲衆仁字是一章骨子

天下節○孟子曰竊嘗統古今而觀之天下有道之時人皆修德而位與德稱諸侯德之小者見役於天子之大德諸侯賢之小者見役於天子之大賢役人者不恃勢而自尊役於人者非畏勢而自服此尚德之時然也若天下無道人不修德但以力相尚諸侯國之小者見役於諸侯國之大者諸侯力之弱者見役於諸侯力之强者小不敢敵大弱不敢敵强此尚力之時然也夫德不及人而爲人所役是理當如此而力卽從之力不及人而爲人所役是勢不得不如此亦卽理所當然斯二者皆天之所在也若能度德量力一聽於理勢之當然是爲順天順天者有道則被懷來無道則免侮奪而國以常存矣不然而違其理勢之當然是爲逆天逆天者則有道必致貶削無道必啟侵侮而國有不亡者哉

此節泛論理勢見人當聽命於大只是發端語上三句提起側重無道一邊大德大賢自指天子小德小賢自指諸侯與下小大强弱俱指諸侯者不同德賢一也德以實得言賢以品地言得於已者有偏全故有小德大德賢於人者有高下故有小賢大賢德大便是大賢德小便是小賢大小以上地言强弱以甲兵言亦有大而弱小而强者故既說小役大又說弱役强德賢卽下仁字强夫卽下衆字上二役字是心服下二役字是力服有道之天下勢隨理轉故上二役字固理之當然不必論勢而勢亦從之此勢在理中者也無道之天下理隨勢轉故下二役字固勢之當然原不論理而理卽因之此理在勢中者也故朱子謂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分貼理勢者非雖曰時勢如此然有大德者便能回天便勝這勢如下文王之事是也孟子言德力皆天之說極精夫有理有氣有道之相役天之常理也無道而順强大天之氣運也天心固以理爲主然有道無道是在人爲人失其職天亦無如之何但存氣運之治亂而已看三代以後天下之存亡多以强弱大小爲斷可見孟子之說精

齊景節○順天固可圖存然欲回天立命惟在自强而已彼齊本强大之國景公不能自强而見役於吳乃與羣臣謀曰凡人既不能自大其國而出令以使人又不能

亡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 此是不修德而受命 **是絕物也** 子不者之詞 **涕出而女於吳** 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强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爲昏而畏其强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此句是說不修德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必不能自强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强其般樂怠敖皆若效大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 勉以修德 **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決其必能自强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

屈已自下以聽人之命是與物睽絕而失其和好也絕物則絕於天矣豈不自取滅亡乎於是涕出而以其女女於吳景公雖順無道之天而不能自强不得不受命於吳如此此正小役大弱役强之永鑒也

絕物便是逆天女吳正景公受命處這便是順天意思引此只重不能令而受命以順無道之天涕出只帶說不重在說他知耻上註甚明

今也節○夫以齊之大國一不能自强遂見役於吳如此況小國乎今也小國不能脩德自强皆效法大國之所爲乃獨以受命爲耻是猶爲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師也身爲弟子豈得不受敎於師國既弱小豈得不聽命於大國乎

今也二字承上齊景公來不徒曰耻受命而必着師大國三字見惟其師大國所爲故雖耻受命而受命自不能免也不是要小國不耻受命是要他耻受命而自强不耻受命似順天而實違自强似違天而實順蓋天兼理勢受命順勢之當然自强順理之當然此節上下闗合處兪註不可得也正解是猶弟子句先師如先輩之先勿泥

如耻節○徒耻受命而終不免者以其師大國而不能師文王也誠如耻之則莫如師文王以脩其德師文王以脩其德則德盛可以回天將見國大者因勢乘便不出五年國小者積功累仁亦不出七年必然人心奮國勢振而小可大弱可强大國反爲吾役以爲政於天下矣何有受命之耻哉

如耻字正從上耻受命作轉闗莫看字郎然 上師大國作轉捩文王是諸侯能行王政者且以弱小而致强大正是能回天的樣子故獨舉來說師文王郎含下仁字意逆天既有所不可受命又有所不甘兩[illegible]逼出爲仁上去此大國不是上所師之大國乃大國而弱爲人役者註大國反爲吾役則所師之大國也小國非拈滕薛之類只次於大國者便是五年七年總言其速爲政於天下郎下無敵意師文王而爲政於天下郎是大德大賢而小者爲之役回天意郎在爲政句見天可順而亦可回蓋反有道爲無道者氣數之變而轉無道爲有道者天心之常也

商之節○試以文王之事言之詩云商之孫子其數不止十萬然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其子孫維於我周臣服矣所以繼能周者以天命無常歸於有德故也故

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何如乃有益耳

此見文王修德行仁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天命在我此所以當師文王也

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

此因文王而泛言其理

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祼音灌夫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祼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

不但孫子服之凡其臣之容貌膚大才能敏達者都執祼獻之禮助祭於周之京師焉是商雖強大而服役於周如此孔子讀此詩而歎之曰商之孫子何其衆也文王能行仁政雖有衆不能當之蓋難乎其爲衆矣夫使爲國君者皆能以懷保惠鮮之心行除暴救民之事念念都在於仁則雖有强大之國亦莫與之爲敵矣欲爲政於天下者可不法文王之仁哉

上節言師文王之效此正明文王爲政於天下之實以見其可師也詩有商孫子及殷士兩層只重孫子一邊殷士是因孫子而帶言之衆字承其麗不億言不可爲衆者言衆遇仁而失其衆也就侯於周服說只是難敵衆去抵當他的意思此句孔子釋詩之詞當貫貼詩意講國君好仁二句又放開說因文王而泛論其理也通作孔子之言下文今也方是孟子說當時事總註謂脩德行仁自君身而言則曰脩德自其及人而言則曰行仁其實脩德即是行仁也故本文只說好仁侯服祼將乃武王克商後事此引之以言文王者武王之功所成實文王之德所致也

欲無節○觀文王之事孔子之言則知國君所以能無敵者以其好仁也今之諸侯恥受命於大國欲無敵於天下而不師文王以好仁是徒知恥爲人役而不知所以免恥之方就如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然則誰能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乎夫亦勉爲賢而可矣

今也節就小弱說引詩只取誰能二字以見欲無敵於天下者不可以不仁也總註不能自強二句是說上三節修德行仁二句是說下三節而語意注重下二句見不能自强只得如彼修德行仁便能如此可知順天之說只是陪起回天意非教人終於順天已也如恥之二句是順天回天兩頭轉捩要語正通章最吃力處

不仁章全旨○此深爲當時諸侯之不仁者警也首節言其必有敗亡之禍下明其出於自取自取二字最重說他不可與言正是悚他聽言處

不仁節○孟子曰大凡有國家者莫貴於聽納忠言若不仁者私欲固蔽失其本心而猶可與之言哉彼其顛倒迷惑本危地也而反據以爲安本災害也而反趨以爲利於所以致滅亡者反樂乎此而恣意爲之其不可與言也如此所由卒至敗亡而

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祀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心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耳

上師文王是正統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

此言其不師文王之仁字便切指到仁心仁政上

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

說不可與言主是欲使他改過所言

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

莫之梗改也使不仁者而可與之言則感悟有機挽救有路亦何亡國敗家之有哉
與言謂進納忠言可與言哉四字深有感既中二句寫出不仁的情敗正是不可
與言處危菑亡一層深一層安利樂亦一層進一層玩三其字便含有自取意了
不仁者非取危與菑并所以亡者而安之利之樂之只是安焉利焉樂焉者卽其
危其菑其所以亡者也末二句是反言以喚醒他語意警動
孺子節○夫有言不聽以致敗亡不仁者於此其皆將誰諉耶昔有孺子見水而偶
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之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之足孺子之無心
寄咏如此
此而節只借自取字引起下自侮自毀自伐來兩可以是水之可非孺子可之一
咏歎間妙有自然之趣
孔子節○孔子聞之而謂其弟子曰爾小子其聽之此孺子之歌有至理焉夫纓之
與足均此濯耳惟其清斯以之濯纓若其濁斯以之濯足矣貴賤異用非人所為皆
水之自取之也小子可不知之乎
兩斯字從兩可以字生來清濁字各一頓兩斯字連下讀孺子清濁本平玩本文
矣字語勢知微注濁濯自取二字卽在斯字中見之字指濯纓濯足自取指水而
包含甚廣此節非是解孺子之歌乃就歌上指點以寓提醒之意全重自取二字
上
夫人節○由孔子之言觀之天下事其孰不由於自取者乎夫人必敗度蔑禮自有
招侮之道然後人從而侮之侮雖在人而實以不能自脩其身取之也家必傷倫蒲
德自有致毀之道而後人從而毀之毀雖在人而實以不能自齊其家取之也國必
荒淫暴虐自有可伐之道而後人從而伐之伐雖在人而實以不能自治其國取之
也此所謂自取之者也
人以士庶言家以卿大夫言國以諸侯言三段雖平連重末二句自侮自取侮也
下放此玩必字而後字總是與人無預之意侮謂輕慢毀謂破敗伐謂誅討
太甲節○故書太甲曰天降之孽雖似难逃然人能修德回天猶可以避也若自作
之孽則災然立至豈有存活之理乎此卽自脩自毀自伐之謂也有國家者而經自

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節只重自取字欲醒時君浪音郎○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斯字內有至速不爽意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侮自毀自伐無一不必字然後字爽言亡國敗家皆是出自取夫音扶○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言自取之禍必不可免

取之義而戒自作之孽則必能聽信忠言而無亡國敗家之禍矣不仁者其知所儆哉

引書量自作孽句以明上文自取之意上節見不得諉其數於天

桀紂章全旨○此勉時君志仁以圖王意以今天下節爲主前三節泛論民心歸仁而以必王動之末二節申言好仁當速而以死亡愓之仁民之要只在所欲與聚二句

桀紂節○孟子曰天下得失多故當實其致之之本我觀桀紂如何便失天下以其人民離散無與保守故也如何便失其民以其衆心怨怒不肯歸向故也由此而觀可見得天下有道惟百姓歸附則天下皆其統馭矣得民有道惟人心喜悅則萬民皆其臣妾矣至於欲得民之心又有道不是智術可以愚之威力可以刼之只看民心所欲所惡凡民心有所欲皆與之聚之心有所惡皆勿以施之如此則君以民之心爲心而民亦以君之心爲心得心之道不過如是而得民得天下不外是矣

以天下之所以失引起天下之所以得上截輕下截重九歸在得其心有道三句所欲與聚二句便是仁字的註脚故下節即以歸仁接說此二句所包甚廣故南軒謂所欲與聚非惟壽富安逸之遂其志用舍從違無不合其公願而後得也欲惡總在民心上與聚勿施全在民心上體貼故得心即以此玩爾也二字有惟其如此但要如此必須如此之意首節是上感下第二節是下應上

民之節○大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即所謂仁也民之所欲在此則自歸乎此矣民之歸仁也豈有所強而然哉以皐澤之本情趨感恩之樂地其翕然向往之道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一般盖水性本自順下獸性本自放逸其勢自莫之能禦也天下無不就下之水無不走壙之獸又豈有不歸仁之民乎

以二節又將得民心以得天下緣故說出以爲鼓動今天下張本上下節相承勿以就仁去不仁對看總重歸仁上歸是歸向正承得心而即以得民意水就下獸走壙總形容他勃勃欲歸之情

故爲節○夫民歸仁之心其迫切如此况又有不仁者爲之敺乎故魚本欲歸淵以畏

此之謂也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此即是惟得天下之柄本在於仁也與聚勿施即是仁即是王道**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節說得爾細勿說出而偽得民心而設同於**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伯主固結民心之迹**施爾也**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此言民情見得民不在若能**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走音奏○壙廣野也言民之所

獺之故益避而趨於淵是爲淵敺魚者獺也爵本欲歸叢以畏鸇之故益避而趨於叢是爲叢敺爵者鸇也民本欲歸湯武以畏桀紂之故益避而趨於湯武是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惟民避不仁以歸仁湯武之所以得天下也

此節緊承上節言民心本自歸仁固不待敺況又有爲之敺者乎只足上歸仁之意獺原不爲淵計鸇原不爲叢計桀紂本不爲湯武計然本無此意而却有此理有此勢有此機有此情孟子極力信之以鼓動當時人君好仁耳上節註此字指與聚勿施此處兩此字與上節兩之字不同

今天節○湯武好仁而桀紂爲之敺則民心之歸仁益可見矣方今天下特無好仁之君耳設使諸侯之中有能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如湯武之好仁則天下諸侯暴虐如桀紂者皆爲敺民以就之矣民既來歸則得民之心斯得天下雖欲無王有不可得而辭者矣

上皆泛論此方入時事今天下三字重看正見時不可失仁即與聚勿施爲之敺是得民王是得天下

今之節○好仁固必致王但今之欲王者虐政之困民已久須是及早悔悟汲汲行仁以結民心然後可回積弊之勢猶以七年至深之病求三年乾久之艾以治之而後可愈也三年之艾不能畜之於平日而自今畜之猶可及也苟不及今畜之卽終身不得而病終不免於死亡矣然則今之諸侯乎自既無積久之功今日須勵必爲之志苟及今不鐵然有志於仁則與受病已深不豫畜艾者何異將見終身惟有憂辱相尋以陷於死亡而已豈但不能致王哉

總接今之欲王者恐世主志不堅故又危言以動之七年之病乃久困之喻三年之艾乃深仁之喻下四句只反言以見畜之不可不早志非空志卽有銳然勵功意在艾以久而畜不畜不足以活人之死仁以久而熟不積不足以極國之危

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 此言仁暴之勢見得民不在戰爭 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 爲去聲敺與驅同獺音闥爵與雀同鸇諸延反○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鸇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 此勉張君好仁兼篤信力行 非和人爲已敺特其理則然可 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此言力行貴速 好爲王並去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 不畜者 志者則行必勇 而詳盡 憂辱以陷於死亡 主去聲○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

詩二節○詩云其何能以自善乎惟相與及於陷溺而已此節不仁之君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之謂也有國者誠能惕然警醒而志於仁則可以得民而得天下矣豈但免於死亡而已哉

引詩証苟不志於仁二句有令人惕然警省不能自已之意見今之欲王至未皆拳拳致意當時之意一條言仁之大可爲二條言爲仁之晚而猶可奮志以爲之也引詩又是慨志仁者之無人

自暴章全旨○此慨人之自絕於善也二自字重看次節兩提人之字正見仁義爲人所自有者惟自有而自失之所以可哀

自暴節○孟子曰人性本善須是自家涵養自家勉勵方能盡得性分中道理今有一種自暴之人自以爲是不受善言就將好言語致他亦拒之而不信何可與之有言也又有一種自棄之人怠惰柔靡甘爲人下就是該當做的事亦絕之而不爲何可與之有爲也何謂自暴蓋人性中有禮義誰不知其美而莫好之彼則肆其謬妄之說反加詆毀分明把自家坑害謂之自暴也自暴者尚可與之有言乎何謂自棄蓋人性中有仁義誰不以爲可居可由而勉圖之彼則狃於因循之習不肯用力分明把自己拋棄謂之自棄也自棄者尚可與之有爲乎

自暴者是剛惡一邊吹不轉的自棄者是柔惡一邊激不起的不可與有言有爲且虛說下四句正發明之禮義猶云道理仁是體義是用禮義只在義字內故下只申言仁義

仁人節○自暴自棄之絕於仁義者豈未知仁義固甚切於人者乎仁乃天理之公處乎其中無一毫人欲之傾危是人生至安穩之宅也義乃天理之宜履乎其中無一毫人欲之邪任是人生至正大之路也

兩人字從上兩自字生以仁義對言則仁体而義用故安宅以所居言正路以所由言安宅正路非借喻之詞乃就人身上實落指點見仁義之在人本至美而無可非亦自有而必可能原暴棄不得

不可謂憂辱死亡得矣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不可有言有爲人所不居撥知非誇禮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又便是其敵人切矣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人字見其可能安正見其

曠安節○夫安宅正路本吾所固有人當居之由之何不可須臾離者今乃自
暴自棄雖有安宅曠之而弗居雖有正路舍之而弗由顚倒錯亂至此豈不可哀之
甚哉
有而弗居謂之曠有而弗由謂之舍曠其安宅則必居所不當居舍其正路則必
由所不當由豈不可哀此節兼自暴自棄說

道在章全旨○此爲當時賢智之徒思以道術易天下者發首二句慨人昧道而求
之遠末二句正示以道之所在而不必遠求也通節只一虛一實一反一正的道
理

道在節○孟子曰凡人情之所趨卽世道之所係其幾不可不察也夫率性之謂道
一人由之衆人共由之本至邇也乃有謂邇者爲不足求而求諸遠行道之謂事一
人能之衆人共能之本至易也乃有謂易者爲不足求而求諸難不知道不外乎親
長之間而親之長之卽其事也但人有親人人親其親人有長人人長其長則家皆
孝弟俗皆仁義朝廷不必繁刑峻法閭里不爭我是人非天下無不平矣何必求者
遠且難哉
此明斥當時功利功說諸家舍却根本言道言事故指出個現成道理與他看上
兩句是喚醒他歧途末句是指示他實措道者天理之本然事者人事之當然而
註止云道初不外是者事原不在道外也人外無道故曰邇道外無事故曰易而
在字下得實着見卽此是道是事無待他求也求諸遠求諸難是怪歎語亦便
有求非所求而反失之意末二句明指點與人看是說道理不是說功效卽堯舜
孝弟人人可爲意人人親長天下平不分兩層人人便是天下親其親長其長便
是平非謂天下由此平也而字是直指語非轉開語甚言遠且難者原不出邇且
易中而求諸遠且難者誤也註是也以上辨在人人親二句內不可就貼上二句

居下章全旨○此示人以誠身之學首節見動物必本於身之能誠次節是原其
之當然末節決言誠身之必動物以終首節之意

居下節○孟子曰凡人事上使下交友奉親節有個道理居下位而治民其道在於

不由非 **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當然之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

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

助之不能故哀之寔儆之也

○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孟**

此爲舍倫理而求道者發

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

一正見其在爾在易

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爾邇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爲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

言凡事必本於誠但

施之有序故此惟之有道者也其誤恰爲容貞獲

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

上使使說隨以信友何意曲從以悅親宜行

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

獲上若不獲於上則事多掣肘雖欲治民不可得也獲於上有道必須朋友信服方可受知於君上若朋友不信則名譽不顯欲得乎君不能矣信於友有道必須子節無虧方可取信於友若事親弗悅則素行不孚欲信於友不能矣悅親有道必由於誠身若反身未能真實無妄即服勞奉養皆是虛文不悅於親矣夫由獲上信友悅親推之而惟在誠身則誠身要矣然誠身有道又在於明善必真知善之可爲然後隱微無一毫欺罔若察識之功未至則爲善之心不實身便不誠矣惟能明善以誠身則事親爲實孝交友爲實心事君爲實忠治民爲實政一誠立而萬善從之矣

此節雖相因遞下實總注到誠身上誠身雖連悅親而信友獲上治民都該蓋上面就悅親見不可不誠末段單說誠身道理便包得濶大不專貼悅親說了從誠身歸到明善明善以啟其誠身之端亦正誠身內事也故下節只須就字說數項皆以有道言者蓋爲有不由其道以求之者言也如諛悅苟容以求獲上便佞詭隨以求信友阿意曲從以求悅親真行助長以求誠身者皆是明善兼明其所當然與所以然說誠身乃實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見其本然所具之理不曾一毫虧欠也致知即是明善誠意正心修身俱該在誠身二字中須知誠身原不爲順信獲而後誠之也聖賢指出歸根用力處須如此分明耳

誠者節○夫身之所以當誠何也以此理之在我者本是實理乃天命之初所賦於我天道之本然也但在天固無不誠之理在人容有不誠之心則用擇執工夫以復其誠者乃人道之當然也此誠身之功不可不勉也

此從上誠身說出功夫求二句一直下歸重下句在天之理固無不實然此是上一截話本文誠者天之道却只是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就人所得於天之本然而言即天命之性是也思誠如凡於君民親友間其有未能實處便思去實他註欲字正貼思字思是想要做工夫而工夫實際即學問思辨行五件誠只是實有此善而非明乎善則無以實其善故思誠雖自有功夫明善却該在內

至誠節○果能擇善固執由思誠之功而進於念念皆誠無一毫虛假到得至誠地位將見誠立於此感應於彼事親則親悅其孝事君則君諒其忠交友則友服其信治民則民懷其仁若謂至誠不能動物決未之有也若不誠則未有能動者也人可

曰長而 上謂誠身皆不出其道也

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此言至理未嘗見而人人皆當是之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 見人當求其至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見人當反求於已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

不思誠哉

此決言誠之效益見思誠之功不可不至也思誠之功至於極處便是至誠至誠是感動是應不誠非必全然不誠只未到至誠的境界耳何反身不誠正見思誠之爲要而獲上悅親信友之總歸於一誠也修身工夫儘濶而思誠之戒欺慎獨爲修身之最緊切處思誠工夫亦多端而明善之格物致知又爲思誠之最緊切處故曰思誠爲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

辟紂章全旨○此勉諸侯師文王以行仁政意首二節言文王行仁政以係人望而因決其係天下之心養老特仁政中一事以海濱而感動況乎寰中以遺老而傾心況乎塤庶極言仁政能服人心意重末節

辟紂節○孟子曰今之諸侯莫能統一天下者仁政不行故也試以文王觀之昔商紂播棄老成伯夷避紂之亂隱處北海之濱及聞文王起爲西伯於是奮然興曰何不歸來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歸之以就其養可也太公避紂之亂隱處東海之濱及聞文王起爲西伯於是奮然興曰何不歸來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歸之以就其養可也

兩個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則文王養老之政已在先矣孟子序說不重二老來歸却重文王養老之政能感動得二老上養老便該養民在內

二老節○夫此二老非但當人之老蓋高天下而已實與德俱尊乃天下之大老也旣曰大老則其德望所在人心係屬就如天下之父一般今皆擇政來歸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已歸爲其子者焉有背其父而他往者乎

類是也○此章並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辟紂隱居見其能潔身獨善不輕於就者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養老而曰善謂制田里教樹畜導其妻子其使養其老也包衆民在內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卽文王也紂命爲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大老之心王公死私得甚忍者其仁可得衆非偕二老以收拾人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

此言文王所以為政於天下處大老重德不重齒莫尊於父而德則天下之達尊莫親於父而德則愍好之最親故曰天下之父大老之歸全從文德之至來父子二字總形容人心不約而同意竭往只是心歸

諸侯節○文王行仁政而得天下之歸如此今諸侯有能行文王之政如制田里教樹畜使養其老以行文王之政者則人心所戴天命自歸不論國之强弱大約七年之內必能統一四海而為政於天下矣有圖王之志者何憚而不師文王耶

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是文王之政也正所謂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使養其老者也諸侯有舉而行之天下之老豈無自海濱而至者而四方之民亦且襁負其子而至矣

求也章全旨○此以善戰作主首節即富國之例以甚善戰之罪末節即連諸侯辟草萊之罪以斷善戰之刑中節正是善戰之案

求也節○孟子爲當時强兵者儆曰昔冉求爲季氏宰季氏私家之富過於公室冉求不能改正其惡德反爲之設法催科而所賦之粟倍於他日孔子曰求也爲聚斂害民有負乎吾之敎非我徒也爾小子宜声其罪以責之可也

德以惡德言指季氏乎曰壞君剝民之事說此節上不重責人引起下節

由此節○由孔子責求之言觀之可見君不行仁政而爲臣者又聚斂以富之皆孔子所棄絶者也夫富國者奪民之財耳孔子猶惡之況於爲君强戰者乎强戰者爭地以戰則必求得其地而殺人之多至於盈野爭城以戰則必求得其城而殺人之

子焉往焉於虔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者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此節勉人是發論本旨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無能改是仍季氏舊額之舊而倍于他日之此也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由此太而推之凡爲臣者

多至於盈城夫爲土地之故使人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富國非不定殺人但未若盈野盈城有肝腦塗地之慘耳率訓由謂由土地之故也罪不容於死言一人之死不足償萬人之命猶云死有餘辜也

善戰節○强戰之罪如此因罪定刑可知所不赦矣故善戰者必加誅戮而服至重之刑至於從橫遊說連結諸侯使天下兵連禍結者即次之開闢草萊竭盡地力使天下民窮財盡者又即次之有王者起按法以誅所必然者乃今之諸侯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又何怪禍乱相尋而不已也
此節是斷緊强罪不容死來連與國所與之戰盡地力而助之戰兩項總是强戰一路人兩次之銜即隨次上言皆有罪也不是怨之之詞辟草萊任土地只是欲富國不是爲民皆爲君聚歛之徒也註阡陌田間道即三代井田之制也開者破壞剗削之意蓋阡陌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故盡開墾爲田疇而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力也

眸子章全旨○此論觀人之一法孔子視所以章是徐察之法此則一見而知之者也正可互見
眸子節○孟子曰凡存乎人之一身者五官百体皆具矣而其最良者莫如眸子蓋人之善惡生於心心之精神見於目意念一起即形於瞻視故眸子不能掩其心之惡也如胸中所存者正則神精而明眸子必然清明瑩徹而瞭焉若是胸中所存者不正則神散而昏眸子必然悦惚蒙昧而眊焉不能掩其惡如此其良何如
眸子乃人心之符乎天機之自露者也故曰莫良良字只就眸子說不可作最善於觀人說不能掩其惡正是良處下四句正不能掩其惡處正不正只重不正一邊惡只就心之存主處言故曰胸中心正則安裕完固故其神之見於目者精聚

言孔子惡之必更甚
況於爲之强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 言其爲害之慘
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 言其罪之大
容於死爲去声○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 既爲王法之所首誅便見時君不當寵任
土地者次之 此等人 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 此節先說出眸子可見觀人之故
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

而明由心不正則飛揚披靡皆其神之見於目者渙散而昏昧兩則字見其自然而然有真無偽所以為貴

聽言節○然則觀人者豈可徒信其言已乎必聽其言以察其言之邪正又觀其眸子以驗其目之明昧則不出乎容貌辭氣之間而君子小人已可得其槩矣人即欲掩匿其情恐能掩於言而不能掩於眸子亦安得而終匿哉

聽言句是觀人常法孟子究人聽言句是從常法帶說將來見言猶可偽眸子不容偽也玩也字語氣注下不平揃射謂學者讀此非特可得觀人之法又當知檢身之要私心邪氣其可頃刻而有耶一萌諸中而昭昭然不可掩矣可不懼哉

恭者章全旨○此爲時君竊取恭儉之名而發故核實以窮之上二句正中三句反末句正足上惡得意

恭者節○孟子曰人君美德莫如恭儉然恭儉不可偽爲蓋實是恭者心存敬謹必不肯慢視乎人而有所玩侮實是儉者志在簡約必不肯過取乎人而有所侵奪是不侮不奪乃恭儉之實也今之人君皆知恭儉之爲美但平日所行皆侮人奪人之事夫侮人之君其心必驕只要人順着他的倨傲奪人之君其心必侈只要人順着他的奢侈惟恐人不順己不能快其侮奪焉然則彼所爲恭儉者特聲音笑貌偽爲於外耳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恭儉以德言不侮是恭之驗不奪是儉之驗恭者儉者字當一頓既是箇恭者必其有敬慎之心而後有辭讓之節既是箇儉者必其有撙束之志而後有節制之行不與非不侮人不奪人爲恭儉然而必不侮人不奪人矣即其次相反者以驗之也侮人奪人兼本國與鄰國說如在本國則不禮下而取民無制在鄰國則凌弱小而侵其土地皆是惟恐二字是誅其心一恐天下不信我恭儉之迹而不能順我侮奪一恐天下窺我侮奪之隱而不肯順我侮奪由是聲音偽爲恭儉之言笑貌偽爲恭儉之態皆從惟恐不順而生惡得與豈可正相應豈可以爲言認他裝點做作侮奪行徑自是不容掩耳

淳于章全旨○此見濟世者必不可枉道首節見援嫂可以通權下見援天下不可喪己孟子所謂權權在禮之中髡所謂權權在禮之外援嫂以手從權而禮猶在

子眊焉眸音牟瞭音了眊音耄○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胷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見觀人不貴在言焉於虔反廋音搜○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爲眸子則有不容偽者此時君與恭儉之善者固求以偽爲假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之定德以正其偽飾之病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己聲音笑貌偽爲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先有叔字在心故借此以問孟答孟子自己說出叔字以開相調之端

道者援天下之具若舍道從權權行而道已廢道廢則已失援天下之具將以何者去援乎

淳于節○淳于髡因孟子不見諸侯故設問曰吾聞男女有别即授受不得親手果古之礼與孟子曰男女遠嫌别微乃礼之至重也髡曰男女授受不親固爲礼矣即如嫂叔不通問亦礼也設或嫂溺於水死生在倉卒間將引手救之乎還是拘授受不親之礼而坐視其死也孟子曰嫂叔至親溺本大变於此不救則忍心害理是豺狼之類耳夫天下事有當变君子處事有經權男女授受不親礼也所以守其常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所以濟其变也若但知有礼而不知有權豈識時通变者哉髡非不知授受不親之爲礼其意只在討出箇權字以爲下諷言張本蓋當時功利富強之説莫不以權之一字藉口也權者稱量輕重以取中之謂援嫂時避嫌輕而援溺重出處時守道重而成功輕各自不同孟子將權與礼對是礼之經行不不得處須变而通之而初不拂乎礼之經若髡所言權只是事處其亦常道行不去的須悉常道以濟事功此則道外之權非道中之權也

今天節○髡得孟子從權之説因問曰信如夫子之言嫂溺則當從權以救之矣今天下生民憔悴如溺於水焉聖賢視天下如一家其不肯守道坐視在此時夫子之不從權以援之何也毋亦執常而不知達權乎

溺字援字俱承上借言不援就孟子不肯往見諸侯或不能大行其道而去二項説不援內雖未明出權字卻正跟權字説何也二字有譏其不能從權意

曰天節○孟子曰援嫂溺與援天下溺其具不同蓋古人所以救世以有道也非如嫂溺徒以手也道必自直然後可以濟人今子欲援天下而使我枉道求合則已先失其援之之具矣天下非一手可援子乃欲我徒手以援天下乎子不知守道又何可言行權也

援天下以道枉道求合則先無那道了故曰失其所以援之之具孟子之不少貶以求濟乃是援溺之本天下之大經也援嫂以手雖亦是道然本文只説是手不必添出道字亦雜説總註直已守道未便是濟時乃所以濟時枉道猶人徒爲矣已而時究不可濟

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别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曰欲孟子枉道求合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言今天下大乱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略小礼則嫂可執援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杠大道而世然雜挽二句乎言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爲失已○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不親教也孟子曰勢

君子章全旨○已見君子善成其子之術重勢不行也句教必以正段正見勢不可行易子而教已通其勢之不行及末節申明所以易教之故此章通為天下之中人而發尚如謂養國於父子之際而以責善望之師仁之能而義之行也

君子節○公孫丑問曰凡父之愛子莫不欲教之有成乃君子不親教其子何也

君子不教子相告有成語故丑以為問觀古者易子而教之句可見

勢不節○孟子曰父之於子非不當親教但以事勢論之有所難行故也蓋父之愛子必教以正道若教之以正而子或不肯率從則不免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合於正道既不率教且有後言則是子又傷其父也父子相傷則天性之恩有虧而陷於惡矣如之何其可行耶

重勢不行也句教者以下正見其難行處曰勢不行明非心不欲教亦非理不當教但勢恐不行耳勢是為愚不肖之教所屆不得不易教以全恩非父之勢不行於子也父傷子子傷父重父傷子一邊亞字猶云非天倫之美事

古者節○失親教則勢有所不行不教則情有所不忍古者已有子也易諸他人而教之則兩全矣

易教只重以己子而受教於人不必泥相易意

父子節○然其所以必易子而教者何哉蓋以教者責之使必為善也夫責善乃朋友之道父子之間當以恩相以不相責善責善則情意乖戾矣家庭之間以和順為祥乖戾則不祥莫大焉故易子而教乃君子善全父子之道也

責善重父責一邊責善則教以正離即相夷不祥即惡但上但反說此節首句是引成語以推易教之由乃正論且理下二句解此一句故不覺其複至氏註補出戒字謂不義而加以訓勅方不至遽以敗字補說始全

事孰章全旨○此總要人守身以事親首四句平說不失其身二段側重能守身乃能事親是一章綱領孰不為事四句又探出本字來以明其大本一節引曾子養志之事以為証既能養志則平日必不失身以傷親志可知蓋曾子正是能守身者故只言事親而守身在其中

以下說勢不行謂常人之父子不能以賢

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

父子之論理

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父子之間前節言親教之弊此節言易子之無弊

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責善朋友之道

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此見人當急於事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

事親節曰孟子曰凡人有所敬承而不敢違謂之事事孰以何爲大事親爲大蓋聚百順以奉二人非細故也有所保持而不敢失謂之守守孰以何爲大守身爲大蓋合萬善以歸一己此宏綱也然親者身之本身者親之遺則事親尤資於守身誠能以道自守不失其身則全受全歸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若失其身不守則虧體辱親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事親者可不自守身始乎

上四句分開平說下二句二貫爲一又分重輕說不失其身即是守身只豫事親守身便包括得許多事守在內所以爲大大字以道理言下本字方可以功用言乃大之實也先分說事親守身恐人認作兩件故又合併言之不失其身要跟體親心上蓋吾身親之身也戰戰兢兢惟恐有失將一身之精神念慮無一不通於親方與下養志相照能事親還有許多諭親於道的事不是一守身便了但緊要全在守身上註虧体即以陷身不義言非必有毀傷而後爲虧亂也虧體便辱親奚日用三牲不足爲孝便照着養志意

孰不節曰事親何以爲大也事君事長何者不謂之事然非事之本也惟能事其親則移以事君可以作忠移以事長可以昭順皆事親爲之端也非事之本而何守身何以爲大也守國守官何者不謂之守然非守之本也惟能守其身則以守家國而齊治之效成以守天下而以平之化應皆守身爲之始也非守之本而何惟其爲本所以見其爲大也

此節只完上面首四句所以爲大之意下舉曾子養志正所謂守身而能事其親者左完首節不失其身以下四句之意大是一件最重本是諸件皆自此一件生大字說得虛本字說得實此節似只申明上文大字意然與原要分明大字只講包括本字纔推究其實在其所以大處須從事親守身推究到凡爲事凡爲守首無不貫無不盡中間次第精密則通方得本字之義本對末言由本至末中間正有條理事之本照註兼君長守之本照註兼家國天下

曾子節曰守身以事親之道何如觀於曾子可見矣曾子養其親曾皙每食必有酒肉及將徹必然請命於父將此餘者與誰或父問尚有餘必然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而先體其情如此曾皙死曾元全養曾子每食亦必有酒肉惟至將徹卻不問父

親守身平說　此言事親在守身

說守身是孝中事然能守則事親亦自得

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體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

人性萬善无所不具　本性先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皆自能正物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

此節於守身如又以曾子爲事親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

之則

此段具上二段下平此

甚本人之孝者形出曾子養親之善耳

所與或父問有餘則曰亡矣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以與人也此但能養口體而已若曾子必請所與以迎親志於未形之先又必應曰有以承親志於已形之後眞可謂能養其志而不忍傷者也惟曾子能守身故能事親如此

曾子能養志其目最多且體最大今獨舉酒肉一端說者以飲食正是極輕微處事曰必有必請必曰有觀數必字則一飯之頃皆必先意承顏體貼親志之所在如此況繼志述事之大者乎此眞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無往而非養志者矣如此則虧體辱親不能守身之大尤非養志者所敢出不待言矣故前以守身爲事親之本此獨言曾子養志說處而不說及守身者正以守身包在養志之內也曾元一段只帶言以形容曾子之盡道述紀載[illegible]無恐曾元亦不至此

事親節○夫養志則精神意念常與親志流通眞至微也而惟曾子爲能之然則凡事親者必如曾子之養志方可稱孝也人可不知所志乎

事親二字玩註當如不當如語氣斷指他人說見若曾子乃可不若曾子便不可程子發明孟子止曰可也之意固有味但本文不是許曾子之事親爲可是說人子事親若曾子乃可意亦微別事親若曾子則能養志矣能養志則能守身而不虧體辱親皆在其中矣天下尚有何守之或失而何事之或缺也

與適章全旨○此見大臣事君貴正其本也以格君心之非爲主上三句引起此句下四句一氣趕講仍歸合此句上

與適節○孟子示正君之要曰今之論治者率以用人行政爲急忠智之士見人君於此有失即從而適之間之適之亦是也而吾以爲人不足與適也間之亦是也而君以爲政不足與間也蓋人君用人行政之非其原皆由於其心之非惟大人已無不正其事君也至誠以感孚之納牖以開導之使君之非心潛消默阻以歸於仁義

志也養去聲後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晳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蓋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扶本寨源此相體也　見常心之用

其[illegible]嚴　心格心之得效甚大

之正君心仁則用人行政皆無私而莫不仁君心義則用人行政皆得宜而莫不義
君心仁義而正則用人行政皆無邪枉偏僻而莫不正大人以仁義正其君而羣材
效用萬幾咸理國自無不定矣操術簡而取效大尚何以屑屑然適閒爲哉
人政所開目非小不是不該適閒但根本不在此格君心之非正所以治人與
政之原也不足二字便照定格君心說兩也字提跌甚緊不是停頓語朱子謂上
二句須急忙連下句讀若偶脫去下句便寫事大人即指伊周之徒言能字是大
人的眞實本領大人者道全德備全是精神意氣自爲感格所謂譽望足以彈其
邪心容色足以消其猜志此固不徒取辦口舌然亦須先事開導以養之於未萌
防之於未形非但默默而已故伊川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
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皆正可見格字有本有用德盛而自化本也邪微而潛
移用也不可遺却一邊君仁三句根上心字來上截以君心言三莫不該得濶不
止用人行政而用人行政亦在其中仁體義用正字包仁義言之詁所以不提仁
義國定乃其效也二正君而國定正見定國工夫全在正君上與上文兩不足相
呼應一字見不必紛紛適閒意要之欲正君者必先求有大人之德於己若無大
人之德之學而僅言責者又不可以是藉口也

章旨全旨○此爲毀譽失眞而發
章節○孟子曰人之是非固出於衆論然毀與譽之言亦有不可憑者如有善於己
人從而譽之此其常也乃有求無可稱而濫叨美譽是謂不虞之譽有不善於己人
從而毀之此其常也乃有期爲完人而不免詆毀是謂求全之毀然則修己者但自
盡用人者務責實可矣
人有是善而但揚之過其實曰譽今全無是善而忽然稱揚豈非不虞之譽人有
是惡而但稱之指其眞曰毀今全無是惡而忽然非詆豈非求全之毀兩有字見
此本理所不當有而竟有之矣語氣極其危悚虞字求字俱屬自己說全是要自
己有全德求是自己兢兢業業惟恐其不全非希世之術也註中修己觀人補出
言外大意見此章立言非僅作一番不平慨歎也二義又修己爲重修己而遽以
是爲憂喜必至於失己觀人而輕以是爲進退必至於失人

適音謫閒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
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
非心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
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
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
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
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
與不仁耳心之非卽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
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
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
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所
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
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
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
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
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
能
也○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呂

易言章全旨○此爲易言者儆正要人慮其有責而勿易於言也

易言節○孟子曰人之言語最宜慎也然有出言輕易之人或於人之善惡妄有褒貶或於事之得失輕爲論斷者只因其未遭失言之責而無所儆創故也如曾以失言之故見責於人則必當儆省而不敢輕出矣豈至易言若此哉

謹言語自是君子之庸行何待有責而後然哉註特下常人二字見責於君子固可爲鑒戒之益見責於小人亦可爲反惕之資耳矣二字乃歎惜之辭亦責備之詞

人之章全旨○此戒人自滿意

人之節○孟子曰學莫病於自足人而爲人師此以其有餘而反人也若少有所得便侈然自尊一心便好爲人師卽此好勝念頭必不能虛以受益終不復有進矣豈非人之大患乎

師非不可爲病根在一好字蓋人不自足而求進然後可以爲聖賢盡人道若好爲人師則志氣浮躁而満假淺狹不復可以成人故曰人之患誨人不倦是愛人之心好爲人師是上人之心通上章兩人字指泛然之衆人

樂正章全旨○此見學者當慎於所從意從小人爲失身一罪亦大早見長者又一罪孟子且以後一罪責之註下姑字正爲下章與步

樂正節○樂正子一日從王驩至齊則所從非人而失身之罪大矣

又於子敖之齊源是兩章遙案孟子責其遲見其意實是爲此註者得其意故特着此句在前

見孟節○時孟子在齊樂正子來見因責之曰我以子來齊不我見也今亦來見我乎樂正子驚問曰先生何故出此言也孟子語之曰子來齊今幾日矣樂正子曰昔者方至蓋明其來久也孟子曰既是昔者其來已久矣則我之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樂正子自解曰初至齊國舍館未定故來見稍遲也孟子曰子曾聞爲弟子者來自遠方必待舍館既定然後求見師長乎是何於舍館急而於長者緩乎

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毁而反致毁是謂求全之毁言毁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孟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

无責固未知懲无責止當早敬

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爲而言之與

好勝則死

○孟子曰人

孫志將爭之功

之患在好爲人師 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

便有責其失身意但不支耳

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

孟子責樂正子全在失身匪人既從子敖來齊就是今日來今日見亦無解於罪
孟子特就不早見長者上使他悟從子敖之非玩亦求見我乎口氣言外便含别
有所爲而來之意註甚字言罪上加罪非不早見之罪更大於失身也

曰克節○樂正子自知其罪曰克來見之遲誠有罪矣然孟子發言之意則猶未之
悟也
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所以能好善而篤信之受責之勇雖可取而猶未悟乎從
子敖之非也所以有待於下章之言

謂樂正全旨○此明責樂正子失身之罪樂正子從王驩來見孟子只借其資糧輿
馬之便視爲無關緊要事殊不知一失身從之便是因失其親故切責之觀此二
章則知君子之處已不可不嚴而所與亦不可不謹也
謂樂節○孟子乃正言以責之曰君子貴乎守身重道子今從子敖來何所資藉徒
以餔啜計也我不意子學古人之道以聖賢自期乃爲餔啜之故而妄從人也豈非
所見者小而所失者大乎子滋罪矣
不顯言子敖之不可從但曰徒餔啜猶云求其故而不得除非爲此耳學古之道
則識見宜高明志趣宜遠大豈意其如此故以不意二字詰之然玩徒字雖非有
意詆他却正不失樂正子身分葢非借爲逢迎子進之階徒爲餔啜此外固無他
也以字當爲字看

不孝章全旨○此章爲舜而發上節引起下節正舜曲全其爲大孝處
不孝節○孟子曰禮凡人不孝之罪有三一是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是家貧親老

意於謹身則必急於親矣必所於此匪雖是而强遁則

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

同故始貴其輕者使之自悟

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

後求見長者乎 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强辯飾非聞譏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人字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

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有不許其六 餔博孤反 啜昌悦反○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言之

不爲祿仕一是不娶無子絕先祖祀然就三者較之不諫其親者止於不能成親不爲祿仕者止於不能養親若無後則父母之宗祀無主矣其爲不孝孰大於是

此不是尋常不孝的事乃義之精者蓋不違親孝也阿意曲從陷親不義則不孝不苟祿孝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則不孝告而後娶孝也然告則不得娶以至無子絕祀則不孝註錄趙說必見於古傳記者趙氏時其書尚存今則不復存矣

舜不節○知無後爲不孝之大節可以觀舜孝矣舜當日不告於父母而娶堯之二女原其用心蓋爲告則不得娶而至於無後也夫告而娶孝也不告而娶以不絕其先祀亦同歸於孝也雖不告君子以爲猶告也舜眞能盡事親之道者哉

不告而娶是舜善於用權處以繼嗣與尊命較則尊命輕而繼嗣重稱量之知所重在此故曰權既變通以成已之孝復委曲以成親之慈故曰猶告繇舜心非敢諱猶告也自君子論之則如此耳或問謂以事理度之但其未及告而受堯之命耳其後固不容終不告而遂娶以歸也

仁之章全旨○此勉人孝弟意孝弟人皆可能而天下之道皆從此出玩是也二字不是爲仁義智禮樂尋根乃是就事親從兄指出無限妙道以勸人力於孝弟也

上節對講下三段承上節連絡下去

仁之節○孟子曰道莫大於仁義然必先有根本切實所在而後華采枝葉發見於事業之間夫仁之實非他事親是也蓋吾心之眞愛莫切於事親凡仁民愛物皆自此推廣而出也義之實亦非他從兄是也蓋吾心之眞敬莫先於從兄凡事長尊賢皆自此推廣而出也

實字不與虛字對不與名字對乃與華字對仁義發用處如仁民愛物忠君弟長自有許多華采而總就事親從兄上推廣自去是彼皆其華而此爲其實實如果之核實雖則其條幹枝葉華亦實之所發也事親是愛的意思從兄是敬的意思故分屬仁義須知孝弟亦仁義之用而特爲用中之實也註發字可玩有子以仁統孝弟此則仁義對舉蓋孝弟俱是親親細分之則一屬愛一屬敬耳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原其意君子以爲猶告也取其得中爲無後之爲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肫乎自然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欲人先立乎此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

智之節○然不但仁義之實已也即智禮樂莫不皆然蓋智以明道爲用而其實惟眞知斯二者守之而不失而窮神知化從此推矣禮以秩敘爲體而其實惟節文斯二者以適乎隆殺之宜而三千三百從此推矣至於樂之道廣矣而其實亦惟於斯二者從容和順而樂以行之則天性之眞樂在我矣樂則心中只管愛去順親愛去敬兄如草木之萌芽油然而自生既生則發榮滋長如草木之茂盛勃然而不可已生之不已則隨處莫非性眞足之蹈之皆孝弟手之舞之皆孝弟而不自知所以然充之以動天地感鬼神莫不由此也可見天下之道無二不統於斯二者人可不勉其實哉

此三段從上二段生出正以完全上二段的道理知斯二者弗去註分貼見明辨固而守之固處正見之明處總屬知字上節文斯二者既知了又須撿點繳詳審行細節文不是把誠去節文只就孝弟行去有個矩矱便是節有個條理便是文此愛敬自然之文如清渦徐行之類節文訓品節文章則節就品節一定者言文就華采可觀說節字以兼過不及其行之有章采即文也非以節文分配過不及知弗去與節文乃是智禮而知斯二者與節文斯二者乃智禮之實也凡和處皆是樂故樂之實只在心上說不在聲容上說樂斯二者只是天性中心安意肯此句總包下文下五句總是遞形樂中妙處二樂字頂起三則字緊接說一時俱有無甚節次愛敬之心油然萌動曰生愛敬之心時時接續曰惡可已蹈舞不知是眞樂形見於動容之間兩之字指孝弟若樂至於充盛之極則不假言說心意自然形見血脈自然流邊手舞足蹈皆自然而然不待心使之然故不自知也樂字最難是這個節文已行到那熟處非徒勉強安排可得三段樂跟禮禮跟智智禮是說工夫樂字便是化境玩總註必字與然後字實歸重於知而弗去之智上五個實字文勢雖是一般意思却有二樣仁義之實是以其發見之親切者爲實也智禮樂又是從此而得意思與上不同故此章有經有緯仁義是經智禮樂是緯仁義可以統智禮樂陰陽包五行之謂也

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前節實字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智之實知是就人本心上說此節實字是在用其本心之工夫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上說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眞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欲言舜孝親之心先言輕

天下章全旨○此表舜之大孝以立子道之準上節言舜輕天下而重事親下節言其善事親而因以化天下總重舜盡事親之道一句兩節意實相承惟心切於順親故能盡道以化天下也

天下節○孟子曰古聖人以性分爲重而勢分爲輕如天下之大今皆欣然喜悅將歸服於我戴以爲君而處之畧不動意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之輕者惟舜爲然蓋舜心心念念只要得親之權諭親於道方得遂願其心以爲若不得乎親則人道有虧便不可以爲人若不順乎親則子道有歉便不可以爲子此其中戚戚不寧處天下無足以解其憂者故視天下猶草芥也

天下三句想出舜之心如此不作實事看不得乎親四句但體舜心上說非實有此語也得乎親者不問事之是非但能曲爲承順則可以得其親之悅苟父母自做不是處我且從之苟有孝心者皆可然也順乎親則和那道理也順了非特得親之悅又使之不陷於非義此所以爲尤難也蓋順是子欲親合乎道而親卽合乎道爲子所化絶無扞格節下底豫也人對天地所生子對父母所生人字只說大概子字却說得專註諭親於道不專在語言曉諭須至誠以動之曲爲承順與誠之於道乃所以得之順之前面工夫下盡事親之道尚是工夫至底豫方順之案註自明

舜盡節○夫舜之心如此是以孜孜汲汲只要全盡事親之道凡所以爲子承順與所以諭之於道者小無有毫髮之不盡焉而瞽瞍至是亦感其誠意而至於喜悅則不但有以得親而且有以順親矣夫以瞽瞍之頑而底豫於是天下之爲子者知無不可事之親皆勉於孝天下之爲父者見子之孝亦皆興於慈而舉天下皆化矣子化於孝則子止其所而天下之爲子者定父化爲慈則父止其所而天下之爲父者定是舜不以一身一家爲孝而直合天下後世以爲孝此之謂大孝非舜其孰能之

富貴以其用心之

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此正負罪引慝之心乃盡道之本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此節言其盡道順親終言天下化以見其盡道之至

盡是竭所如而止至斷尤之詞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

盡事親之道句最重見不惟由爲承順兼有以諭親於道至於底豫則得乎親者且以順乎親矣二句雖兼承得順兩層只重順親上故註只以順親言之底致也言舜有以致其豫悅也盡道是孝底豫是慈因盡道而底豫是因孝以成其慈也天下化化天下之父子化也定字較化字進一層化是方反不孝而孝反不慈而慈定則已止於孝止於慈也化以心言定以分言兩層俱側重子一邊惟天下之子感於舜而化且定故天下之父亦感於子而化且定瞽瞍底豫句正見天下化天下定總由舜一人所感大孝即在天下化天下定上見此之謂三字從天子稱舜大孝字來舜所事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不以父母爲不是而引以爲己之慝惟見自己之不是而已蓋孝子之心與親爲一凡親之過皆己之過舜之所以負罪引慝者此也故孝子自不見父母有不是處羅氏一語約而盡實而當萬世不可易

舜生章全旨○此言先後聖之同道而舉舜文時地之最遠者以例其餘重末節

舜生節○孟子曰世統於道道統於聖嘗遠稽帝舜其初生於諸馮既而遷於負夏其後卒於鳴條舜則始於東而終於東是東方夷服之人也

生遷卒該一生閱歷言雖皆言地而時在其中自生而遷而卒皆在極東之地故曰東夷之人註不曰夷狄而曰夷服之人蓋諸侯外服侯甸男采衛蠻之外即爲夷服夷服之外猶有鎮服荒服

文王節○又嘗近觀文王其初生於岐周其後卒於畢郢文王則始於西而終於西是西方夷服之人也

曰東夷西夷者非以夷字誣貶二聖人也只重東西二字夷字見得一在東之極一在西之極故云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也若不在中國之內則其相去豈特千餘里哉

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由生而遷而卒該盡一生履歷）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夷字只言東西之極）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

地之節○夫舜生於東夷文生於東夷方相去千有餘里可謂遠矣舜興於虞文起於周世代相後千有餘歲可謂久矣然舜得志為天子文得志為方伯一則風動四方一則俗和百異其所以行乎中國者彼此相較此心此理若符節之相合而非時地之所能隔矣

此就極不同處看出同處來歸重下二句因上兩節之地以推其世只兩乎看聖人志在行道得行其道於天下便是得志同是心同不是迹同正從經世作用各別處見其道之恰合也蓋兩聖所行之事安得盡同只隨事各當其理便是同處若以事迹論反有不同者矣若合符節主道言非以得志行乎中國為合符節以其得志而行乎中國者若合符節也凡符契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為信如發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中國即天下

先聖節○由此以推可見前乎千百世之聖人後乎千百世之聖人雖其迹不盡同而聖聖心極所在其揆度事理者一而已矣孰有不如舜文之合符節者哉

先聖後聖就舜文推開說帝王師相皆在其中先後指時言而亦該得地故註先後以時言遠近以地言揆者指其心之運量處言與道揆揆字一樣註度之而其道無不同度之之字即上文行乎中國乎字謂以聖人之心度之也其道其字即以所行之事言聖人以吾心度之所行之事而其所行之事即羣聖之道故曰無不同也揆一固是道一然與道字不同揆非道一即道也范氏即以道字代揆字故道圈外孟子未嘗論有道學然行之合處揆之一處固道之所在也此一章是言貫萬古而同一道歷百聖而如一人也獨以舜與文王比度者一是東夷之人一是西夷之人一是上古聖之盛者一是後來聖之盛者二聖之道既同則百聖可知矣

子產章全旨○此見為政當以大德不以小惠濟人一事子產偶為之孟子慮後之為政者悅而效之其流必將盲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者故借以示訓惠而不知為政句一章大旨下皆明此意歲十一月節雖是先王之政却是就橋梁一事說君子平其政則無所不該橋梁一事亦在其內末節承焉得人人句來推隱說見私恩之無益

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合處即是予譜 得志行乎

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 凡聖同此 誰中心法 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 隱此二字便有 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不於行小惠意 乘去聲溱音臻洧榮美反○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子產節○昔子產相鄭聽治鄭國之政蓋操得爲之權者也乃以其所乘之車濟人於溱洧之間鄭人悅之遂傳爲盛事矣

不直曰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而必加聽鄭國之政五字此書法也正見其居爲政之位而乃爲其所不必爲所以爲可譏

惠而節○孟子卽其事而譏之曰治自有體乘輿濟人此小惠之加也而不知所以爲政之道焉

惠訓私恩小利蓋專爲乘輿濟人一事而言非槩論子產平生也惟恩之出於私故利之及者小此一字便是譏之不到下五字方是譏當通作貶詞看東坡所謂有及人之近利無經世之遠圖也註公則平矣公平則正矣正斯大矣體以理言本也施以事言用也

歲十節○試以下政言之十一月農事方畢民力可用也則徒杠可通人行者此時已早成焉十二月農事俱畢民力甚用也則輿梁可通車行者此時亦皆成焉先事豫圖及時爲備民未有病於徒涉者也

此節承上政字說非卽以此盡王政謂就濟涉言之亦自有當舉之政歲字貫二句言每歲如是也徒杠輿梁同在十一月做起但功有煩簡故成有先後成字俱兼無者造之圯者修之兩言皆備謂橋勢僅四方註時將寒冱一讀求有橋梁帶下讀求病涉不止在寒時但時非寒冱徒涉猶未爲病寒冱時則涉者病也故註民不患於病涉卽帶將寒冱說了夏令何見周十二月爲夏十月也則周十一月非夏九月而何一句可証水文二句

君子節○卽不病涉一事推之可見先王之政惟施得其平而已若君子能體行先王之政正紀綱明法度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次第施行必要均平周偏使人人各得其所則所施者備矣雖出入之際辟除行人亦上下之分宜然何必以乘輿濟人自失尊嚴之體也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焉能以所乘之輿人人而濟之哉

此政字指王政之全該得廣橋梁一事亦在內乎如先王之治爲之井田爲之封建與天下公其使俱得其平下至於鰥寡廢疾皆得所養而微至於次舍橋梁芻秣之事亦皆有經制無此厚彼薄此多彼少此輕彼重此有彼無其法皆循乎大

濟人不在乘輿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冱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乘輿亦不必濟人耳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

不能徧濟

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虔反○辟辟除也如周禮閽人爲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爲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

推開言凡行小惠皆不能盡於濟

不足矣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孟子告齊宣王曰君

君禮臣忠使之當然

理而天下之人無不被其澤者也辟人專以出行言亦承子產因出行而乘輿濟
人說故朱子謂正與濟人相反濟字正與辟字對語氣轉進一層註故用況字註
國中之水是就溱洧推廣言之當涉者衆謂人之當涉者尤衆也
爲政節○雖不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但當擧其綱務其大以盡爲政之道若必
欲每人而求其悅恐人多日少不能以有限之力應無已之求其勢亦至於窮矣善
爲政者固如是乎甚矣子產之不知爲政也
緊承上人人而濟言不與上節平看每人悅從上人人濟之句推出惟開說不粘
子產濟人一事自亦不足只緣人多故覺日少玩亦字言外便有豈特非王政之
體意民不病涉言不用乘輿濟人行辟人可也言不必乘輿濟人焉得人人至未
言乘輿亦不能盡濟人有三層意

告齊章全旨○此孟子悚動齊王當厚待其臣也首節言君臣報施之與專主在國
時言下三節言舊臣報禮之與重在去國後論須看章首告齊宣王四字蓋專爲
齊宣王薄於臣下而儆之也若忠臣固當別論

告齊節○孟子告齊宣王曰君臣各有當盡道理然下之報上亦視上之所待何如
如君之視臣如手足何之爲用愛之恐傷則臣視君如腹心亦相倚爲命而同其休
戚矣明良相遇之盛如此不然君之視臣如犬馬而豢養之則臣視君如路
人而但日疎矣尚可望以腹心之報乎甚至君之視臣如土芥踐踏之斬艾之則臣
視君如寇讎而避之恐不遠矣豈但如國人而已乎報施之相稱如此王可惕然省
矣
下二段俱與上段反對說語意尤注重末段視是心相視腹心者手足衛之而願
爲之腓胝衆體藏之而甘爲之服役犬馬者徒有祿賜之厚而無禮敬之交註踐
踏則土字斬艾則芥字幾於下欲其生也寇讎不過謹避而去之非有欲復讎之意
通章重君一邊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當加厚一等

王曰節○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援禮問曰夫子言人臣在國有寇讎其君者然禮
有云去國之臣或舊君薨則爲之服齊衰三月不知舊君何以相視而其臣斯爲之
服矣

各欲自盡原非計施望報也忠臣少庸君之陷不
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
可槩論正見爲宣王而發故學庸君報應使
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
知所講
則臣視君如寇讎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
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
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群臣可謂邈然無敬矣
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
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
爲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
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害君則
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王曰禮爲**
非現在有服則非惑辭
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爲去聲下爲之同○儀禮曰以
道去君而未絶者服齊衰三月王言古之
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爲問**曰諫行言**
君臣有故是義所當去
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

舊君尚有服不應見在之君而待之如此註故云王疑孟子之言太甚然玩何如
斯可一問亦有欲自厚其臣之意註未絕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尚有詔於國
是也

諫行節○孟子曰所爲舊君有服者非無謂也臣當在國時政有害民者或諫其失
君即行之政有利民者或言當行君即聽之由是民免其害而蒙其利已之膏澤得
下於民及或有他故而去則君使人引導之出疆以防剽掠之患又先在所往之國
稱道其賢以爲其祿仕之地至去三年之久而不反然後收其田祿里居以示前此
猶屬望之意夫既導其出又道其賢又望其歸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手足之誼
重而臣亦不忘腹心之報而必爲之服矣

通節正視如手足處諫行二句尤重諫是閉邪言是陳善諫行則辭輩言聽則利
興故膏澤下於民諫行言聽如何又有故而去此在諫行言聽之外蓋諫行言聽
以平日言此是一時一事偶然議論不合而義所當去者如孔子在魯道非不行
因受女樂故去之之類三有禮不連諫行言聽說乃去國以後事有禮是舊君自
盡之道其情又篤至如此若說做[illegible]劍故事即成虛套若說惟恐天下人議其薄
即成矯僞若說勸誘招致即成權術如何能感人爲服如此二字總承在國去國
而稍重去國邊轉應舊君方切

今也節○君今也爲臣在國時節有諫則不行有言則不聽上下不交而經綸莫展
膏澤不下於民至有故不合而去則君搏執之不使出疆又窮極其所往絕其仕進
之路方去之日就收其田里不復望其歸如此刻薄寡恩不惟犬馬其臣且土芥其
臣故爲臣者亦以寇讎視之既爲寇讎恩義已絕又何服之有哉

此節句句與上節相反不行不聽只此便可去又待何故而去蓋此有故是無禮
之甚者

無罪章全旨○此重無罪二字玩兩可以有進之不及意以見見幾而作之不容緩
也

無罪節○孟子曰君子去就當見幾如百官庶職皆君所任用即陷於罪猶有當審
者若士本無罪而竟有誅殺彼士即殺大夫之漸也大夫宜奉身而去如待禍及將

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
里即視如手足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導之出疆
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
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
歸人已當其去而必
也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
待有故者此臣之情不欲顯其君之過也
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
乃君仍不以禮待之過矣
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
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
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
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
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
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

欲去一不能安富尊榮百姓皆君之所有即權於罪猶有當也者若民本無罪而輕用刑
戮殺民則戮士之漸也士宜遠徙以避加害禍及將欲徙不得矣可不見幾而作哉
士大夫固當見幾而作有國者尤當懔然不可失士大夫之心此特言其常理耳
若將與仕之不可則又不得執此說以藉口也
君仁章全旨○此見君身為萬化之源就感應上說
君仁節○孟子曰君身為萬化之源如人君之存心處事一出於慈祥而無刻薄是
自處以仁也由是百官萬民奉行惟謹莫敢不與於仁矣人君之存心處事皆歸於
正大而無偏陂是自處以義也由是百官萬民遵守成式莫敢不與於義矣夫一國
化為仁義而其端始於君身為人上者可不以正身為本哉
君仁君義主君身言而心在其中與前章專指君心說者有別莫不仁莫不義只就
臣民感化上論與前章指君身說者亦小別故輔氏謂亦大學其機如此之說也
非禮章全旨○此表大人以立禮義之準至其無非易見而是中之非難明非察理
精者鮮不惧認而惧執之大人勿為全由察理之精來
非禮節○孟子曰所貴禮義者謂其時中而不泥也如禮本合於中正即非禮也然
而又近於禮是為非禮之禮義不得乎變化即非義也然而又近於義是為非義之
義狗名執迹差毫厘而謬千里者多矣惟盛德之大人乎旦審察既極精明體行又
極純熟則隨事順理因時處宜歷萬變而不膠於其迹豈為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哉
此所以立古今禮義之準也
禮履也以身之所履言或恭敬辭讓之節或威儀之施是也義宜也以處物得
宜言或小而辭受取與之際或大而去就死生之決是也其實一也故註總以察
理言之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皆似是而非者兩非字甚細凡不合乎時宜者皆是
如可行於昔不可行於今可行於人不可行於已與夫辭之為禮亦有不辭之為
禮受之為義亦有不受之為義此際是非辨在微茫故註下箇精字註兩句分貼
禮義但時中有事事中有時亦互見也大人立與存從小人對看勿為者不惑於
此似而深得乎時中之道全從察理之精來蓋義理周遍融通自然應萬變而不
膠於其迹也

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
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則字有當速意可以看在時為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
直為可也
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
去欲人君端本以化其下
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
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
○孟子曰非禮之
但非時
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中者便是
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
順理因時而處○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
此為父兄知養而
宜豈為是哉
子弟不上賢因而棄之者說
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
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中也章全旨○此責成父兄之詞重二養字上下截只反言之以見其不可不養也
中也節○孟子曰子弟中才者少不中才者多如以我之中也而養子弟之不中抑
其過引其不及從容以俟其自化以我之才也而養子弟之不才開其昏蔽其偏寬
裕以待其有爲故人皆樂有父兄之賢也若見子弟之不中不才嚴加督責以求其
速成及見其難成又遽舍之而不教是棄之而已則教之無方養之無術父兄之賢
與子弟之不肖相去幾何哉爲父兄者愼不可輕棄其子弟矣
中以德言才以能言賢則兼有能與德者也養之云者寬裕以容之義禮以漸之
忠信以成之開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喻如天地涵養萬物其間
雨露之所濡風雷之所振和氣之運而無間斷也註涵育以天地之生物言薰陶
以工治之成物言此循其理而彼日成其形焉無心也棄字與養字反對棄非合
下便棄只是不能耐煩忍待以漸養之耳
人有章全旨○此勉人知所擇以爲行事之本非有守而後有爲之解重人有不爲
句可以有爲在不爲中出之
人有節○孟子曰天下之事有當爲有不當爲理欲不並立公私不並行人必能審
擇焉於不當爲者斷然有不爲焉然後於當爲者可以毅然有爲蓋見道分明而義
利是非之間有不容混淆者矣
不爲有辨別精明持守堅定二意然擇不至於能守猶未見擇之精焉故註只以
擇字該之槪謂不爲不仁則可以爲仁不爲不義則可以爲義只在當下說並
非兩時兩境而後者只是不如此纔能如此之意非先後之後也看註以是以字
換去而後字可見
言人章全旨○此戒稱人之惡者故以後患惕之
言人節○孟子曰人有過失當隱而不揚君聞人不善喜談樂道或發隱私不惟非
忠厚之道亦取禍之道也其如後患何哉
患是禍患不止是亦言己之不善當如之何有辭脫不得意如訓奈一必字甚緊
他當下警省是則是非則非原不爲懼後患便兩緘默然必當與時所關從違所
係或持公論以正人心別賢奸以持國是方可今則全爲撓人陰私逞己談鋒而

才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
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
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
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
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 嚴乎惡惡則
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孟子曰人有不
也勇於爲善
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
也惟能有不爲是以可
以有爲無所不爲 誅戮化導視乎其罪否則
者安能有所爲邪○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
存忠厚以遠害此亦有 爲過高者鮮見中庸卻些不得
如後患何爲而言○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
者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
不加毫末非孟子眞知孔子不能以是稱
之 義不與比私心爲化惟義所在拘執盡融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
義所在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
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

已汝以後思敎之
仲尼章全旨○此與上章以示則專爲過高者發
仲尼節○孟子曰天下本有大中至正之則世聖如仲尼似宜有高世絕俗之行矣
然觀其平日發爲言語無過高之言見之躬行無過激之行其不爲已甚如此一有
已甚則求加性分之外而不合義理之中何以爲聖人哉
爲字泛指行事註本分乃理勢之至當處就事之理上說凡理所當爲處原有個
本然分量不爲已甚只是恰合乎事理而無有或過所謂依乎中庸是也不字有
非有意正從心不踰處張南軒謂夫子答陽貨與見南子等固是不爲已甚郎
問陳受支樂而遂行誅少正卯請討陳恒亦總是不爲已甚須於此等處求聖人
之權度得個本分恰好所在始得
大人章全旨○此見大人精義之學三句一氣急下卽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之意
大人節○孟子曰凡人言行但當隨事順應不可先有成心如言不擇是非而必期
於信行不量可否而必期於果是固執而不化矣惟大人理極其精而心無偏主言
非不信而未嘗有必於信行非不果而未嘗有心於果但惟義之所在耳義所當信
則久要不忘如操之義而不直則言有所不必踐義所當果則勇往不撓如循之義
而不協則行有所不必決惟義是視而無所容心此大人之言行所以爲天下法也
言自宜信行自宜果不然則言行俱低甚但病在兩必字必於信果便是私心成
見恐未必適合乎義大人無必心惟義所在則從之玩所在二字義原隨時隨事
而在故未嘗期必於信果而究未嘗不信果也
不失章全旨○此欲人自全其最初之眞心全重不失二字上
不失節○孟子曰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者大人也若赤子則惟純乎良知良能而他
未有所知所能也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者由其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而全乎赤子
良知之天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而全乎赤子良能之天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能
不爲物誘而不失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無不知無不能而爲大人也
大人聖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僞曲折便是赤子之心益赤子之心純一無僞
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僞但赤子是無知覺的純一無僞大人是有知覺的純一

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 直野作聖之原欲人以夫行力學尚之本 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 當從俱當盡但有從容皆 幸之分故送死爲大 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 循序求全 下明之造 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 精明邈曰

無僞不大非是純任生質也由良知良能擴充以至無所不知能不失中尚有許多工夫非徒贊其不學不慮也玩註擴而充之意不可謂只不失其赤子之心便了通達萬變其實是純一無僞中來一故能萬萬從一生故大人赤子只作一人看其字只就大人身上說即大人爲赤子時之心也

養生章全旨○此示人愼終之意

養生節○孟子曰人子於親生事死葬固無不當自盡然養猶子道之常今日不反明日猶可補償未可爲大事惟至送死乃事親盡頭時節設使一有未至悔將何及此處可以當大事而不可苟者也

此非以養生爲輕正甚言送死之爲大耳養生者有字該許多備物之禮溫凊之儀徑送死兼爲而附於身葬而附於棺者言養生送死以人情言一則豫一君子學以事勢言一失便可悔一悔恨難追註常變二字要玩

深造章全旨○此示人心得之學以欲其自得爲主首可正自得工夫下皆自得中效驗一時俱到九之字俱指理言

深造節○孟子曰理本具於心而造之則有工夫君子致知力行進取不已又無着進爲方法循循有序而不驟如此深造而必以道者欲何爲哉蓋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大而積力久自然而得此理於已也大學非自得此心與理不相融洽者之必不能安也既自得之則心與理一外物不得而搖居之豈有不安居之既安則衆善咸萃雖未應事接物而所以應事接物者自可藉用而不窮資之豈有不深資之既深則事感於外理應於中左宜右有無所往而不値其所資之本矣自得之妙如此君子所以欲其自得之而必深造以道也

此章只緊是深造之以道二句深造有刻入意有積漸意有不已意深造以道是兩不意又側重在以道上以道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力行之次序是也不依此次序使是不以道深造之以道語似倒子以道字在深造字上蓋道是方法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進之猶言以道方法去深造之也能以道而爲之不已造之愈深則自然而得之自者自然也與強探力索者相反自得謂知以至也而曰進

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 充積愈盛 [illegible]

欲其自得之也 深造以道 造七到反○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値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閒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値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閒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 以約未備約者 將以反說約也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鬬靡也

以指義而自化也得從造求自得從以道而深造之求元欲其二字見深造以道之去意是如此此二句兼知行說深造之以道是未得之先下工夫居安至逢原是自得之後見功效自得之以現成功效言三則字緊遞疊下一自得下而節次便都有了故遞推之三層尤法重逢原上蓋學以應用爲要也居是此理蘊藏於內安即一得而不復失資猶藉謂藉之以應物深是充足於內是以應物不窮而未說到應用上取之緩是應用時事原即所沿者便是自得便得其原了非至此始有原也原是本來的物逢其原是撞着本來的物註至近非一處有兩意至近言不待取之深遠非一處言事事皆有個道理緣造道理融會在心隨取隨足欲其自得便是要深造以道仍暗繳到首句

博學章全旨○此承上章之意而言蓋博學詳說即深造以道意反說約即自得意用功全在上句下是推原詳說其博之故但上章兼知行此只以知言上章曾子之一貫此章子貢之一貫

博學節○孟子曰天下之理不求之於博則識見不能旁通不反之於約則工夫無所歸宿吾爲學者凡天地名物之積詩書六藝之文無不學焉而又於所學之理逐一講究辨晰詳明以說之此豈徒誇多而鬬靡哉蓋正欲融會貫通由支派而窮其本源由節目而得其要領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博而欲歸之約詳說之功其容已哉

博學而詳說之兩層一串之字即指所學中的道理學與說不同學是誦習說是講明究一兩字寫意歸重詳說上蓋博約是個對待盡頭其中用力却在詳說不博則無所會通無由得約博而說之不詳則亦徒博而已亦無由得約也詳字是情細工夫融會貫通全在此約訓要如詩之思無邪禮之無不敬之類天下事物之理未會融會得一件只一件纔融貫時便合爲一件學到約處許多博處方有受用理本由約而博此從博到約故曰反說約說字即上說字無兩層約不在博外只此說得詳盡自然融會貫通到得融會貫通便是約了非是會通後又去裏面時討個約也但方詳說之時未便到那約處故曰將博與詳求之於萬者也約則要之於一者也博學詳說以知言約則會其極而於行上見此博字是活字約

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 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博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其心私其善亦淺 其心公其善亦深 決言以斷 王去聲○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向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欲信試者知戒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爲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吏反○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字是死字與約之以禮約字不同

以善章全旨○此勉世主純心於善意前就德力論王霸以事言此是從以德上別出服人養人來則以其心而言也較說得細密

以善節○孟子曰人君孰不欲服天下而服之者有公私不同如以己之善去服人使人屈服於我者此不是誠心爲善未有能服人者也況服天下乎惟是善不獨善而推以及人使人同歸於善然後不必有意服人而自能心服乎天下夫以善養人而天下服焉此心服也天下心服所以能王天下若天下或有不心服而可以成王業者必無是理也欲王者其審之哉

善不外仁義兩人字指平等諸侯言非指百姓服人是挾人之不善而挾己之善以勝人如張莊對武帝恐吳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養人是憫人之不善而欲人同歸於善如湯之於葛遺之牛羊使人往耕是也養字有涵濡之大畏有曰如之以道意以善服人人亦未嘗不服只是不心服故能服不能服俱要點入國字未可只反言以決之因世主欲以服人圖大故我此二語折倒他服人養人因有公私然總在善上分別故曰不異向皆顛殊者一則不能服人人皆什已而已一則有然服天下天下則歸乎人也

言無實章全旨○此深戒人君不可聽蔽賢之言以不祥誅乎國賢之人上二句引起下句不祥二字大槩指不利於國家說者字指言不指人

言無節○孟子曰人之言有召禍啟釁者謂之不祥之言然止於一身之吉凶無關於天下國家之利害不可謂實不祥也求其實不祥之言惟是下違公議上塞主聰蔽賢之言足以當之甚矣蔽賢之禍人也聽言者可不知所遠哉

前說謂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不祥之實後說言之無實者不祥以其爲言生禍故蔽賢爲不祥之實但指貽害國家說前說較長

徐子曰全旨○此指出有本二字要學者務實意通章俱就水說只末二句點出正意不側於是之取下補大有實行意

徐子節○徐子問孟子曰昔聞仲尼每觀於水而數稱之曰水哉水哉若有深契於心而不能忘其傾形於贊歎者不知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可放之盡已完）○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此節借立節之意而反以爲於盜名者儆）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得與譽而反見恥說得凜然）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爲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

原泉節○孟子曰子欲知水之可取盡觀所謂原泉乎蓋有原之泉混混然湧出晝如是夜亦如是無止息也及遇有坷坎則盈乎此而後進於彼無羅滯也因之沛然莫禦必至於四海而歸宿焉蓋原泉之水水之有本者也惟其有本故混混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有如是也仲尼所以極稱於水者亦以是之故而取之耳

提出原泉便含有本但恐從下勿遽發原泉二字作頭下分不已漸進至極三項然亦是一串有本括原泉如是指混混三句是二項如是來取爾應上何取二句要得抑揚唱歎意本文只是說水註如有實行以下因結語故聲聞過情二句推出孟子借水箴規之意而與下節註如人無實行二句相對言之實行誠之也不已而至於極則至誠矣

無本節○若水之無本者不然當七八月間驟然雨集其溝澮莫不盈滿及雨止水退則溝澮之乾涸可立而待是其來也既非混混不舍其流也又非盈科漸進忽然而盈忽然而涸又豈放乎四海與矣水之無本者固如此觀於水而君子之爲學可類推矣故人能反身脩德使義積而蓄厚然後實大聲宏而名譽隨之如道德本無足稱而聲譽反過其實則一時雖能掩飾日久必然敗露君子所以深恥之而必務本也

苟爲二字從上節轉下無本與原泉反雨集與混混不舍反皆盈與盈科後進反立涸與放乎四海反水無原本是人無實行之譬易盈易涸是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之譬故字緊承無本來註兩實字全從情字發揮出來恥非空恥有急急務實意鄒註所謂微旨川上之歎是也

人之章全旨○此歷叙道統相承以見人道之所由立首節言幾希之存於君子爲下四章總目下節言舜之自然而存以開存之之統不言義者以人心道心之旨自舜發之也

人之節○孟子曰天生賢聖所以立人道之極也而其相傳之統有可考焉蓋天地閒惟人最貴人之迥然異於禽獸者人皆知之而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未之知也蓋人物之初同是受形受性但禽獸則偏而不全惟人心這點虛靈理會得來充拓得去可以盡性而踐形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所爭不多特幾希耳此幾希之異其

之也夫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平）（性因形氣爲偏全）**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性因歡辟爲存去）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閒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一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

端甚微而所關甚重正人所當存而不可去者也乃庶民拘於氣禀蔽於物欲將幾希之理去之而不能存惟君子反觀內省察識擴充於幾希之理爲能存之以盡人之道焉

人字包君子庶民在內幾希訓少是虛字限其所指乃性中所具之理也人獸只爭這些子甚危言之非輕言之也玩註卽用雖曰一轉可見君子該下舜禹湯文武周孔說存與去關頭首亦知不知註中一知字示人以存之之門戰兢惕厲四字授人以存之之法戰兢句是工夫卒有以全句方是存之存字主以心存性說註所謂憂勤惕厲亦說以此去存幾希之理非謂存此憂勤惕厲之心也存之兩兼知行二項其所以盡知行之功者必戰兢惕厲而後能也總以敬爲主盖幾希原只指性之理言朱子乜並形氣說者以非形氣無以承載此理也論初頭只是一性天未嘗曼以全者與人殘以偏者與物故朱子謂就大本論之其理則一纔落形氣便有不同所謂理同而氣異也論旣具形氣後則形氣旣有偏全理亦自有同異故朱子謂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有不通雖閒有氣昬覺底亦可克治使之明蓋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通雖其間有稟得氣稍正者亦止有一兩路明如虎狼中有父子蜂蟻有君臣之類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所謂氣異而理亦異也註言同得則先理而後氣言人異於物則先氣而後理須要反覆看

舜明節○關君子之統者其舜乎幾希之理散之爲庶物析之爲人倫而貫徹於倫物中者爲仁義舜則生而知之自明於庶物之理而處置極精自察於人倫之道而經綸各當就此倫物中無不愛者便是仁無不宜者便是義舜則安而行之其慈祥惻怛從心上發由來隨所行而無非仁其裁制區畫從心上運出來隨所行而無非義非以仁義爲美而有心以行仁義也此盖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者矣

此見君子存之中有生安者此不必分君子是存之聖人是存者故尹註置闕勿庶物該得廣凡天地間眼前所接之事皆是人倫卽庶物中最要者明察註分淺深說若盡庶物自是不甚緊要人倫自是最要緊故或畧或詳如此非物於無物但識其理而不能盡其詳也不曰明庶物察人倫而著兩於字便見是由於生

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强行之所謂由仁義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

卽此從惰美以驗其敬

皆去聲○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日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卽處事用人驗其敬

湯執中立賢無方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卽愛民望道以驗其敬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爲如古字通用○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人所易處驗其微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

知故仁義之理具於人心而行於倫物之內舜心渾然都是仁義由仁義行是仁義從心流出自然而然絕無安排布置故我非行仁義以足上句之意行仁義行字是着力字與上行字不同曰行仁義則仁義與我尚是兩個倫物仁義人人未嘗虧欠舜生知安行只在明察由行處不同故獨出 諸君子之上註謂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然亦只是存之者看危微精一數語舜之心未嘗不戰兢惕厲也此節分知行不分先後聖人生知安行無先知後行之理

禹惡章全旨○此承上章言舜而叙五聖以繼存之之統雖各指一二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然但要見是全體流露處總註可玩

禹惡節○孟子承上章曰繼舜之後者禹也即禹一二事言之於旨酒則惡焉惟恐欲之或熾也於善言則好焉惟恐理之或遺也禹之憂勤惕厲如此

惡旨酒則物欲不行凡人情所欲者皆不能動矣好善言則天理昭著凡天理之正者皆其所嗜矣此雖二事而聖人之全體已見兩平中而字一串見既防其危復保其微正精一之學此禹之得統於舜也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尚是利害第二層義只當下便有間是聖人存心之密三王各舉兩事而自相為對禹則一好一惡湯則一立政一用人文則一治人一脩己武之不泄邇與不忘遠對尤明白

湯執節○繼禹之後者湯也即湯一二事言之其行政也惟執所謂中者而不敢過不敢不及必欲其恰好而後已蓋不欲萬幾之或失也其用人也惟賢則立之不拘於方類蓋念天位惟艱與賢共理惟恐失天下賢人之心也湯之憂勤惕厲如此

執中泛指行事不指未發說以未發無可執也上下文俱以二事平對說則此節一立政一用人自亦平看然中字所包甚廣若事事恰好無過不及則立賢亦可該在內似不必強分作對也但不可說執中只在立賢耳執中之義理看容耳

文王節○繼湯者文武也以文王一二事言之其治人也惠鮮懷保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必欲一民無不得所而始慰也其脩己也緝熙敬止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必欲無一理不造其極而始慊也文之憂勤惕厲如此

視字望字俱在文王心上說玩註兩已字兩猶字須從保民之至體道之極發出

忘德之盛仁之至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卽叶韵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法古以驗其徵旦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行義爲王亦而詩歌之假義爲伯功亡然後春秋作而春秋正之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

一念不自足之心亦纔見憂勤惕厲處

武王節○以武王一二事言之邇者易於泄也武王則心思縝密而不泄如侍御必擇正士戶牖皆有箴銘謹之至也遠者易於忘也武王則志慮周詳而不忘如封建懷遠爲近郊謀咸正無缺處之至也武王之憂勤惕厲如此

朱子謂泄邇忘遠通人與事而言以人言若侍御僕從之在左右者邇也賢人之在側陋及親賢之屏藩於外者遠也以事言如日用閒起居飲食隨事而在邇也如民生休戚國家利害或在于里之外耳目之所不及或在數十年之後事幾之未露者遠也上下謂邇時與地言其實言人與事而時地在其中泄字兼有親狎忽畧之意忘謂遺棄也不泄則敬心常存而處置必當不忘則誠心不息而謀慮悉周遠邇是就兩頭極盡者言至邇不泄而况非邇者乎至遠不忘而况非遠者乎真是心法精密處語類謂聖人心如潮水上來滲均滿淤無處不到也註德盛貼不泄仁至貼不忘

周公節○禹湯文武之後相天下者則周公周公之事何如周公不但近述文武又欲遠紹禹湯思兼三代之王以施行夫四條之事其事或有時勢殊隔而不合者則反覆思維每至夜以繼日以求必得至於思極而通乎而得其理之道則又卽欲見之行事而坐以待且焉周公繼禹湯文武而憂勤惕厲如此

首二句是總綱下五句只完得思兼之心所施之事耳然以思字作主思之欲以一心會其全也施四事卽是兼三王故以字直下不合全在時異勢殊上蓋四事中有許多處置許多條畫不同在下思字指不合一事說與上思字不同思只是思其理以求合有斟酌變通在內得之得其無不合之理也時勢旣殊則事是死不能合思只是思其理得只是得其理到得其理而見之行便是施四事處繼日極形其思之切待且極形其行之急雲峯謂朱子嘗曰讀此章使人心惕然常存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只是憂勤惕厲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

王者章見全旨○此敘孔子作春秋以繼羣聖之緒卽爲萬世存幾希之理也重末節

實乎王之四十九年也

春秋未筆削之先尙亢關王迹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其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事則降王爲伯史則不能反邪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爲正義則可以撥亂反正爲人

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

義字首節推春秋所以作次節言春秋原爲魯史末節上二句又引起末句王者節。孟子曰羣聖之道萃統於孔子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春秋何爲而作也昔我周盛時王者之政教號令及於天下其顯然可見者則謂之迹屢見諸侯會同於天子則有燕饗之詩天子征伐乎諸侯則有遣勞之詩而公卿大臣復有規諫獻納之詩二雅所載皆王者之迹也迨東遷以後王者之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而王者之迹熄矣其時諸侯不會同天子不征伐公卿大臣亦無規諫獻納之言而雅詩遂亡詩亡則上淩下替名分倒置而世道之亂人心之變有不可言者孔子憂之故春秋一書因之而作焉

此但説言作春秋之故而所以存王迹者尚作末節勿預透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周之盛時王道行頌聲作蓼蕭湛露是諸侯之會同於天子者也彤弓是諸侯征伐之命於天子者也出車采薇是天子之自爲征伐而四夷不敢侵叛者也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謡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詩亡只是王迹熄之徵春秋繼王迹不是繼詩因迹熄而詩亡詩亡後王者之事不行故孔子作春秋存王者政教號令之道所謂其義竊取也故因會盟征伐之事而寓褒貶予奪之義以禮樂征伐歸天子以三綱五常歸人心討其亂臣賊子正其邪説暴行而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大義炳如也

晉之節。然是春秋之作非孔子剏之也蓋當時列國各有史記事如晉史名乘楚史名檮杌魯史名春秋名各不同而春秋與二史其爲記事之書原一也

此只敘春秋之名之由爲前後節過遞蓋就未經筆削時説見與他史同爲記事之書也無關王迹意尚在下其事二句兩此處止慢説出史不止晉楚獨舉之者以晉楚爲列國之大者也三史雖類敘宜以春秋爲主

其事節。惟春秋同爲列國之史故其所載之事多是齊桓晉文征伐會盟之事其文猶是史官編年紀月之詞其中功罪賞罰不容假借之大義則未之明言不足爲勸戒也孔子曰其義則我竊裁定之矣蓋審天下之功罪定一王之賞罰收既喪之權還諸天子使迹雖熄而不熄詩雖亡而不亡其所係固不大哉孔子之憂勤惕厲

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孟子曰君子之澤五有未五世則不斬意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斬絶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絶也楊氏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寖微故五世而斬隱然以斯楊墨接誅亂賊之任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

如此而大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在是矣
此節緊頂上魯之春秋說事出於桓文事未必正文出於史官文未必該故必須斷之以義以褒貶其事筆削其文也上兩句不重語意趨注末句故上兩則字是輕忽之詞下一則字乃歸重語也言事與文不過如此而義有未明必待孔子之取也春秋始終之事皆五霸迭興主之獨稱桓文舉最盛者言也三其字俱指春秋事文義亦不是劃然三様蓋文即記事之文義即其事之義故上兩句平說亦遇說義者事之宜蓋春秋中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別嫌疑抑僭亂褒貶予奪當恰好處即是事理之宜而爲春秋之義也取字就裁定說蓋因其事假其文而斷以聖心之筆削是王者之迹雖熄而王者之法猶存也竊取云者雖不敢當作者之名然亦可見非復魯史之舊矣大旨只重取字不重竊字須得當同自任口吻
此句正所以繼王迹而繼雅詩者乃全章歸重處春秋雖爲討亂賊而作然其中如朝聘郊禘婚娶繼嗣征歛築蒐狩卒葬包與許多典章制度在故云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義始完備若只說得是非賞罰便脫却半邊
君子章全旨○此孟子自任得統於孔子以私淑存絕祐意
君子節○孟子曰人之德業在當時而遺留於後世者謂之澤在位之君子其澤之所遺大約至五世而後絕無位之小人其澤之所遺亦大約至五世而後絕若五世之內則此有得與其澤者也
君子小人就有位無位言重小人邊澤字借言澤水之餘潤也故曰猶言流風餘韻凡物皆有迹惟風與韻無迹此言迹已去而風韻猶存故風曰流風韻曰餘韻五世亦大槩約度如此耳孔子之澤寡萬世不斬者也附祖身去飾也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冠至尊不可加肉祖之禮故爲免以代之免音問
予未節○予生也晚未得親受業而爲孔子之徒也然未歷五世遺澤尚存猶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自善其身也敢不願學以求進於君子之林哉孟子之憂勤惕厲以繼孔子而存幾希者又如此
私淑諸人是倒裝文法語氣當云予私竊孔子之道以善其身蓋即得諸其人者也連接兩個子字是多少流連依附之神欲得爲孔子徒是其本心而私淑諸人

亦有不得外見入子曰須有精而辭者矣○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義之學而臨時又當辨此於毫釐也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傷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逄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此章見人當正身以慎交而舉羿以爲從人之鑒○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逄薄江反惡平聲○羿有窮后羿也逄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爲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

亦見去孔子不遠無異於為徒意玩兩也字有悵歎意有欣幸意行自解以興起後世意所私淑者只是仁義其知言養氣則其工夫井田學校則其作用而本領一則不外親親長長三大端敬之一字則又工夫之大綱也敬即前註所謂憂勤惕厲者是

可以章全旨○此示人以精義之學首以可以無註分晷見深察當重可以無上三者雖平列却重下二層大意是為賢者過之而發註一固字亦反字可玩

可以節○孟子曰凡取與死生之際有義存焉不可不精以察之也知義不苟取謂之廉方其物之未受也似若可以取之矣及仔細思之卻可以無取焉則勿取可也乃竟取之是傷於廉矣此失之不及者固不可也若夫以物與人謂之惠方其將與也初若可以與矣及仔細思之卻可以無與焉則勿與可也乃竟與之不反有傷於惠乎見危授命謂之勇當其臨難也初若可以死矣及仔細思之卻似可以無死焉則勿死可也乃輕死之不反有傷於勇乎夫妄取固傷廉也至於過與反傷惠過死反傷勇矣之過猶失之不及也安可立異好名而不審中庸之道哉

可以取可以無取是先見得可以取後來卻見得可以無取如此而取之則傷廉矣蓋後來見者較是故也與死亦然傷廉微中人之不及傷惠傷勇微賢者之太過失要體認惠與勇之本義然後見過者之為傷取與死生之義判然不易見合在可否者難知非義精者莫能擇也蓋其幾間不容髮一或有偏則失之矣是以君子貴存義於平時而復研幾於臨事也

逢蒙章全旨○此為取友發前後只為羿說節節斷羿罪下節借形重在端人取友上蓋羿之罪不但知人之不明而在立己之不端端全在心術上看觀兩人報復處一曰忠一曰不忍皆從心術上發出也此章專重取友凡羿篡逆之反庾公廢公皆為旁論

逢蒙節○逢蒙學射於羿盡得其命中之術乃思天下惟羿愈已難以獨顯其能於是與浞同謀乘羿射獵而歸殺之以專善射之名孟子因論此事曰逢蒙以弟子害師罪固不容誅矣乃以我觀之羿以射教人反致殺身之禍是亦有罪焉昔公明儀曰羿為逢蒙所殺罪在逢蒙羿似乎無罪焉夫公明儀所謂宜若者正謂羿罪持其罪差薄耳

此節即孺子作個反照以發明羿所以有罪之故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

即此二句便見得孺子是個端人故能免禍而羿之以不端召禍明矣

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稍薄於逢蒙耳羿安得爲無罪乎
此章是正羿之罪非正蒙之罪蒙罪固不言而明也是亦羿有罪焉便見他以不端而召不端之禍亦字對蒙罪言此句是孟子立他斷案下引公明儀之言而解之只完得此一句耳薄乎二句皆是發公明儀宜若二字
鄭人節○何以見羿之有罪也試引舊事証之昔鄭人遣其將子濯孺子𥚃師侵衛乃見勢不利而遁衛國使其將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偶然疾作不能執弓而射若追兵一至必其死矣夫因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人也其僕曰是庾公之斯也孺子喜曰若此人吾得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以善射名者也況夫子又遇疾作乃反言吾生何謂也孺子曰我非爲他不能射只以揣料之而保其不傷我耳蓋庾公之斯原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又原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其平日立心制行乃端正之人也既是端人則其所取之友必然也是端人如何肯背本邀功乎友庾公之斯至果然問曰夫子爲何不執弓迎敵子濯孺子據實對曰今日我偶然疾作因此不能執弓庾公之斯因敍曰向者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是小人今日善射皆夫子傳授之法也君乘其疾作發矢相加是將夫子之法反害夫子我不忍爲也但今日來追之事乃君所命之事也我不敢以私恩廢公義於是抽矢扣於車輪去其金鏃使不傷人虛發乘矢而歸是孺子以取友而免禍如此使羿之教射亦如孺子則所交無非正人何至於殺身哉此羿之所以不能無罪也
此節舉孺子擇交而免禍以形羿不能取友而殺身敍上段重尹公之他端人句敍下段重不忍反害夫子句端人二句見羿以身之不端而取逢蒙之不端以明上節亦有罪薄乎云二句之意蓋羿篡夏自立不端甚矣臣既可弑君僕亦可弑主又何疑乎下二字與上思字相應正在他心術上看出端與不端來古人一乘用四馬故四矢爲乘
西子章全旨○此全是比體戒喪善勉自新上下平說
西子節○孟子曰善惡雖有一定之質然變化全在人自處何如如西子之質本至美也若使被以污穢之物則人皆掩鼻而過之人本有善而一旦喪善者何以異此

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與逢蒙之盡道思殺羿相反 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他徒河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 口見人雖善不可不謹守 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汙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見人雖失道勿可自新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

孟子之詞以貌言而其意則以行言此節比善人之忽爲惡下節比惡人之忽爲善兩則字亟轉移倏忽意見人之善惡不待積久而後移也

雖有節○雖有惡人之質本至醜也使能齋戒沐浴即奉上帝之祀亦無不可人雖有惡而一旦自新者何以異此人可自棄而不自勉哉

須知西子且然況不如西子乎惡人且然況未必惡人乎看上節勸修的也喫一驚看下節暴棄的也看一鞭

言性章全旨○此爲好用私智者發次節是主鑿智者其原在於不識性蓋智即五性之一也故首節先破之識性次節正言智不當鑿末節言智不必鑿正以申不當鑿之意通章只以利字盡之行所無事即利也鑿即不利也苟求其故即求其利之故也

言性節○孟子曰天下之理原於性人惟言性未得其實所以事不順理而往往多事以授天下天下之言性也惟當即其日用之間驗其已然可見之迹而性之本然者可得而識焉故言性者亦就其故言之而已矣然故有不同有出於良心之自然者有由於人爲之矯拂者一有人爲便不順性而非性之故矣是以言性之故者必本其自然之勢而以利爲本焉如言性之仁必本其自然惻隱之發見凡從殘忍之迹者即屬人爲而非性之故也言性之義必本其自然羞惡之發見凡從貪昧之迹者即屬人爲而非性之故也惟本利以言故乃爲性之故即故以驗性乃可以言性天下之言性必以此也

此節言天下事物莫不各有自然之理以見其智之本無可鑿也必從性說起者蓋性爲事物之原性既有其故之自然而天下之事物可知矣非專言性也如學敎言字假此章爲言性者說法與總註專爲智而發者不合矣性最難名狀故即性之發而爲情者性是體情是用所謂即用以見體也如仁之性難知然見孺子入井則發而爲怵惕惻隱之迹則仁之在中者可見然故有兩樣有惻隱亦有殘忍有羞惡亦有貪昧有辭讓亦有爭奪有是非亦有昏惑故朱子謂四端皆有相反者不可不皆謂之已然之迹也惟已然之迹不皆利故又云以利爲本利訓順蓋已然之迹雖有善惡畢竟性中只有善處是氣稟之偏善是順乎性之自然而

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自新

此節言天下上錄本旨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搏而過顙激而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此節言人之處事亦當順其自然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

私強拂逆乎性之自然而不利故必須從道理上順發出求絕無人爲而出於自然者以爲之本本猶主也非本末之本則故而已矣見舍故別無可言性意而故必又以利爲本二句歸重下句此節是論理之自然下二節乃是言人能順其自然之理乃爲智也

智者節○惟以利爲本所以吾性中有智之德本出於自然者也而所惡於智者爲何爲其務爲穿鑿而不順利也如使智者之處事如大禹之行水則其智所以成事而非以擾事也亦何惡之有蓋禹之行水也但因地勢順水勢初不稍提防以私意造作於其間行其所無事此禹之智所以爲大也如使用智者於日用事物之間亦循理之自然而行所無事則智之大亦將與禹並稱矣向何惡於智哉

所惡於智者承上理本利順來此二句正發論本旨不循理之自然而故爲造作曰鑿謂逞其私智妄生意見自家開闢一番功業創造一番議論是也鑿正與利相反利者天理之自然鑿者人爲之使然言性而必本諸天理之自然所以言智而深惡夫人爲之使然也此智者以小智言下二智者只泛言不可皆說是小智者行水是天下一大事禹之行水是天下一大智故舉以爲法非譬喻也若禹二句內雖有不鑿意且虛講下四句正申此二句以見其不嘗鑿也行所無事非一槪無事之謂蓋禹之疏瀹決排何嘗無事但只是因勢利導耳智者亦自有許多經綸妙用但只是隨事順理故曰亦行其所無事亦字正對禹言此節似言利然利即故之利也下節似言故然故即利之故也不可以此節爲利下節爲故分開說

天之節○智以無事爲大可見智不當鑿矣況亦有不必鑿者乎且以治曆言之試觀天之在上至高也星辰之麗於天其去下至遠也若未易窺測矣然天之運行有常度星辰之次舍有定位所謂故之自然者也治曆者苟於天與星辰之故而求之循已往之跡用積分之法由今日逆推上古雖千歲以上日至之度而爲造曆之元者可坐致而不苦求索之難矣況事物因故而求豈有不得其理者哉不鑿之智斯爲順性之智矣

此只足上節意即治曆以見處事之不必鑿也天言高而星辰言遠唯高故遠其

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惡爲並去聲○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 此節言順其故而理自然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

爲天雖高可尋全憑星辰上推如某星經度爲冬至積而算之年年加此積算則千歲以上不難算明求其故是推算日至可坐致是已節明首節故字言本然之理此節故字言本然之度大與星辰之故皆出於自然只言故而利在其中日至冬至之日也凡造曆者必據曆元而以千古歲月日時皆甲子首謂之上元以爲曆始蓋以建子月爲歲首算之則甲子歲爲氣候之始十一月爲甲子月冬至爲甲子日夜半即甲子時此際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皆會於子無有盈縮至極進日之短至此而極自此一陽生而日漸長矣治曆者先就今日逆到起初源頭然後從源頭推其未來者始不差千歲主已往說治曆不得曆元無可爲據以算將來所以全憑此星辰度數布算積分循次而上遂可得千歲以上之日至歲月日時皆甲子亦時有但要得太古開闢之時甲子年月日時爲曆元方無差錯本是癸亥年但明年甲子歲氣候已始此故云歲亦甲子上古日至不止千歲此只大槩言其大耳

公行章全旨○此見孟子雖朝廷之禮朱子謂孟子鄙王驩而不與言固是然朝禮既然則當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

公行節○齊大夫公行子有子之喪孟子與諸卿大夫皆承君命往弔而右師亦往弔當時已有先右師而在者右師入門尚未就位也則有進右師使就己之位而與之言者及右師已就位則有已往就右師之位而與之言者其卑諂者如此

入門二字見方進門即有欲速逢迎意右師往弔當有先右師而在者故有進就兩項進而與言是不能以禮處人就而與言是不能以禮自處皆見前禮永行而此往彼來你上我下紛譁雜沓已寫盡出箇不成禮的模樣公行主行列之官以官爲氏

不與節○孟子正王驩所敬重而絕其親己者乃由未就位及已就位皆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獨孟子不與驩言是以爲簡略乎驩也

不與言兼不進不就說衆人與言驩不爲悅孟子不與言驩便爲簡以孟子正驩所敬重而欲假辭色以爲榮者也

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以足反形出孟子來王 右師王驩也

公行子齊大夫 寿山出石山石氣象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略 孟子素慢王驩卽同位同階 亦不與言然既不同位與同階則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己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己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

聞之節○孟子聞之曰禮凡人臣在朝廷之上有各人站立的位次不得更歷而相
與言有衆人排列的班行不得踰越而相揖也今之來弔君命所在即朝廷所在也
我欲行不歷位不踰階之禮而子敖以我爲簡不亦可怪之甚乎

曰聞之則不俛亦非面語禮正與簡對朝廷二句是禮文位與階不同位是本身
站立位次階是朝廷叙列班行階有許多人位只已一人故有同階而異位者踰
階兼言揖者與言者必揖也孟子嘗師一定階在右師之上故註云不同階孟子
此言固以明朝廷之禮而亦警衆人之失也

君子章全旨○此以存心字作主首節已包全章之旨中五節自常說到變正詳言
存心之實末節愛字又扶出自反眞切處以申結存心之意

君子節○孟子曰均是人也而君子獨異其所以異於人者惟此一念存主之間操
存匪懈其存心有異於人也心之所存者何吾心本有是仁也君子則以仁存心而
不忘與人之殘刻者異矣吾心本有是禮也君子則以禮存心而不忘與人之忘肆
者異矣此其所以異於人也

存心猶處心是將那箇存在心裏而不忘與存其心不同以仁存心如造次顚沛
必於是以禮存心如視聽言動必以禮故註於存心下加而不忘三字已包常變
始終說了含下三自反與終身之憂句在內以二禮存心兼內外言下文仁者愛
人二句是就其發於外者言心是活物有道心有人心以仁禮存心是提起道心
爲人心之主非外面別取箇仁禮以強制此心也若以字說得著迹存字講得粗
疎反做成義外矣

仁者節○君子以仁禮存心者何如凡仁者必能愛人有禮者必能敬人蓋因心以
爲施如此

此二節承上存心一氣緊緊說下亦欲起下三自反意且未重盡得仁禮方是仁
者有禮者但此節與下節只是泛論其理則二者字當活說不必指煞君子上存
心兼存中發外說此愛敬特就其發外處抽出言之以起下感人意不是上文但
存於心到愛敬時方是仁禮之施也施字是對下驗字說不對上存字說

愛人節○夫愛敬既盡於己則德意自感乎人故愛人者則人亦恒愛之敬人者則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　通章骨子　二句
明且異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　生氣存
存心以禮存心　存於心而不忘也　仁者愛
心者如此　此仁禮　即人以勝己正存
人有禮者敬人　之施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
心之周密處　恒胡登反○　此下三節正
人者人恒敬之　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
驗於人之實在工夫　自反其愛敬人
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
之事　橫去聲下同○橫逆
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謂強暴不順理也物
事
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
再自反其愛敬人之心　由與猶同下
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放此○忠者
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　自反而忠矣其
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人亦恆敬之又隨物以爲驗如此

恆字與下節橫逆反照然勿說煞下文方接得去二節語氣若曰君子是愛人敬人的極該人愛人敬子緣何又加以橫逆此君子所以必自反也驗非[illegible]問人省己所謂驗也蓋我感人而人應可驗我之得我感人而人不應可驗我之失己舍下必不仁必無禮之意矣

有人節○然敬施固有其常而事變容出意外設或有人於此不惟不相愛敬也而反加我以暴橫悖逆之事君子必自反曰天下未有無因而至前者我必不仁有以致之我必無禮有以取之不然此橫逆之事何爲至我前哉

人即我愛敬之人橫是橫來逆是倒來皆不順理而與愛敬相反者也愛人敬人若只施於應感之常而不能自反於橫逆之變則是存於心者有時而忘矣三自反正是做工夫處

其自節○君子因不親而益致其愛己自反而仁矣因不答而益致其敬己自反而有禮矣乃其橫逆一無改於前焉君子必自反曰我之愛敬者必有所不盡其心而不忠也不然天下豈有至誠而不動者橫逆奚宜至哉

忠非出於仁禮之外仁禮無一毫之不盡其心即忠也二節數必字見君子仁禮存心之真切處

自反節○其自反而忠以愛人矣忠以敬人矣乃其橫逆終無改於前焉君子但曰此人仁不能懷禮不能動是亦一妄誕之人已妄人既妄誕則名雖爲人而實與禽獸何別哉又何足與禽獸校是非焉而自治之誠仍未嘗少間也

難即校字意又何難言外有一憐自悲其仁禮之意要辨何難君子其悲甚痛更思有安全馴致之道原未嘗於自反外增一毫自是絕物之念也

是故節○夫愛敬不答而三反於己橫逆猶是而初不以校人是故君子有終身不解之憂而無一朝驟至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所以用其憂者在焉以爲舜人也我亦人也舜處家庭極變而盡仁盡禮可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是古今之一人也我則不仁不禮橫逆未化猶未免爲鄉里常人也是則可憂也憂則將何如圖之亦求如舜能盡仁盡禮以化橫逆而後已一日不如舜一日之憂未已也此所謂有終身

自反至於三而終則爲不足校者見仍有心仁禮俱

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

其自化也

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奚擇

何異也又何難焉 二句承上起下

言不足與之校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

申有終身句 有心法舜者是知

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

仁禮之至善而欲止之也便見君子之知止而

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

篤志

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

應充一朝句 盡其在我而不以

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

在人者間之正存心之純處

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 下世亂世便是

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禹稷當平世三過

之憂也若夫横逆之來而至有搆爭之患者君子可保其必無奚益天下惟不仁可以致患而君子有一毫涉於不仁不肯爲也惟無禮可以致患而君子有一毫涉於非禮不肯行也人愛人敬此當自無患即或一旦有横逆之來則内省不疚轉可因横逆之來以爲反身之助君子何患之有此所謂無一朝之患也君子之存心所以異於人如此

是故二字從上三節看出非進一步語君子二句是總括上五節之意由三自反見有終身之憂忘横逆見無一朝之患乃若九句申有終身之憂若夫五句申無一朝之患重在終身之憂上憂自内出患自外至無一朝之患非必之於境而必之於心非眞無患乃有之而不以爲患耳舜人也以下句句在君子存心上講獨與舜者舜遭横逆而能化也憂之必如舜而後止此所以爲終身之憂如舜乃求如舜之心緊貼仁禮講方與下文相合非仁二句根如舜而已來雖一心要如舜之仁禮故非仁無爲非禮無行前曰存心是存於心此曰無爲無行是見於身表裏合一者也不患即何難之意註存心暗前存心不苟即患也四字收拾納而盡

禹稷章全旨○此重顔子可同禹稷即陋巷中具有唐虞事業以寓自負之意首二節敘事孟子斷以同道正推孔子同賢之意以斷之禹思二節正發明同道處末二節特設喩以足上文

禹稷節○記孟子斷禹稷顔回之同道先述其事曰昔禹稷當堯舜之平世一則平治水土一則教民稼穡三過其家門而不入孔子每以禹稷爲賢而推尊之

平世亂世在聖賢失職不失職上看便伏得出處公案兩當字猶值也三過屬禹稷帶說賢之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顔子節○顔子當春秋之亂世居於陋巷之中簞食瓢飲即人不堪其憂顔子獨不改其樂孔子每以顔子爲賢而稱許之

簞瓢陋巷重退處不重安貧要想他閉戸獨樂光景賢之賢其避世而樂已之樂

孟子節○孟子從而斷之曰禹稷顔回其出處不同矣而孔子皆賢之者豈無謂哉蓋以其道無不同也

發明孔子賢之至意遇則憂不遇則樂都是己之[illegible]之道註提心字心者道之所從出

時有不同便伏得所以當其世 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顔子當亂世居 虞其時者不能

强其事之相同意

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顔子不

改其樂孔子賢之 食音嗣 樂音洛 事與理是賢之註 孟子曰禹稷顔回

鄉

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

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 所以同道之由

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便見顔子不必如是 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責而救

之急 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 可相易有本領在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

也

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顔子之地則亦能樂

顔子之樂使顔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

之憂 須補出禹稷救民來

也 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

也又先一層救民修己道本就行事上說註屢提心者蓋賢聖之心皆中無私主故能隨所遇而盡其道也註救民者修己之驗修己者救民之本

禹思節○何以見禹稷顏回同道以禹稷之所處言之禹任司空之官以治水爲己責思天下有溺於水者由己溺之也稷任田正之官以教稼爲己責思天下有阻於饑者由己饑之也惟身任其責如此是以過門不入如是其急也 若顏子則不任其職亦何不自樂於簞瓢陋巷乎

禹思天下四句是推所以三過不入之故此思字是職分之思非仁民之思仁民之思顏子之所同職分之思禹稷之所獨故思字貼定由己講不貼饑溺講同道下單說禹稷而不及顏子此孟子省文之妙只明禹稷所以急之故而顏子不必急自明故下節緊接易地皆然

易地節○禹稷顏子之不同者地爲之也使禹稷處顏子之地必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處禹稷之地必能憂禹稷之憂惟其易地皆然此所以謂之同道也

孔子賢禹稷賢顏子處意已盡此下只引譬明之聖賢心中原不豫設一箇出字只看所處之地是何如耳若豫設一個地字便有偏倚如何能易地皆然惟君心以虛應物以靜本領自足隨其地之所置便現成將出來且禹稷顏回同處在本領無此本領便世用我何以救斷即閉戶只成個閒人耳禹稷易地爲顏易信顏子易地爲禹稷難信故皆字語勢側在顏子能爲禹稷上辨顏子者孟子自處之道亦見

今有節○試取而譬之今有同室之人鬭者自當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何也蓋其地甚近則其情甚急也

鄉鄰節○若是鄉鄰之人有鬭者亦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不達於理矣雖閉戶不往可也何也蓋其地少疎則其情少緩也然則禹稷視天下如同室故急於救民顏子視天下如鄉鄰故安於修己此其道無不同而孔子所以皆賢之也

救字上添一往字便有多少髮燒多少勞擾以則惑也斷之及着雖閉戶可也一句以甚之正見退處獨善之不爲忍也是以如是其急上文已說明此二節只喻

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須補出顏子修己來

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 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 是求其故不是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 對通國 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疑孟子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 不能顧 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 不假顧 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 不肯顧

顏子之是以，如是其不急精明六高耳

匡章章全旨○此見眾惡必察之意重設心二字律其罪於世論之外復原其情於
自責之中總見無可絕之罪有可哀之情也

匡章節○公都子問曰匡章之為人也通國皆稱不孝焉大節已虧矣夫子乃與
之遊且禮貌以敬之敢問何也

世俗節○孟子曰子何以通國之言而遂以匡章為不孝哉夫世俗所謂不孝者有
五惰其四支不能顧父母之養此知有身而不知有親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暇
顧父母之養此知有交遊而不知有親二不孝也貪好貨財偏愛妻子不肯顧父母
之養此知有妻家而不知有親三不孝也縱耳目之欲身居下流以貽父母羞此虧
體而辱親不但失養而已四不孝也逞血氣之私身陷刑辟以貽父母患此忘身以
及親又不但辱之而已五不孝也今問章子果行觀之果有一於是乎
此先言章子無世俗之五不孝以起下節五不孝從輕漸說到重

章子節○章子無不孝之事而人之以不孝稱之者亦非無因而致也夫章子但以
子責父之善而不相遇合為父所逐故人以不孝稱之也
此言章子得不孝之名的緣故子父責善是言子責父善下父子則泛言

責善節○然以善相責原朋友之道也朋友以義合責之不從交亦可絕若父子而
責善必至相夷而天性以傷乃賊恩之大者章子不知而出此亦安得無罪乎

豈不節○然責善不相遇之後章子未嘗不自知其罪也彼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
母之屬章子豈不欲有此只因得罪為父所逐而不得近父以奉養之故遂出其妻
屏斥其子終身不受妻子之養焉原其設心以為不能幾諫同親既有罪矣乃又不
若是出妻屏子而安受妻子之養是罪之愈大乎大其設心如此是始焉責善於
親既非有世俗不孝之實繼焉引咎於己則又有人子怨慕之誠是則章子之所為
而已矣我所以與章子遊而禮貌之者亦何過哉
此從不相遇後而推論其深自怨責之心見其志為可矜也首句喝起下五句情
致悽婉曰豈不欲曰設心總是探其隱情處子父責善三節一氣相承說下是則
章子何適管責善自責二意而已矣言此外別無世俗不孝末句正對通國皆稱

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甚於失養 好勇鬭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甚於辱親 章子有一於是乎？辨其非不孝无可絕 ○戮，羞辱也。很，忿戾也。好、養、從，皆去聲。很，胡懇反。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言其不得父之故 夫，音扶。○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言章亦不得為无罪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言其有罪而能自責，有可哀而无可絕 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

不孝說上文已反覆辨其不孝之實卻說他做孝子不得此句只還他本等是不斷之斷註子母之屬此子謂匡章之子此母謂匡章之妻屬字即家屬之屬不及總夫妻子母言註分說故以配字對屬字

曾子章全旨○此二賢各行其是處上三節只敘事勿斷其從意卻露在先生子君字上

曾子節○昔曾子設教武城適有越人來寇或人曰寇至矣何不避而去之曾子從其言但語守者曰無使人寓居於我室毀傷其室中之薪木是去之所爲慮者惟薪木又問所以御寇者何如也及聞寇已退則又先語守舍者曰脩葺我之墻屋我將反而居之是反之所加意者惟墻屋不問寇之所以退者何如也寇退曾子遂還武城當時門人私議曰武城大夫之得先生內盡其誠外盡其禮忠而且敬矣乃寇至則先去而爲衆人之倡寇退則反而居處如故視武城之患難漠然不相關厚施薄報或者不可乎弟子有沈猶行獨喻其意乃解之曰夫子之去反良有深意非汝等所知也昔先生嘗舍於沈猶氏與今日居武城相同時有負薪之人作亂與今日越寇相同當時從者七十人夫子皆引而去未有與其難者觀昔日之處沈猶氏則知今日之處武城矣豈常情所識哉是曾子之去難如此

通節着他遠害情景一去一反有漠不相關意是時絃誦非時共守非體明是實師之自處處但且勿露沈猶氏另是一人不指沈猶行家

必并反養去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居武城是居鄉居於衛是居官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

兩句便不關與上章平世當亂世相似

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

敘事

中帶出先生二字下節帶個君便露微意

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

子思節○昔子思任於衛國適齊人來寇或人曰齊寇且至何不避而去之子思答曰食人之食者當憂人之憂今齊寇方至則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時也使伋去國以避難衛之社稷人民誰與共守但知效死勿去而已是子思之守難如此
看他一去之間其所係之重如此

孟子節○孟子就其事而斷之曰曾子子思其事若不同矣然揆之於道則無不同何也蓋曾子之在武城則賓師之位也師道之尊等於父兄彼武城之人皆子弟耳豈有父兄而輕徇子弟之難者乎君子思之於衛則已委質爲臣矣以臣事君分則微賤豈有臣子而不急君父之難者乎是各有所處之地也使曾子處子思之地則必不避患以自全使子思處曾子之地則必不捐軀以赴難易地皆然此所以爲同道也
曾子理不與難子思理應死守 心中從不存利害兩見各行其是而已父兄字只當師尊字對下微字看易地皆然重曾子能爲子思上

有與焉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兩節俱有或曰便見聖賢自有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

沈斷不籍於人

曰如伋去君誰與守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

師字臣字是位父兄與微是分乃異而同之故曾

非畏避思非輕生

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固所遇而應之

儲子章全旨○此明己之不能有異處何以異句是正答堯舜句只是足上句意
儲子節○戰國時謀臣策士皆卑瑣無奇人見孟子氣象嚴嚴遂謂其與人有異故
孟子初至齊國齊王使人窺看孟子而齊人有儲子者因問曰人皆稱夫子有異於
人王近使人竊視夫子果有超然異於衆人者乎孟子曰我何以異於人哉豈但我
無以異於人雖堯舜之聖其視聽持行亦與凡人同耳況我豈有以異於人乎
果有異於人連上句讀屬齊王瞯之意非儲子問語瞯在日用動靜語默上看容
貌議論齊王已見之矣何以異處看顯微無間上講堯舜與人同只言雖聖人亦
無異於人以明己之無異於人與人皆可爲堯舜意無涉

齊人章全旨○此深愧富貴私達者之可恥而借齊人以極形之上節即是下節影
子所以求三字中包却無限情狀在內
齊人節○孟子見當時求富貴之可恥乃托齊人以形之曰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
室者其人每出而必饜飽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何人其夫詭曰盡富貴
人也其妻疑而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飽酒肉而後反問其所與飲食者盡富貴
也夫富貴皆顯者也宜其有往必有來乃只見良人往而未嘗見有顯者來其迹可
疑我將私窺其所之便可知矣於是早起潛從路旁隨行竊窺其所往只見徧國中
無一人與之並立而接談者並談無人則講富貴之與其無可知然猶未悉其飲食
所從來也及其卒也乃之東郭墦墓之間乞其祭餘而飲食之其欲未足又轉身顧
望他處往而乞之是他酒食來路所以能致饜足者用此道也其妻備得其狀不勝
愧恨歸家告其妾曰良人者我等所仰望以終身者也乃今所爲如此我者將何望
乎因與其妾訕詈其夫而相哭泣於中庭而良人尚未知蹤跡之敗露也乃施施然
喜悅自得從外歸來以饜足之態驕示其妻妾焉
今若此三字真有說不出的光景在一不必[illegible]

君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爲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瞯
但是有得聖賢過向
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
哉堯舜與人同耳 瞯古莧反○儲子齊人也瞯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
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
便欲借富貴生色
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
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
添此自使其疑
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
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

由君節○齊人如此其妻妾固羞而泣之矣顧人但知齊人之乞哀爲可悲而不知求仕者之乞哀尤可悲也但知齊人之驕妻妾爲可鄙而不知求仕者之驕妻妾尤可鄙也蓋世俗惟知有利故不見其可羞也若由守道之君子觀之今人之求富貴利達者其未得之則枉道求合而乞哀於昏夜與乞播𨻶一般其既得之則怙寵恃勢而驕人於白日與施施之狀一般倘其妻妾見之有不以卑賤爲可羞而不相泣於中庭者蓋少矣豈不哉恥之甚哉此人之立身當以齊人爲鑒也
求富貴者總同是一路人惟君子旁觀猶醒所以求三字亦有說不出口的光景
與上今若此三字相照

東郭墦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只是貪得无厭而不顧其得之非道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異墦音燔施施如字○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塚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說自得之貌所以求三字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也許多失身乞哀醜態在内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

[illegible]
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
驕人於白日與
斯人何以異哉曰

萬章章旨○此明大舜純孝之心首節怨慕二字是主次節辨其怨己而非怨親三四節極言怨慕之誠末節則指其心而贊其爲大孝也

舜往節○萬章問曰聞舜每往田間便呼旻天而號泣不知舜於父母之間有何故而號泣也孟子曰凡人有所圖爲而不得則怨生有所懷念而欲得則慕生舜惟不得於父母而怨慕深切是以呼大而號泣也

怨是怨己慕是慕親怨己之不得乎親心已有罪以致之則一心只思要孥親必欲得之也方其未得乎親之時則怨慕俱用及既得乎親之時只用慕字怨慕二字相連益怨在己則自不容不慕親矣註怨己勿露出恐妨下萬章之問

父母節○萬章不悟怨慕之旨又問曰吾聞人子事親見父母愛之便喜得親心而不忘就是父母惡之雖至勞而不敢怨然則舜之號泣猶不免怨其親乎孟子曰聖人心事古人亦有疑而未達者昔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於田爲躬耕以養親則我既已知之若號泣于旻天及呼父母則吾不知其何心也公明高曰舜之號泣其苦心未易窺測是非爾之所知也吾推公明高未發之意以孝子之心每欲得乎親既不得乎親必不若是恝然而無愁自謂我竭力耕田不過供子職之常而已此外未盡道者甚多今父母之不我愛必我子職未盡而有罪以致之也但不知我罪何在耳求之不得其故此所以呼天呼父母而號泣也公明高之意蓋如此然則我所謂怨慕者正怨己不得乎親而思慕耳豈怨父母哉

喜就子心說勞就父母說勞字不與喜字對側重不怨以起舜怨上號泣貫下六字爲句長息所謂不知亦是疑其怨親非爾所知見聖心深淵人莫測識意下則就非爾所知之意而推明之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此句且畧斷

孟子卷之五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章旨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二句一不重只帶起下二句

恝與怨字反下四句一氣讀下正其不能恝然處於我何哉有千思萬汲求其故而不得之意惟求其故而不得則所以圖得其親者自無所不至矣本註自責字即怨也

帝使節○舜之怨慕非但躬耕歷山之時為然也當四岳咸薦之初帝堯使其子九男事之以觀其治外二女妻之以觀其治內九百官有司之使令牛羊倉廩之供奉莫不備具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在供奉之後盛如此且天下之士翕然向慕都來歸舜始而所居成聚繼而成邑成都其人心之歸服如此帝知其德之可以禪帝位也將欲與之相視天下而移以與之焉其得君之眷顧如此常人於此宜何如其樂者乃惟以不得順於父母之故戚戚皇皇如窮人無所歸而不勝怨慕迫切之甚也

一此承上節推進一步益張大其說以起窮人無所歸句三段遞下正下文所謂人悅之好色富貴者所謂富貴即帝將胥天下而遷之士悅即天下之士多就之妻帝之二女即二女至於百官九男倉廩又在所畧百官只是有司如後世典鐵渭人之類事舜畎畝之中非事於歷山耕山處也舜自徵庸已在位為其自畎畝來故云如舜發於畎畝之中意胥天下指為相攝政說遷之謂使之為君窮人無所歸有恃不得自達身不得自安心不得自釋者看上面何等遭遇只為不順父母其光景便是如此此是甚樣心腸故不徒曰怨慕迫切而云怨慕迫切之甚

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 此言本心

自責之意非真有言也若號泣只是呼天耳

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惡去聲夫音扶恝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恝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 此節敘事是論舜之迹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

孝矣

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帝為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

天下節○如窮人無歸舜之憂甚矣何以解之哉夫天下之士悅之人情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其憂好色人情之所欲也而妻以二女而不足以解其憂富人情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其憂貴人情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其憂人悅我美色事我富貴加我都無足以解憂者必如何而後可以解乎其心心念念只要順於父母諭親於道而得其歡心而後可解其窮人之憂耳舜怨慕之事何如哉此只就上節覆說一番以推舜之心實有如此語脉緊頂如窮人句說如窮人無歸正憂之深處故即以解憂言之憂字即怨字意也此憂爲不得順父母而生不爲人悅之好色富貴而生故其憂他不足解而惟此可解也

人少節○舜之怨慕如此其孝豈常人所能及哉常人之情方其少也天性之良依依膝下惟知有父母而已及稍長而知好色即移慕父母之心於少艾而此心爲情欲所誘矣乃既壯而有家室即移其慕父母之心於妻子而此心爲室家所累矣一至於仕即移其慕父母之心而慕君或不得於君便躁急熱中而此心又溺於功名得失之際矣夫人情因物有遷如此惟大孝之人其孩提愛親之本心始終如一情欲不能移窮達不能變終身只是慕父母觀舜自徵庸之後年已五十矣而愛慕其

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不凡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此節設論是原舜之心雖上節如窮無歸亦是說他怨慕之心但上則言其富貴而猶怨慕不持貧賤此則言其富貴而仍不分其怨慕而唯知有親 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 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直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

親猶如一日所謂大孝終身慕父母非舜誰與歸哉

上二節內已見得終身慕父母了此不過借常情以贊其爲大孝非另一意人少則慕父母是人之良心此句提起說慕少艾慕妻子慕君名目有變相總一言斷之曰不慕父母耳終身之慕卽少時之慕故註謂不失其本心終身二字見有多少閱歷多少鍛鍊多少引誘而慕如故所以爲難五十便可與終身者此後更無足移之也孟子於大舜見之矣見他人必不能有此

娶妻章全旨○此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前二節以父母爲主變而處之以權後二節以傲象爲主變而處之以誠不得娶者變也而處之以權則倫全誅殺見者變也而處之以誠則恩全權與經合誠與明合所以爲聖人

娶妻節○萬章問曰詩云娶妻當如之何必告父母而後敢娶誠如詩之所言則盡人子之禮者宜莫如舜今反不告父母而娶帝之二女與詩所言相背此何說也孟子曰告而後娶婚禮之常舜處人倫之變若稟命則必見阻而不得娶矣夫男女居室宗嗣所關人之大倫也若告而不得娶旣廢人之大倫又傷父母之心致親之仇怨舜於是酌量於兩難之地旣免於廢倫又不見懟於父母此所以不得已而行之也

告則不得娶是主腦不告而娶之間下五句則詳所以不告之意見不告正所以爲孝也以懟以字謂我之告有以懟之也註謂讎怨於父母謂爲父母所讎怨也不是讎怨其父母如因子言而生嗔怒便是

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見人不可娶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見不告尚可從權

舜之節○萬章又問曰舜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而知其道多之權矣當時帝堯以女妻舜據人情之常果當告其父母乃亦不告而妻舜是何意也孟子曰欲妻其子宜通言於其父帝非不知告也帝之不告正帝體舜之心而為之者也蓋瞽瞍雖不敢以臣抗君將必以父制子此時舜既不敢逆親之命而堯亦難强舜之從也故但以君治之而不問舜之告與不告瞍之知與不知也堯之曲為舜地者非舜之孝有以深信於堯也歟

舜不告是主堯不告是賓勿平看瞍之命不行於君而可行於子舜之孝必從乎父而不從乎君告焉則不得妻責在舜而不在瞍帝不患瞍之逆己之命只是恐舜不敢逆親之意不告妻舜正委曲為舜地以全其孝也程註以君治之謂以君權治之不容瞽瞍之不聽註引此以補孟子未備之意

父母節○萬章又問曰舜處父母之變固子道所難乃其處兄弟間亦有非常情可測者聞舜之父母聽象之言每設計害舜一日使舜完治倉廩待其升屋瞽瞍撤去階梯縱火焚之時舜已先下幸得不死又一日使舜掘井舜已別出瞍未之知乃下土揜蓋其井象以為舜已斃井中乃誇於父母曰今日謀蓋都君於井中皆我之功凡都君所有我當與父母共之若牛羊若倉廩皆歸之父母若干戈若琴若弤歸朕二嫂則使治朕棲遂往入舜宮不意舜先至宮在牀鼓琴象既見舜無詞可解乃假意曰弟因思兄之甚氣結而不得伸故來見耳然其情發見不覺有忸怩之色焉舜乃喜而謂之曰凡茲百官我一人不能獨理汝其代予治之當是時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孟子曰舜豈有不知者哉蓋聖人愛弟之情根於天性見象之憂則己亦

也懟直類反○詩齊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帝委曲兩全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父母是所謨謀害舜艱節未以說歸象

身上可見

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

惻然而憂見象之喜則已亦欣然而喜休戚相通而豈服計反於殺己之事哉
三使字皆象之謀觀蓋都君句可見臣庶汝治非以治理之責寄之只是使為
看視耳鬱陶句是象之喜舜臣庶句是舜之喜象象憂二句可味見舜之憂喜只
寄在象身上無一毫猜阻無一毫思量譬如手足疾痛心便不寧手足康豫心便
自得雖舜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憂只作喜說更喜一邊觀註舜見其來而喜句
可見程註人情天理於是為至最說得好朱子謂愚聞之師曰兄弟之親天理人
情蓋有本然之愛矣雖有不令之人傲狠鬬鬩於其間而親愛之本心則有不可
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此理雖遭橫逆之變戕殺其身而此心湛然
不少搖動伊川先生所謂人情天理於是為至正謂此耳

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即不念舊惡也

張都禮反忸女六反怩音尼與平聲○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弤琱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

然則節只章文問曰舜既知象之將殺已而猶喜焉然則舜其偽為喜者與孟子曰聖人之心無偽舜之待弟豈有偽哉觀子產處校人之事可知矣昔者有人以生魚饋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於池校人乃私烹之設詞復命曰方魚始舍於池中圉圉然困頓而未舒少頃則洋洋焉放縱逐攸然入水而逝子產信其言而喜之乃嘆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乃曰誰謂子產智我既烹而食之矣而彼遂信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易欺若此焉得為智由此觀之非校人智而子產愚也校人所飾者當有之情而子產所據者可信之理故君子雖明無不察而或誑以理之所有則亦間為所欺雖甚賢達而或昧以理之所無則必不為所罔象執鬱陶思君之言而以愛兄之道來此正理之所有舜實心信而喜之此正可欺以其方也夫何偽之有哉

引子產一段以重可欺以其方一句圉圉三句宛然狀出生魚光景攸然而逝即接洋洋不可中間添入之二字故君子二句上下關紐上句重下句陪說見惟非道則難罔若以其方則尚可得而欺此魚有圉圉洋洋之理弟有思兄鬱陶之理故子產喜魚之得所見魚不見烹魚也舜喜象之愛我見弟不見殺已也舜之愛弟自天性況以愛兄之道感之乎信字與喜字相連不與誠字相連誠字包信字喜字說謂真實信之喜之也誠字互與偽字對看

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惟忸怩赧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

偽者任意假喜也否者情不能自已

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

描畫逼真

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

坦然無疑

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

可欺以其方難罔此句帶說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

象日章全旨○此總見舜愛弟之仁封之者固是親愛之仁使吏治者亦所以全其親愛之仁 外註仁至義盡不惟重在愛弟愛民不平看也

象日節○萬章問曰象每以殺舜爲事此法所不容舜既立爲天子即明正其罪亦不爲過乃僅止於放逐何其輕也孟子曰當時處象於有庳乃封建爲一國之君也或者不知而謂之放且夫放且不忍況有庳於放者乎

章意天子刑賞在手止當誅不仁者以勵天下故疑放之罪輕非說復仇也封與放大不同封之是榮以國放之是治其罪封之也一頓或曰放焉另說

舜流節○萬章曰舜爲天子嘗流象恭滔天之共工於幽州比商放比周爲黨之驩兜於崇山南裔殺負固不服之三苗於三危四裔殛治水無功之鯀於羽山東裔治此四凶之罪天下咸服其用刑之當以其所誅者皆不仁之人爲天下除害也象志

在殺兄至爲不仁其覩四凶尤甚顧乃封之於有庳之地彼有庳之人果何罪而遷此虐焉仁人之用心顧如是乎在他人之不仁則誅之以除民害在弟之不仁則封之以爲民害乎孟子曰此正仁人之用心也蓋弟與他人不同仁人之於弟也雖有可怒而不藏其怒焉雖有可怨而不宿其怨焉惟有親近之愛厚之而已矣然使尊卑闊絕不可以言親也親之則必欲其貴而近於已也貧富懸殊不可以言愛也愛之則必欲其富而遂其欲也仁人之親愛其弟如此今舜封象於有庳正富之貴之而親愛之也苟身爲天子富貴已極而弟爲匹夫忍其貧賤勢分遠而情義疏可謂親愛之乎然則舜之封象乃舜之所以爲仁也豈可以四罪例乎

罪字活四罪猶云四誅仁人固如是乎帶下不帶上如是正指下二句不藏怒不宿怨非先有怨怒而但不藏宿蓋仁人於弟本無可怨怒特因舜後立爲天子不復追念前日事故以不藏不宿言之通章重親愛一句貴則勢分不隔而獲相親近富則財充足而所欲咸遂故以貴之屬親富之屬愛該上六句俱是概言封之二句方指舜意只重在不當封上有庳之人奚罪一層正以甚象不仁之惡而見其不當封耳原是帶說故孟子亦只明其愛弟無已之情見得封正所以爲仁而下節只得豈得暴彼民哉一句帶答他

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

在流毒於民然語氣都一片是說下去

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

六句泛言

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

言其心

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

言其事

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

四句明舜之厚弟

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庳音鼻○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爲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庳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庳之

敢問節○章文問曰如夫子之言則舜之封象明矣乃或人不謂之封只謂之放何謂也孟子曰舜封象於有庳固所以富之貴之然未嘗任以政事而不得有爲於其國惟使官屬爲之代理而納其賦稅是有封之名而不任其事享國之利而不治其民却似安置模樣故或人誤以爲放耳汝謂有庳之民奚罪由此觀之象雖不仁動有所制豈能虐彼有庳之民哉雖然舜使吏治其國因使象不得暴其民而其意尤有在也蓋舜念弟之切欲常常而見之故不煩以民事不限於常期使得源源而來可以不時相接耳古書有云舜不待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正此源源而來之謂也何其親愛之無已耶此可見聖人仁之至矣

止封之有庳富貴之也是親愛之心合下如此未嘗有斟酌計較在到使吏治國乃是斟酌計較出一個曲全之法使吏代治正象不得有爲處放字全在不得有爲四字上使吏治國因使之不得暴民尤使之不羈於政事得以常見兩層俱跟使吏治國句說豈得暴彼民哉應前有庳之人奚罪句雖然以下又從豈得暴彼民挽到親愛無已意曲折如化工不及貢至有庳作一句讀不及貢以政相連下凡諸侯朝貢於天子皆有政事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便是無時而不見無事而亦見了玩總註仁至義盡意封象從親愛來本是仁却斟酌萬全使不得爲暴這便是義然處之有道處死只宅得自己一點愛弟之心以仁爲主而義以成之耳

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言其迹似　答有庳之人奚罪　又說到愛弟去　無時不見　无乎亦見

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庳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

咸丘章全旨○此辨舜事以正君父之大倫也首節辨無臣君之理重堯老而舜攝句是據事而斷其誣中二節辨無臣父之理重爲天子父四句是原心而斷其妄末節又引舜能化親以破父不得而子之說不重

咸丘節○咸丘蒙問曰古語有云盛德之士德雖過於君亦當尊其君不得以君而爲臣德雖過於父亦當尊其父不得以父而爲子夫何舜卽天子位南面而立堯本君也師諸侯北面而朝之是臣其君矣瞽瞍本父也亦北面而朝之是臣其父矣此時舜雖安於堯而不能不動心於父望見瞽瞍朝已其容甚有蹙然不自安者孔子有感而嘆曰於斯時也君臣父子之大倫已亂天下岌岌乎其危哉蒙家所聞如此不識此語果有其事否也孟子曰否無是理也此非君子明理之言乃齊東野人目不覩禮義耳不聞詩書者之語也蓋當時堯老倦勤舜只代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爲天子也何以驗之堯典曰舜攝位二十有八年堯乃徂落而終畿內百姓哀慕如喪父母三年至於四海之民雖無服亦皆斷絕八音不作樂焉可見天下以堯爲天子也是以孔子嘗云天無二日並照之理民無二王並治之理據孔子之言而斷之典所載之事可見堯崩之後舜始卽天子位也若舜既爲天子矣乃堯終之後而舜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服三年喪是堯一天子舜又一天子而二天子矣民豈有二王之理乎臣堯之說可不辨而見其謬矣

盛德之士至岌岌乎皆是時人語盛德二句古語本意是言盛德之臣子卽君父亦不得以不善及之正末節孟子之意時人錯解引來爲責舜張本言士雖盛德必不得屈君爲臣屈父爲子見德不勝分都是說舜不是處堯老舜攝明是舜未嘗南面而立此句是孟子以己意斷之最有力引堯典與孔子之言總是證明堯

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

三句是古語

此是好事者誣聖人以妄解古語

時人造爲孔子之言以誣舜事也

一句斷定下俱是證

堯以天子崩則堯

在時堯未嘗一日不爲君

老舜攝一句引堯典只明得堯是一箇天子三年連上讀

舜之節○咸丘蒙又問曰舜無臣堯之事我既得聞命矣若不臣瞽瞍則尚有可疑者詩云普天之下無尺地非王土率土之濱無一民非王臣由詩言觀之舜既為天子矣則瞽瞍亦王臣中之一人耳乃獨不謂臣此何說耶孟子曰是詩也非天子可臣其父之謂也乃當時行役大夫為王事所迫不得歸養其父母而作也其意若曰今此莫非王事凡為王臣者皆當任勞何獨以我為賢而勞之也是莫非王臣乃詩人之辭而行役失養則詩人之志而志為要矣是以善說詩者不可泥一字之文而

節孔子之言以斷堯喪之事則堯在百舜未嘗日不為臣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岌魚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顰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害一句之辭必不可泥一句之辭而害作詩之志惟以己之意迎取作者之志或於言之中探討或於言之外推求乃可得古人之心於千載之下矣若但泥其辭而不求其志則雲漢之詩有云周家所餘之黎民至此無復有孑遺果如此言是周民眞無復有餘種也惟以意逆之特憂旱之故而甚其詞耳奈何泥其非王臣之辭而疑天子可臣其父乎

此節只是解詩舜不臣父之故尚在下節是詩二句言其引詩之非勞於王事四句原其作詩之志故說詩者四句示以說詩之法如以辭而已矣六句折其說詩之發言王臣必先言王上者見居吾土者皆吾屬也率訓循循土之濱日環海之內也士之賓使是海矣賢者勞賢字是能任事意二字不平惟賢故勞也志是一定的意則有反覆留折在逆字註解迎字是虛心體會徐徐接着他立言本旨便是以意去迎取也來說詩與引詩不同引詩者斷章取義以我之意爲主而以詩辭通之說詩者者須論世以古人之志爲主而以我意迎之逆字正是自己一般肯精神所在是爲二千年見必須如此普天四句辭也憂不得養志也嘗執普天率土之說而謂子可臣父是以辭害志處以文害辭原是例及之故下只云以辭如以六句一氣趕下周餘三句是辭憂旱是志不可泥雲漢之辭而失憂旱之志又安可泥北山之辭而失不得養之志乎故借作比例以見辭之不可泥如此

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先提出討無臣父之說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次解詩意矣字略斷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泛言說之法不泥文始不至害辭害志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此指以文害辭之失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

孝子節○且子謂舜之臣父者以舜爲天子也豈知舜爲天子正所以尊養其父乎蓋爲人子者用力用勞以事其親亦可言孝然或分有所限未可言至也孝子之至則莫大乎尊親而隆名徽號之有加焉凡有邦有家以顯其親亦可爲尊然或勢有所拘未可言至也尊親之至則莫大乎天下養而四海九州之奉備焉今舜既爲天子而尊瞽瞍爲天子之父尊之至也富有四海而養瞽瞍以天下之養養之至也尊養並至此舜之孝所以爲至而可爲天下後世爲人子者所取法者也詩曰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可以爲天下法則此正舜尊親養親之至之謂也豈有臣父之理哉

首四句泛說爲天子父四句方着舜說至就極致言大就盛而言孝是綱尊養是目首四句似遙歸在養親上下四句又分開何也推孝字虛尊字實而尊字虛養字實也尊以名言養以事言然未有尊而不養者故註云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爲天子父四句只是從人追稱舜之遭遇不是孝子自己設想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何嘗有欲如是節引詩只重則字不重思字則字從上兩至字看出見此是言古不易之常理引詩只明此意以見孝到極盡處斷無臣父之理

書曰節○然古語所云父不得而子者亦自有一種道理書言舜敬事瞽瞍每往見必夔夔然以齋莊之容作戰栗之色無一念一時或忘由是精誠所感瞽瞍亦信而順之化頑爲慈即書所言可見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是所謂父不得而子也豈如子臣父之謂哉

祗載句指常時言見瞽瞍夔夔齋栗句以見瞽瞍時言先若通管上二句末句卽在亦允若看出

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眞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眞無遺民也

上節就詩說此就臣父說若云子謂天子爲一可以不臣其父吾謂天子正可尊養其父耳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養去聲○言瞽瞍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

父不得而子咸丘蒙以位言此則以德言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是

堯以章全旨〇此見堯之禪舜出於至公通章總發明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意而
詳其所以與則歸之天究其所以為天則驗之民故以泰誓終之

堯以節〇萬章問曰相傳堯以天下與舜果有諸孟子曰無此理也蓋天下雖統於
天子而實天下人之天下凡為天子者不能以一己之私而以天下與人豈堯獨能
與舜哉

章看與字做有心之與便見自堯作主的予天子句括盡一章大旨此天子槩說
未方繳堯不能與不能字內有不得自專意節含下天與人與說天下註謂天下
人之天下如云公器一般對一人之私有私字看既非私有安得而私與

然則節〇章自堯既不能以天下與舜然則舜以匹夫而有天下也果孰與之曰帝
王之與皆由天授舜之天下亦惟天與之堯不過承天之命而已豈能以天下自專
哉

當時以傳子為德衰傳賢為盛事子噲子之之事所由來也孟子直斷為無此理
而兩處皆歸之於天至究所以天與之者則又以人歸為之本此等議論杜奸雄
覬覦之心堅宅啟暴厲之志不但評論往事為有判決矣

天與節〇章曰帝王傳位必有叮嚀告諭之言乃見其為與今舜有天下為天所與
則天亦諄諄然命之乎無以命之又何從見其為與也

章非疑天之有言只是見天與之無據

曰否節〇孟子曰否天豈必諄諄然有言以命人哉蓋天意不可知而行與事則可
見惟就舜之行與事默示其意而已意之所在即命之所在豈待諄諄然以言命之
乎

行與事註繼分以下主祭主事觀之則皆事也但事自身出而行固在其中所謂
出乎身而加乎民自其出乎身言行也自其加乎民言事也以示字換他命字最

為父不得而子也 見音現齊側皆反〇書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〇**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 有所制而不得擅專曰不能 **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疑天與無據非其欲有言也諄之淳反〇萬章問也仍在舜身上看出天來問天 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亦在舜見 行去聲下同〇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

妙命是顯然事言示則默然意授其若啓若翼無不如意處即天示以與之之意如後面之神享民安是也但猶未說破耳而已矣言只是如此意

以行節口章旨天既以行事示之必有可見之迹敢問其示之者如之何孟子曰欲知天之命舜但觀舜之得天可知矣盖天子能薦人於天然天意之從違未可知也不能使天必與之天下猶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必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必與之大夫國家皆然而况天位之重乎昔堯以舜之德可居天位使之攝行大事以覘薦舉之當然不能必天之必受也乃其行與事克孚乎天心而天即受之以舜之德可治天民使之歷試諸艱以示黜陟之意然亦不能必民之受也乃其行與事克協乎民心而民即受之夫薦舜於天是暴舜於民此行與事所在也至於天受之民受之則天之所以示舜而非堯所能使矣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天子六句泛言以起下文三段以天子薦人爲主諸侯大夫是比例不必說到天上薦人於天主衡授說本說薦人於天而井曰暴之於民是從民心驗出天意故末句仍總歸到天示分明將民與納在天與內薦與暴中俱有行與事在暴訓顯是顯示斯民將君臨之意天受民受是受其之薦暴非受舜也薦之於天而天受在天受處示其與之之意暴之於民而民受在民受處示其與之之意故曰以行與事示之但薦暴與受之實俱在下文此只渾渾說爲是

敢問節口章旨薦暴而受至此始泛矣敢問薦於天而天受之暴於民而民受之其實事何如孟子曰鬼神所在即天所在堯使舜主祭而百神皆歆其祀是享之非薦之天而天受之乎堯使舜主治而百姓皆被其化而安之非暴之於民而民受之乎天受之即天與之也民受之即人與之也天人交與堯不得而與焉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八臣唯有助祭攝事而使之主祭主事儼然謂其可爲神人之主而昭告於天顯

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既不能使則堯舜之行與事有以致之可見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天受民受俱炤其行與事合於天民言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反下同

口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爲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荐暴而受似乎沓然其故復究其定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臣只有助祭攝事而使之爲

示於民正是薦◯處享在祥應上見得如陰陽和風雨時便是享字作服字看命五典克從百揆時敘意與雖無據受却可憑以受爲誠正天人切近處天受民受中兼行與事如主祭則誠敬之心屬行而品物度數屬事主事則主於根本之地屬行而紀綱政教屬事神享民安正天所示與之實也此二段是章內最掯斤兩處

舜相節◯然不但百神享百姓安爲足見天之所與也觀舜之相堯至於二十八年其歷年之多而施澤於民最深此非人力所能爲天實爲之也是天與之意見於爲相之時如此至於堯崩之後三年之喪畢舜以爲有堯子丹朱在避居於南河之南或天下思堯之德而歸其子也乃天下之諸侯朝覲者不朝見丹朱而皆來朝見於舜訟獄者不赴愬丹朱而皆來赴愬於舜謳歌功德者不頌美丹朱而皆來頌美乎舜人心翕然來歸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故曰天與之也舜見天意如此然後自河南復還中國而踐天子之位焉入使乘堯之崩而竟處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位也豈得爲天與乎是天與之意決於爲帝之日又如此

上文發明天與之意盡矣此又推堯在時歷相之久至堯崩後人心之歸統始終本末言之見其無往非天所與也二十有八載重在施澤久意下朝覲訟獄謳歌皆本於此舜方避之民愈歸之由天使之固結於二十八載之前是以響應於口十八載之後也南大也相歷下載節包在上載內故曰二字只承上申足之辭喪畢始避者前此百官聽於冢宰故也謳歌不必至前故獨不言之字末四句反言以足其意賤有處而不欲履之意居有據而不肯避之意而字作如字看此章天字以上帝之主宰言理與數皆在其中冀州爲帝都河在其南故曰南河

主祀然祀可以爲神人之主而昭告於天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示於民正是五典昇應處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泊去聲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上文天與人與就平日此言天與以歸往之時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此下八與亦總就臨時言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

泰誓節○何以見民心歸舜而為天與耶泰誓曰天未嘗有目以視但從我民所視以為視未嘗有耳以聽但從我民所聽以為聽可見天命生於民心而民歸莫非天意斯言也即我所謂舜為人所歸即為天所與之謂也知舜之天下由於天與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與之二句通章綱領中間從天受兼說到民受即朝覲一段俱納入天字中說天視二句只是以民驗天與他章重民又有別觀註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總到天上可見

人有章○全旨○此以天與賢二句為綱首節叙民之從賢從子次節承上節而斷為天意之更賢與子皆以禹益為主藉舜為客以形之正意已盡此二節下是以伊尹周公之不有天下形益之不有天下只是餘意仲尼不有天下又借以引起伊周末引孔子之言總結上文正與天與賢二句相應

人有節○萬章問曰人有言堯舜盛德故能公天下以傳賢至於禹而其德稍衰不傳賢而傳子有諸禹之德果衰乎孟子曰此言非也聖人所為不然也與賢與子但看天意何如若使天意欲屬之賢則必而與賢不能違天而與子也若使天意欲屬之子則從而與子不能違天而與賢也可以見與賢與子之皆天也昔者舜薦禹於天任之為相十有七年舜之心固欲與賢也及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乃天下朝覲訟獄謳歌者皆不從商均而從禹亦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民心之歸禹如此若禹薦益之時則不同矣禹亦嘗薦益於天任以為相者七年禹之心亦欲與賢也及禹崩三年之喪畢益亦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但見朝覲訟獄者不歸益而歸啓曰啓乃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亦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啓乃吾君之子也人心之歸啓如此

天與賢二句要看兩則字見聖人奉天無私處二句雖平側重與子一邊註於二字從堯舜使賢求堯薦舜上章已見故孟子從舜薦禹說起蒙存謂此章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一章之大旨也若舜薦禹於天至不從堯之子而從舜

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上以民歸爲天以取證故引此申決之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不傳而傳使疑聖人有意了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襯人言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至於四字是說禹之德不及舜故此就舜說起言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亦欲傳矣而不傳子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此節只言民之歸賢歸子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尚未露出天字此節只是案下節是斷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

是言天與賢之事益薦於天至吾君之子是言天與子之事其下條丹朱之不肖至施澤於民久是言天之所以與賢也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至施澤於民未久是言天之所以與子者也蓋皆非人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也昔者舜薦禹於天至未是說舜禹皆欲賢但舜與賢而民從之禹與賢而民不從以見禹未嘗欲與子也

丹朱節○夫民之歸舜禹而不歸益者其故為何蓋堯之子丹朱其德不類於堯舜之子商均其德亦不類於舜已不足繫民心矣而舜之相堯二十有八年禹之相舜十有七年歷年多施澤於民久以相之久而遇子之不肖此民所以不歸堯舜之子而歸舜禹也若啓之賢能以敬德承禹之道已足繫民心矣而況益之相禹不過七年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以子之賢而又遇相之不久此民所以不歸益而歸啓也夫均之為相而益之相不久異於舜禹之相久均之為子而禹之子賢異於堯舜之子不肖此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蓋凡在人莫之作為而予奪去就有自然之理而不可測者天也在人莫之召致而窮通得喪有一定之數而不可移者命也可見從賢從子皆出於天命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而非禹之有意於傳子也

此節推論民從舜禹不從益之故丹朱六句與啓賢四句相對各有兩層宜重子一邊相只帶說益子而賢則為相者不論久近總無得天下之理故下專言繼世而不及為相不肖只是不肖父之神聖啓賢賢字與上不肖對能敬七字正是賢處承繼禹之道全在一敬敬字重看舜禹益二句總括作過文逼出天字非人句足上句意末四句又推開泛說上為字是作為下為字是排定以自身言致是招致至是自來以後日言為在先致在後為之即所以致之如為善致福為惡取禍之類天與命只一理而微有分別天則天理之本體命則天理之命於人者理字包得氣數故命字兼清濁偏正厚薄修短言如子之賢不肖清濁偏正之理也為相之相去久遠厚薄修短之數也而天則所以主宰之者也

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

承上節民從不從而推其故由於子之賢與不肖而又推其為相之久不久

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

又承上段而推其出於大

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

匹夫節口益不有天下固出於天而自古聖人不有天下者非獨一益爲然也凡起匹夫之微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如堯知舜以薦之者故大聖如仲尼其德雖無愧於舜禹然而上無堯舜之薦則亦徒老於春秋而已

歷舉羣聖之不有天下皆出於天以明禹益之事有德無薦固不有天下有德有薦亦不有天下語似兩平然上節不過引起下節觀下文只申明伊周可見匹夫對天子言不論有位無位舜禹爲相時亦匹夫也

繼世節口若夫有德有薦而亦不有天下者何也蓋天欲與一匹夫則必奪一繼世故凡繼世而有天下其祖宗功德未泯天心眷顧未衰若天之所廢必大惡如桀紂然後廢之故益伊尹與周公雖有舜禹之德又有天子之薦而遇啓與太甲成王之賢亦終不有天下

此二節合看方明得禹益之事上節註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可見伊尹相湯二節總不過申明繼世一條故只云兩條天不廢繼世意最重正與天與子意相關且泛說暗指着啓兩節文勢雖平較重此節言仲尼固是陪客益伊周類敘亦以益爲主伊周又是客此見天意原在繼世傳賢是千古變局傳子是千古正局則禹非德衰可知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之相之相並去聲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言自古不有天下者非止益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言自古之傳子者非止一禹見禹德非衰也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

伊尹節○以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言旦之伊尹相湯代夏以王天下其功業盛矣宜其有天下也乃湯崩太丁未立而歿其弟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於是立太丁之子太甲而太甲顛覆湯之典訓伊尹安置太甲於桐宮三年太甲乃翻然悔悟自怨以懲其既往自艾以治其將來居桐之日遂能去不仁而處於仁改不義而遷於義三年之間一惟伊尹之言是從伊尹乃復自桐宮而迎歸於亳焉此伊尹所以不有天下亦由太甲能守先業也知伊尹則知益矣

析湯致王言其德可有天下嗣君顛覆言其勢可有天下而天意屬太甲則丙壬之二年四年天若促之三年聽訓天若啓之句句要見天與太甲意自怨是追咎已往自艾是修治將來自怨自艾句絕於桐連下讀二年四年註引程趙二條諸說所主不一朱子謂此類不必深考具當闕之註於此云不有天下之事用一事字以本文有實事也下云不有天下之意用一意字以本文只舉大意無實事也

周公節○以周公不有天下之故言之周公以元聖之德居冢宰之位宜其有天下矣乃繼世之成王爲周家守成之令主所以周公雖聖亦不得有天下猶益遇有敬承之啓而不有天下也伊尹遇有遷善之太甲而不有天下也益天不能廢啓以與

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此節見尹之賢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天叔以此二人待太甲之長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太甲能改過遷善便不爲天下所廢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

相王皆去聲艾音乂○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芟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

益廢太甲以與伊尹亦豈得廢成王而與周公哉又何疑於益也
此亦重成王之賢上雖未明說成王卻是慮含其意周公在通章只當在本節爲
主僖益尹例說尹則宿中賓而益則主中賓也此與上節只反覆言繼世之有賢
君必無得天下之理施澤久近且勿論
孔子節○孔子有言曰唐虞以天下爲公而不私其子夏后殷周以天下爲家而不
必與賢或禪或繼其迹雖似不同然禪者非以揖讓爲名繼者非以世及爲私義在
於與賢則與賢義在於與子則與子聖人不過上奉天命求合乎當然之理而已豈
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觀乎此則知禹之繼無異於堯舜之禪也何疑禹之德衰哉
引禪繼並說與前與賢與子二句相應意側在繼邊見繼之無異於禪也不直曰
皆是義而曰其義一正從奉天命而無私處看出義之一來見得皆天下之常經
古今之通義不可伸此而詘彼也註於皆天命也下着聖人豈有私何自南軒添
天命而已矣之意
伊尹章全旨○此反覆辨尹無割烹之事並樂堯舜之道何非其義以下詳言以堯
舜之道正己幡然三節詳言以堯舜之道正天下吾未聞一節承上斷其正天下
出於正己必無辱己之事末引書作證愈見非辱己者所能爲
伊尹節○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欲見湯而無由乃身爲庖人因論宰割烹調之事
喻及王道以要求湯使湯知而用之果有此事乎
此與上章開口說人有言便見不見於經典不傳於聖賢而籍錯於好事者之口
矣輔氏謂戰國之時人不知有義理之學汲汲然志於功名事業以求其富貴利
達雖枉己辱身有所不顧故設此等議論上以誣聖賢下以便己之私也按書
傳伊姓尹字也名摯阿衡君官號湯妃有莘氏女也所以有隨嫁從臣負鼎俎兹
庖人之類
耕莘節○孟子曰人言非理伊尹所爲不然也伊尹當未遇之先躬耕於有莘之野
其心所欣慕而愛樂者則在堯舜之道焉所樂既在堯舜則凡辭受取與必揆之堯
舜之道義設使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不但已不爲小和所動即祿以天下之富勿顧也
繫馬千駟之多勿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不但大處不苟苟且即一介不以與人

背田嗣君之賢故天不廢之也
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夏
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天是義所從出義是氏之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
着落處
其義一也 禪音擅○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
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爲此說 此節即其窮居之所以見其無割烹之事
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 天下千駟

以傷惠一介不以取人以傷廉其律己之嚴自耕莘時而已然矣
劈頭從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說起見其窮居所守之嚴如此則斷無割
烹要湯之事可知堯舜之道微而精一執中顯而六府三事俱是道原載在詩書
故註補頌讀一層詩康衢之謠舜皐之歌書即二典三謨是也樂訓欣慕愛樂有
講求不厭體行不息意下舜受取與之不苟正是樂堯舜之道事然亦是想見其
行誼當如此非有事迹也道是體義是用道只是一箇道之隨時得宜處即是義
非義即非道也四其字即指堯舜不曰是義是道而止曰非義非道正從非義道
處見所守之不苟也天下千駟一介極多少而言之世或拘小而遺大或務大而
忽小必兼舉而始足見其德之全耳一介不取與即是伊尹通身本領所在不是
一介取與小後來在天下之重大蓋道義在一介不曾少在天下不曾多不待推
廣方見其大也

湯使節口伊尹窮居一無所苟故其出而用世尤不肯輕當時湯聞其賢使人執幣
帛以聘之乃抱道自高囂然自吾人出處審乎己何用湯之聘幣為哉豈若我處
於畎畝之中誦詩讀書由是以樂堯舜之道而自得哉此非欲終畎畝也不敢輕出
以褻堯舜之道也

聘正與要相反此節見其始進之不苟下節述尹欲從湯之言見其終應聘之不
苟也堯舜君民之心自誦讀樂道時已具之矣但此時不能必湯之果行其道與
否苟受聘而出不能堯舜其君民則不如獨樂其道之為得矣所謂達可行於天
下而後行之者也何以聘幣為句實見得無求於人是無欲也我豈若二句實見
得有得於己是自得也

湯三節口而湯不以一聘遂已也三使往聘之君見道之可行也乃始幡然改其初
志曰吾人出處又關乎世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出而以道
致君使是君即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出而以道澤民使是民即為堯舜之民哉吾
豈若致君為堯舜之君而身親見其道之行於君澤民為堯舜之民而身親見其道
之行於民哉湯之聘有不可終辭者矣

三聘則尊德樂道之誠可見尹此時度湯必可為堯舜而足以大行其道矣所以

介舉其極大言小者言然在物有大小以道而視之則一也

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〇樂音洛〇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此舉其難於進者以見其非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囂五高反又戶驕反〇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此節舉其進身而相湯之言以見其非要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

幡然改益全爲道而出也故本節三箇豈若止爲堯舜之道計正見其出處之正非爲功名爭業起見也末句即承上兩句說益堯舜其君民就是親見其道之行子曰親見便與心契神交與徒誦讀時不同前節豈若内重外輕之別此節豈若[illegible]實事之別

天之節○[illegible]應聘者度之君度之民而皆度之天也天之生此民也知覺同具而有先後雖齊夫欲使先知此理之當然者啓迪夫後知之人先覺此理之所以然者[illegible]使之同歸於知覺也天所望於先知先覺如此予於天所生民[illegible]爲先覺者也[illegible]拂天之意而不以覺民之責承乎天哉予將以堯舜之[illegible]者使非予有以覺之則後知後覺所倚賴者將誰爲予受其責也

此節[illegible]已所以應聘之意首五句是推原天心如此予天民之先覺句是天有意於尹[illegible]將以斯道句是尹之所以承天末句反繳見已不得自諉之意知就事言覺就理言朱子謂知是知此一事覺是忽然自理會得知此一事是逐件知忽然理會得則貫通全體矣知淺覺深知有界限覺無偏全覺可以該知故下獨言覺先後字可玩見人未嘗無知覺特有先後耳中亦兩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去喚醒他將字非指後日正就今日應聘言以斯道以字中包有許多德禮政刑作用在末三句須見得悲天憫人意方與後世與雄自負大言不同

思天節○即尹之言以推其心尹思天下之民皆吾一體必皆遂生復性而後已之分盡使或匹夫匹婦有不獲被堯舜之澤者由已不能以道濟之即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情不能安義不容諉以一人之身而自任以天下之重有如此惟其重於自任是以急於救民見夏桀暴虐民不被堯舜之澤者多矣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焉正欲使斯民皆被堯舜之澤而在已無負先覺之責也

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 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此節亦是尹自言其從湯之意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 即上二節尹之言而推其意

一思字直貫至溝中句全從上覺民念頭來被堯舜之澤不專指敎兼有養節上覺字亦包有養在盖正德必由於厚生也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是孟子就其思而想見之如此亡字乃鄭重之詞此句承上二句引出伐夏救民來故字緊承看說

吾未節○伐夏救民尹之所以正天下也割烹要湯辱己甚矣吾未聞枉道求食已不正而能正人者也況辱己則不止於枉己而正天下又不止於正人乎即尹之能正天下而其不辱己可信矣人之致疑於尹者徒泥其近君而不去遂議其行之未潔耳不知聖人之行不能盡同也或遠而遁於山林或近而居於君側或不屑就而去或不屑去而不去迹雖各異要其歸則遠而去者固不肯苟同於流俗即近而不去者亦不肯輕變其生平總歸於潔身而已矣尹固聖人也豈有辱身之行哉

此節變辯無要湯意自瞭然至伐夏救民皆是正天下事既能正天下决不肯辱己首二句是通章斷案聖人推開泛說遠近就桀仕者出處言去不去就己仕者去就言潔正與辱對車近頭不去邊方切伊尹歸要歸也遠與去者以車道其潔身易知近與不去者以行道其潔身難知

而以之濟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 句絕結

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盖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一句承上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 斷其非要湯

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又推開說凡聖皆同不獨一尹

行去聲○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

吾聞節○即如人言所謂要湯者亦以尹樂堯舜之道道在而湯不得不求之是以堯舜之道要湯吾聞之矣若謂割烹要湯則正天下之謂何而豈吾之所聞者乎
前路節節可證無要湯事却無一句明說出此借他語反掉收拾其承認要字正辨自要字也蓋尹有堯舜之道湯不得不來求之即此便是要謂其有以致湯之求也

伊訓節○使有割烹之事則必不能成伐夏之功矣而伐夏之功何以證之伊訓載伊尹自言曰天討自桀始攻於牧宮之地由我輔佐成湯剏其事於亳也觀書所言理明義正自任之重如此豈辱已要君者而能為此乎割烹之說何敢誣聖人也
此節伊所自言而見其任重之意則其不肯枉道自汚以要君可知註謂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見得此等大功業固非割烹者所能為也勿徒作引證語看

或謂章全旨○此見聖人所主之不苟重次節義字命字上次節即處常以見其不苟主三節即處變以見其不苟主末節舉觀人之法以見必無苟主之理所以書上二節之意也

或謂節○萬章問曰或謂孔子至衛因瘍醫癰疽者得近於衛君乃即館于瘍醫之家及至於齊因侍人名瘠環者得近於齊君乃即館於瘠環之家蓋欲借二人之力以自通也果有此事否乎孟子曰豈有大聖如孔子而肯主非其人者哉此言大不然也乃好事之人欲借聖人以自掩其趨附之私故剏立此說也
於衛於齊見其不一而足直是無處不干進也大抵戰國策士多緣倖人干進故誣聖賢以藉口雖孔子大聖猶有此議也

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以道要便不是真要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孟子曰否謂其主之以求進也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

於衛節○吾聞孔子於衛主於賢人夫顔讎由之家彼時衛幸臣彌子者其妻與子路之妻爲兄弟之親因對子路曰孔子若舍顔讎由而主我則我當先容於君衛卿之位可立致也子路述其言以告孔子孔子曰位之得失自有命焉彌子安能使我得用於衛而我亦何必主於其家乎即此觀之可見孔子平日凡進而用世必維容辭遜而進以礼不易進也退而引去必明決果斷而退以義不難退也礼義盡其在我而得位之得與不得則曰有命其以義命自安如此向使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義當退而不能以義自守命當不得而不能以命自安是無義無命也而謂孔子肯爲之乎而主癰疽必得其人亦可知矣

首句提起便見聖人不苟所主之意不可與彌子之妻數句一直序下引彌子正與癰疽相形彌子之妻三句是序彌子得與子路通言之故子路以告只是通知夫子之意非疑聖人可從權也上有命專指衛卿之得言命所以安中人非所以制君子孔子有命之說原對彌子而言故孟子頭補出礼義方見聖人所謂命正與礼義相依進以礼二句指生平大段說不指處衛一事末二句方拍合到萬章問語進以礼就平日不輕進上見退以義就平日無難退上見得之即是說進不得即是說退有命即是說以礼以義三句語氣直說下凡人以氣數爲命聖人以礼義之合不合爲命苟不合礼義則是命該退與不得矣聖人亦非擇礼義而進退聖人之進退無非礼義礼義之所在即命之所在此義命合一之學三句須看得輕重如云進固以礼而退必以義得固有命而不得亦有命重退與不得邊與下無義無命看自見當退不退是無義不當得而得是無命此乃頂退一邊原只消用義字不必補礼字不是以義該礼之說

孔子節○且孔子不特處常之日不苟所主即造次之時亦有不肯苟者孔子嘗不得志於魯不悅而適衛又不得志於衛不悅而適宋宋司馬桓魋將要截孔子而殺時孔子微服而過宋適陳是時孔子正當阨難宜不暇擇人而主矣然猶主於後爲

吾道言主事之人也**於衛主顔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癰疽侍人之得君未必如彌子之專亦未必如衛卿之可得乃其指彌子者**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尚如此則癰疽侍人可知**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讎如字又音犨○顔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顔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孔子不悅**主癰疽侍人之時未必有要殺之危乃必擇**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貞子而後主則其不苟主可知**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宋司城之官名貞子者今爲陳侯名周者之臣之家處患難猶不苟如此況齊衛無事之時而肯輕主哉

此節是進一步語孔子當戹句最重見得死生之際尚猶不苟所主如此微服是卑微其服使人見之不覺也主司城十字當作一句讀司城貞子先仕陳後乃歸宋爲宋司城沒而謚以貞孔子至陳適貞子方仕陳而因而主之曰臣明其非癰疽侍人比專稱其謚見其爲賢人也陳侯周陳懷公子爲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宋以武公名司空因諱其名乃改爲司城

吾聞節○夫君子小人其類自別盍徵之觀人之法乎吾聞近臣處於國中常爲人所主者欲知近臣之賢否但觀其爲何人之主而近臣可知矣遠臣來自他邦常主於人者欲知遠臣之賢否但觀其所主之何人而遠臣可知矣彼癰疽侍瘠環即近臣也孔子至齊衛即遠臣也君以大聖人而主於至不肖之家不類之甚也尚可爲孔子哉

此只就上兩節而申明之上二句泛說以起末二句註類字最妙以觀近臣之法推之則知癰疽侍人必不爲孔子所主以觀遠臣之法推之則知孔子必不主癰疽與侍人上句伴下句說重孔子必不肯看所主一邊

或曰章全旨○此辨奚無干主之事議論都是無中生有中節叙事末節斷語其斷案只在百里奚不諫一句內看出智字來又從智字上推出賢字來賢智二字是通章眼目

或曰節○萬章問曰人有言百里奚欲往見秦穆公而無資遂自賣其身於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爲之食牛以此資緣求見於穆公因以爲相不識此語果然乎孟子曰否此言殆非然也爲此言者多由好事之人欲自掩其汚辱之行而假借古人

要平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閒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上二節以寔事斷其无苟主此節以類從而斷其无苟主所以盡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上二節之意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

借徑以西久便有病

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食音

之名耳豈百里奚而肯爲食牛干主之事哉
按史記晉獻公滅虞虜虞君及奚以歸晉姬適秦以奚爲媵臣奚恥之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秦穆公聞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因使人請以五羖羊皮贖之穆公乃釋其囚授之以國政號曰五羖大夫據此五羊之皮乃穆公所用以贖奚者此云自鬻而得之蓋好事者之論焉耳說約謂五羖大夫即討羔羊之皮素絲五紽之義言其節儉也史記與自鬻之言盡妄

百里節○蓋百里奚雖仕於秦而生長於虞實本虞國之人也當其在虞何嘗知有秦只因晉人聽荀息之計伐虢恐道經於虞爲虞所阻乃以垂棘所出之璧玉與屈地所產之良馬賂虞假道以伐虢實欲先取虢而併取虞也是時宮之奇以輔車脣齒之說諄諄諫止虞公不聽百里奚見晉人之詐已成虞公之昏難悟以爲空言何補因而不諫此其去虞入秦之由如此
此先叙去虞入秦爲下文論斷張本叙晉假道又夾入宮之奇一襯以諫形起個不諫見虞公黷貨愎諫原是不可諫者一智字已具不諫中故註吊起知其不可諫來說但此處且勿露南軒謂奚於虞在不必諫之地及知其不可諫諫必不聽故不諫而去使在當諫之地而不諫已是不忠之臣可謂智乎想奚與奇必所處地位有曾卑疏戚之不同奇在所必諫而奚可諫可不諫非必奚智而奇反爲不智也

知虞節○言奚之不諫非不能諫也固知虞公之不可諫不得已而去之秦時年已七十矣其閱世已久見理甚明若食牛干主之賤顯然易見而實不知辱可謂老成有智慮者乎不智則必不能知語默之宜其知虞公之不可諫遂止而不諫當默而默非見幾之明者不能豈可謂不智乎不智則必不能知去就之分知虞公之將言不惟不諫而又先去之可行則行非有保身之哲者不能不可謂不智也不智則必不能知廢興之機當其去虞而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爲也遂委質以相從可仕

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此叙事以待下文之斷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　爲奚出脫

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虢皆國名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　此五句轉轉喚起下三段以斷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　此三段承上五句斷其爲智以所

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

則仕非有擇主之明者不能豈可謂不智乎其智既有足稱其中必有定見彼飯牛干主而謂智者肯爲之哉且不但有過人之識而更有輔世之功觀其相秦而使其君聲名顯於天下遺烈傳於後世功業之盛如此豈不賢者所能爲乎夫既有賢者之事功則必有賢者之志節若使自賣其身以成就其君自汚辱之羞赴功名之會此雖鄉黨箱知自愛者亦不肯甘心於此曾謂賢如奚者而甘爲此乎好事之言誣亦甚矣

緊從上不諫二字看出智字前四段以首一段爲主下三段總由明首段蓋極形其智以見必知食牛干主之爲汚也不諫一段申首段中不可諫見他知幾之智先去一段申首段中知虞公見他知廢之智舉秦一段申首段中去之秦見他知與之智不如此看則三段贅矣然究之三段總由知幾中推出相秦二段一正一反上段再起立下段之案下即承賢字明斷之重下段智以識見言賢以抱負言二智一賢大段只是兩截而智有四層賢爲兩層文法極錯綜變化

知言見其必知要主之爲非

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此下斷其爲賢以所爲言見其必不肯爲於主之事皆是據理推出

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汚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汚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

伯夷章全旨○此表孔子之異於羣聖以寓願學之意前四節叙事第五節評斷六節言孔子之智聖兼備末言孔子之聖由於智總明孔子之全異於三聖之偏也通章重聖之時句而時之妙全在於智益聖非時中不可語大成非智不能進時中也

伯夷節○孟子曰聖人之德無不盛而制行則各不同古有伯夷者其持己也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其處世也擇君而事非其可事之君弗事擇民而使非其可使之民弗使世治則進而效用於世世亂則退而獨善其身其視橫政所出之朝橫民所止之地惟恐有累於己不忍一朝居也且不特橫政橫民不忍居即思與鄉里之常人相處如着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惟恐有浼於己不能一息安也當紂之時正汙濁之世也於是避居北海之濱以待清明之世而後出此其志操益厲而立志人也故後世之人聞其遺風雖頑鈍無知之輩皆化而有廉介之操雖柔弱不振之夫皆化而有卓立之志而莫不興起也其孤介既足守己而流風又足感人伯夷之行蓋如此

通節讀伏箇清字意聲色二句是耳目之所接不苟非君四句是身之出處不苟橫政二句是居常之不苟與鄉人三句是暫處之不苟當紂三句是微其實於當時聞風三句是表其風於後世此節一段客一段治則二句重下句當紂三句總證上文如目所接皆惡色耳所接皆惡聲若非其君民非其民朝皆橫政野皆橫民紂師天下以暴天下皆不止為鄉人之類若另作二句說則與亂退及不忍居意見複不順頑如何與廉相反蓋無知覺者必貪昧嗜利也頑廉以知言懦立以守言頑廉懦立鄙寬薄敦觀於聞風者而二聖之清和愈見也都是極力形容他清和好處與前要見他隘不恭者不同清可以包廉與立志廉與立志不足以盡清之量和可以包寬與敦寬與敦不足以盡和之量寬以此當清和分位不得

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數節散上說去不似上孟一段深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段亦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總承上文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以知言夫廉懦以行言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謂不循法度頑者

伊尹節○古有伊尹者嘗曰苟可事卽是吾君何所事而非君乎苟可使卽是吾民何所使而非民乎其言如此故遇治世固進而仕遇亂世亦進而仕其一於進而不必於退者爲何嘗自明曰天之生此民也將使先知者啓迪後知先覺者啓發後覺今我幸而爲天民之先覺者也我將舉此道以覺當世之民而不容諉其責也推其心但使當世之民有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者痛自刻責就如己推而納之溝中而不能一日自安是其以一人之身自任天下之重也無所擇於世而有所責於己伊尹之行蓋如此

通節暗伏箇任字意何事二句是述其言治亦二句是因其言而狀其行天之生句又述其言而推其故思天下五句又卽其言而推其心語意一串天生斯民至末正發明治亦進亂亦進二句意

柳下節○古有柳下惠者苟可以事雖汙君亦委身事之而不恥苟可以居雖小官亦屈意爲之而不辭其進而事汙君爲小官也不肯韜晦以蔽己之賢必期直道以行己之志雖人放棄而不以爲怨雖身困窮而容無所憂其處進退之際直率坦夷有如此者至於處鄉里之常人和光同俗由由然與之偕而不忍去其平日常自言曰爾自爲爾我自爲我爾雖使人袒裼裸裎露身在於我側彼曰無禮耳安能玷辱我哉其言如此此其度量益寬大敦厚人也故後世之人聞其遺風雖狹陋之鄙夫皆化而有寬弘之量雖嗇吝之薄夫亦化而爲敦厚之行而莫不興起也其德近人爲易親其風感人而易入柳下惠之行蓋如此

通節暗伏箇和字意不羞六句是事上之和鄉人六句是處衆之和[illegible]

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不受君民治亂旋轉直要旋轉君民世界

在君以致民也

通節結穴在此句

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事卽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卽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

不枉道徇人方見能和

由立朝說到居鄉

又述其言以明上二句之意進不隱賢二句相足說猶云不枉道而必以道也遺佚只是不見用阨窮是因不見用而窮困鄙寬以量言薄敦以情言鄙字他處只訓陋此對寬言故訓狹陋凡言聞其風者皆道不行於當時而其流風餘韻足以聳動後世者也故伊尹不待以風言而獨言夷惠也若孔子道下不行於當時而不以風言何也曰孔子如太和元氣之運風不足以言之也

孔子節○若孔子則又不同當其在齊景公不能用而去齊也則炊飯未熟遂承水取米而行雖一飯之頃亦有不能待焉其在魯定公受女樂不朝而去魯也不忍遽去曰遲遲吾行也夫去齊如彼其急而去魯如此之緩者蓋去父母國之道也即此去魯去齊兩事觀之可見孔子之生平凡其去可以速矣則從而速去如其可留則又不妨於久淹也身可以處矣則從而退處如有用我則又不妨於出仕也行無轍迹而用合隨時此孔子之行也

遲遲吾行推因子路促行曰夫子可以行矣故夫子以此言曉之非必在路上遲遲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孟子解詞與去他國之道也相對爲類自孔子去齊至去父母國之道也是總孔子去國之實事來說下可以四句又自該其生平見無所不各當其可故註謂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一端兼去齊去魯勿誤認註專指去齊說四可以時也四而字因時也可以速而速四句比公孫丑易一則字尤自從容不迫與時偕行之意末以孔子也三字結便合三聖不可語此意

伯夷節○孟子因斷之曰夫夷尹惠與孔子其行事自然若異如此皆古聖人也然自我觀之聖亦不同伯夷節高天下無一些塵汙是聖人中之清者也伊尹身荷天下無一些退諉是聖人中之任者也柳下惠量容天下無一些崖異是聖人中之和者也若孔子變化推移總歸順應如元氣自然之運是聖人中之時者也

總是不忍爾我非慢世絕俗之意此正惠之寬 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 敦處 側爾焉能浼我哉故曰柳下惠之風者鄙天 舉所去之一述 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 一遲以該其餘 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先事无預期之心臨事无執著之心 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淅先歷反○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欲去魯不脫冕而行豈得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膰肉不至則可以微罪行矣 上文是叙事至此方斷 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

四聖字兼造極自然二意註無所雜二句是言造極勉而淸二句是言自然此聖字合知行說與下節聖字專就行說者不同淸任和時四字當着力讀是從聖字內分別出來勿倒說三子旣云一偏何謂之聖蓋聖只是做到極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强故謂之聖非中之謂也三聖不惟淸不能和和不能淸但於淸和亦皆過然却是天理中流出無駁雜雖是過當直是無纖毫渣滯所以爲聖人孔子集大成無所不該非特兼三子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時亦皆兼其所長夷惠尹之聖只是淸任和到極處孔子則是大而化之之聖其行之時中則淸任和時而出之亦無不到極處速也處也疑於淸而有或仕或久者存又未嘗不任且和也久也仕也疑於任且和而有或速或處者存又未嘗不淸也此聖之時也聖之時云者非聖人之趨時乃聖人之動固無不時也時之義正在變化不同處見有統看有折看統看今古只如一時而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無所不有折看者一時各有一天而治亂寒暑晝夜呼吸無所不分

集大節○然則孔子以時會羣聖之全淸任和一身兼貫其始謂之集大成孔子何以謂之集大成蓋樂有八音若獨奏一音則一音自爲起落是爲小成惟於衆音未起之時而擊鎛鐘以宣其聲俟衆音旣闋之時而擊特磬以收其韻金以聲之玉以振之是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金石二音何以能集衆音之大成蓋金不鳴則衆音無由而始自鎛鐘一擊然後衆音自翕然而作是金聲也者豈非開衆樂之端而爲之始條理者乎玉不振則衆音無由而終惟特磬一擊於是衆音詘然而止是玉振也者豈非收衆樂之節而爲之終條理者乎始終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此樂之所爲集大成也由是而知始條理者卽孔子知無不盡之事也蓋孔子智由天縱凡淸任和之理條分縷析無一理之不精是智以啓聖之始與金以開樂之先者一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卽孔子德無不全之事也蓋孔子德本性成凡淸

須知聖之淸非淸之聖餘放此聖人動无一不
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
時非趨時也
孔子聖之時者也張子曰無所雜者淸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淸非聖人之淸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此上羣聖並言此則推尊孔子此下
就樂說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
言聲振不只是小可件件都由
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
之始終 及從樂說轉向聖人
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
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

任和之事經緯錯綜無一事之不當是以聖要智之終與玉以收樂之止者一也終

條理者聖之事也

集大成節接上時字夜惟其時熙不拘一定不但一方自然包羅統括而無所不備也集字包衆水成在內集大成樂是包羅天地兼綜百王不止兼三子之清任和也但章意是對三子說不必泛論首句大成是借影宗集大成也者至終條理也則只就樂上說勿夾入正意玩二而字便包括中間許多條理玩一之字便見玉振由於金聲實聲宣也是死字作活字用始始之也終終之也亦是死字作活字用條理即八音謂之條理云者有倫緒而不紊之謂始條理者析衆理於毫釐終條理者備衆理於一貫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是知所以引起這行猶作樂擊鐘以引起衆音也故以始條理爲智之事聖以地言造其極之名也力行所知而造其極這便是結果成就地位猶作樂臨了擊磬以收斂衆音也故以終條理爲聖之事智者知之所及謂知之所到處也聖者德之所就謂行之結果成就也智與聖是知行之已成名目知與行却是用工名目智字要見全意聖字要見全體意方與三子一偏之智聖相照孔子之異於三子者知之至而行之盡三子之不及孔子者知有所蔽於始而行有闕於終也此節乃時中之聖智玩始終二字便有智先於聖而聖本於智意但未明白故下文以巧力形之此兩節由時而譬之集大成由大成而分出始終由始終而逗出聖智由聖智而喻之巧力又由巧力而歸重於智語有次第意極聯貫註鎛鐘大鐘也特專也其擊磬故曰特磬磬是石但其石甚細且有異章亦玉類也故曰玉

智譬節○智以成始聖以成終孔子智聖兼全如此而聖又由於智也試取而譬之孔子神明內蘊全清任和之理而兼照之其智譬則射者之巧也德行默成體清任和之理而時出之其聖譬則射者之力也智全斯聖全猶夫射於百步之外也其發矢而至於的者乃爾射者之力也其發矢而中乎的者此是得手應心妙在於命中之先乃巧之所爲不專在於力也夫射之能中者不專在於力而在於巧則孔子所

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　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見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言極兼總條貫發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智

上言孔子兼全衆理此推其所以兼人處

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

以爲聖之時不專於聖而實由於智矣彼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此所以倚於一偏
而難以語時中之聖也
此節見孔子之聖由於智意聖智節上文聖智字此借射以發明之智譬則巧只
取見得不偏如射者之正見其的聖譬則力只取行到盡頭如射者之能到乎的
二句尚早說末三句方用側注以見聖由於智意由射句上須先說出聖由於智
來由作猶因上本說而此側注故既說譬喻復着猶字非由此射彼之謂上已出
巧字非爾力便是說巧不必謂語氣隱含不露也朱子謂三子未嘗無智只是知
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射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緫註三子之
行四句解上兩節所以偏者六句解末節

北宮章全旨○此明先王封建之制所以正當時之兼并僭竊也章內四提天子天
子二字最重蓋諸侯之去籍無天子也故特指出以爲爵祿之主天子一位至五
等是班爵之制通於天下君一位至六等是班爵之制施於國中天子之制節是
班祿之制施於天下天子之卿一節是班祿之制施於天子之國中下三節是班
祿之制施於諸侯之國中末節因庶人之祿而帶言之皆是舉其略而言班爵祿
之制先王公天下之大典也一則以土字與天下公共之而不敢私一則以職事
與臣下分理之而不敢專

北宮節○北宮錡因當時爵祿無制因問曰周室之初其班爵與祿也凡尊卑隆殺
之制原是如之何
爵以位定祿以田分爵設而祿因之兼君臣言班字有等級分明森然不敢僭意
如之何是問班爵祿之制度非問何故而班爵祿也

其詳節○孟子曰周室爵祿之制其品式章程至精至密今已不可得而聞其詳矣
蓋制度之詳載在典籍自諸侯成盜僭竊名號者以卑而擬尊兼并土地者以大而
吞小反厭惡先王之制度以爲不便於己之所爲遂滅去其籍此所以欲聞其詳而
不可得也顧其詳雖不可得聞然而規模之建立體統之昭垂尚有幸而未滅者

上聖智平說此方重知

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錡魚綺反○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 去則皆去聞則有詳畧各畧各非問職與貴各乃約畧之畧得其畧則詳者亦由之可推也

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畧也 惡去聲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爲也

專主爵天子說

天子一位公一位

軻也亦嘗於殘篇故老之傳而得聞其大略也今可爲子告焉
四其字俱指周制言略與詳對非闕略之畧乃約畧之意只是有其大綱無其節目非與不之存也註兼井以土地言僭竊以爵位言班爵之制有妨僭竊班祿之制有妨兼井

天子節○以班爵之通於天下者言之天下之大統於一父天毋地而爲之子者天子也天子之貴自爲一位尊無二上矣然非天子一人所能獨理也自天子而下其分理庶邦有爵位盛大以無私爲德者公也一位斥堠於外以君人爲德者侯也一位德足以長人者伯也一位德足以養人曰子德足以安人曰男則同一位天子總治於內公侯伯子男分治於外爵之班於天下者凡五等也以班爵之施於國中者言之一國之中統於尊出命足以正衆者君也天子君於王畿諸侯君於列國各自爲一位矣然亦非君一身所能獨理也自君而下其共理國事有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一位知足以帥人者大夫也一位才足以事人者士也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君出令於士卿大夫士奉令於下爵之班於國中者凡六等此班爵之畧也

爵祿班自天子乃統天子亦並列在班爵祿中者見君臣遞降詞去止得一間正先王公天下之至意封建之大原也但對上節諸侯去籍看則天子一位須提起講不可類敘下君一位亦要提起方見輕重位字有截然之分意等級也五等六等以漸而殺猶其有階級也五等封建之制皆指爲君者言六等命官之制合君臣而言君字兼天子公侯伯子男附庸卿大夫士兼王朝侯国自天子至子男皆有君道而公侯伯子男之位自天子始故與天子同其班自卿以下至下士皆有臣道而卿大夫之位自君始故與國君同其班

之制節○以班祿之通於天下者言之天子食賦於畿內其制地方廣千里蓋天子爵爲至尊故其地至廣也公侯以下則皆食賦於列國故公侯之地方廣都是百里其田賦之入視天子而殺矣伯之地方廣都是七十里其田賦之入又視公侯而殺矣子男之地方廣都是五十里其田賦之入視伯而又殺矣凡有此四等此外更有地不足五十里之數者凡遇朝覲聘問不能自達於天子但附於鄰邦諸侯以通其

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此公天下之大與一則以天位與天下共之而不敢私一則以天職與臣下分之而不敢專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此班祿於天下之制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此班祿於王朝之制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大國地

姓名謂之附庸則其爵愈卑而其祿愈薄矣祿之班於天下者有如此
祿出於田故以地言天子之制句提起說制字帶地字讀方字連下方者方正之意猶云橫直皆千里意非謂地方也觀公侯皆方百里可見千里百里方土田之可授民耕種以出賦稅者山川林麓不在內庸功也貢賦有限不能自達故以治民之功附諸侯以達於天子卽述職意也
之卿節○以祿之班於王國者言之王畿之內天子宰治於上卿大夫士分治於下本與外臣功勞而地近職親比之外臣尤重故王朝之卿所受采地比於大國之侯侯百里卿亦百里也大夫所受之地比於次國之伯伯七十里大夫亦七十也元士所受之地比於小國之子男子男五十里元士亦五十里也蓋諸侯入則爲王朝之卿士卿士出則爲列國之諸侯其分本相等故受祿亦相同也祿之班於天子之國者如此
王朝之臣比外藩之君尊天子也卿大夫士皆食采於千里內受地猶受田視侯謂視其君田三萬二千畝非受百里之封也餘倣此不言公以皆百里也不言中下士視附庸也王官受祿準於列服內外一體至公無私之心若涉居重馭輕尊爲御防天下此漢唐猜忌權術之所爲非三代聖王本意
大國節○以祿之班於列國者言之以公侯之大國而言地方百里提封十萬凡君與卿大夫士及在官之庶人皆仰給於其中焉君享一國之奉爲田三萬二千畝比之卿祿蓋加十倍之多卿田三千二百畝較之於君才是十分之一而實四倍於大大夫大夫之田八百畝較之於卿才是四分之一而實加倍於上士上士得田四百畝其祿則倍於中士中士得田二百畝其祿則倍於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受祿於官皆得食百畝之入焉蓋庶人身役於官既不得自食其力因給之以一夫之養使足以代其耕而已大國班祿之制固如此
首句卽承上公侯皆方百里一句見卿大夫士以下之祿皆取給於其中下兩節首句倣此君十卿祿正說君祿蓋君所得自爲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饗食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爲公用非所謂祿也王制大國三卿次國三卿小國二卿大夫各五人上中下士各九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亦只言其大槩相同其

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此下三節班祿於侯國之制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

君卿之祿厚厚而不殺

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之祿消消南文

實下士爲已仕之臣有田百畝者也庶人在官則職有大小事有繁簡祿宜有等加上農上次中農中次下農之等不比下士之田定得百畝之所入也故云足以代其耕此句專指庶人在官者說因其意未明故有未節以申之不必泥註食九人至五人疑下士亦有差也蓋下士百畝之入必視上農九人之食而無差等之殊以示別於庶人之在官者也註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三千二百人當以百畝食九人推加上去士之無田非指下士蓋如國學所養之賢學師所敎之聲是也府史胥徒民服徭役者是三項人

次國節二公侯之下有伯比大國次一等其班祿亦次之蓋伯爵之國地方七十里較之百里之地狹矣而國中卿大夫及在官之庶人則與大國一也故其因田制賦君之祿亦十倍於卿得田二萬四千畝卿之祿則止三倍於大夫得田二千四百畝至於大夫則一倍於上士而得八百畝上士則一倍於中士而得田四百畝中士則一倍於下士而得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皆得以食百畝之人使足以代其耕則與大國之制無不同矣次國班祿之制蓋如此

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者蓋卿而上其祿浸厚苟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淺薄苟爲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可殺者損有餘之意不可殺者體不足之意一見節用之義一見養廉之仁

小國節○伯之下有子男比次國又降一等其班祿抑又次之蓋子男之國地方五十里較之七十里之地又狹矣而國中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者亦與次國一也故其因田制賦君之祿亦十倍於卿得田一萬六千畝卿之祿則止二倍於大夫得田一千六百畝至於大夫則一倍於上士而得八百畝上士則一倍於中士而得四百畝中士則一倍於下士而得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皆得以食百畝之人使足以代其耕則亦與次國之制無不同矣班祿於小國之中者又如此

按唐氏所論開方法各國計井爲田若干畝各除君卿大夫士公田所賦祿外其餘所入之賦以貢國家制度喪祭宿客等費餘則以備凶荒不測之用

耕者節○然庶人在官之祿亦非盡同於下士而無所差等也祿足代耕吾即以耕之所獲例之每夫受田百畝百畝之田必加以糞糞多而力勤者是爲上農夫計其人

殺則臣之所養不能以自給

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

由君以至士庶尊卑之分也而祿之起數只從耕者起算則天降下民之意與聖人本天制度之道亦昭然矣

云下士祿可食九人无可減矣唯庶人在官則國有大小事有煩簡力有勞逸不可盡一故因耕者所獲次差之

所獲可以供九人稍次於上農者其所獲可食八人中等農夫其所獲僅可食七人若下農夫其所獲不過能食五人而已人事之勤惰不齊而收入之多寡隨異大畧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事有煩簡力有勞逸其受祿之多寡亦照農夫以爲差等事之繁者食以上農夫之食其餘以次遞減事最簡者亦不失下農夫之食焉所謂祿足代耕者亦如此夫列爵有尊卑而中外殊其制班祿有多寡而上下異其規此大略所得聞者也

通節專指庶人在官者言發明代耕之義因上只說同祿而未明同祿之中有不同處故言農有五等以力之勤惰而食異在官亦有五等以事之繁簡而祿異先王君曰即使其釋役而爲農其所食亦不過如此所謂祿足以代其耕也不及下士者下士之祿有定數只如上農之例而已註蓋多由於力勤重力勤過觀下註只云用力不齊可見耕者二字直起從上代耕二字生來代耕之義止通君公直至天子亦不過代耕之極地耳章內祿足代耕凡三見而此以耕例之隱然見封建始於井田故以此結通章不僅解在官一類也

敢問章全旨○此重友其德一句不挾貴正以友德獻子四節層層遞下直說到堯舜泰交上乃爲友德之極末節尊賢貴貴並言正見尊賢之義同於貴貴之不可挾愈明矣

敢問節○萬章問曰人未有不需友以成者敢問交友之道何如孟子曰交友之道心欲下而禮欲恭不挾恃已之年長而與之友不挾恃已之尊貴而與之友不挾恃已之兄弟有富貴之勢而與之友蓋以友也者必其道義可尊言行可法所以友其人之德爲已之資也既友其德則當折節虛懷以致其誠敬之意不可以有所挾也友字作交字看是我去友他兼者與恃二者之意方謂之挾也有之而不恃則不謂之挾也友也者二句正言所以不挾之故有挾則取友之意不誠賢者必不與之友矣三者之中挾貴尤常情所易犯故下文四節皆不挾貴者但有小大之差耳友德句一章大旨末句尊賢正應此句賢節德也

孟獻節○然能無所挾固難能不挾貴尤難處貴而能不挾者在大夫中則有若孟獻子孟獻子者百乘之家可謂貴人當時有友五人焉曰樂正裘曰牧仲其餘三人

以是爲差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附會奈何欲盡信而句二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則收友之意不誠**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通章大綱**不可以有挾也**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

則子偶忘其姓名矣獻子與此五人友也豈漫然與之友哉正以此五人者能以德
自重不動心於勢利其心中全無獻子之家者也此獻子所以與之爲友也向使此
五人者其心亦有獻子之家則獻子方且鄙之豈肯與之爲友乎不挾貴之家御於
百乘之家有如此

此節不必泥張註以獻子之忘勢與五人忘人之勢相對說蓋獻子所重五人者
在於忘人之勢此正所謂友德也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視也字未任拖下無獻
子之家者也爲一句曰無視其家若無有也不是貧賤驕人只是樂道忘勢百乘
之家自不在渠眼底耳即此便是德獻子友此便是友德本文四句一正一反雖
說五人之忘勢而意實重獻子樂與忘勢者友則獻子不挾貴意已在言表

非惟節○然不但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不挾貴者焉費惠公嘗曰吾
賢之禮不可以一槩而施吾於子思則師事之以其德足以型我也吾於顏般則友
資之以其德足以切磋我也至於王順長息其才僅可供我之使令則事我者也故
混於子思顏般之列果觀惠公之言其不挾貴而友徹之小國之君者又如此

此節湛當日成語以見其貴無所挾之意師亦是友德中事事我句是帶說然不
致以王順長息與子思顏般直列則尊子思顏般之德而友之益可見矣

小國節○然又不但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不挾貴者焉晉平公之於
亥唐也嘗慕其賢而往造其家執禮甚恭受命惟謹當其至門唐命之入方入及其
既入唐命之坐方坐至其進食也唐命之食方食雖粗糲之飯蔬菜之羹未嘗不飽
益惟賢者之命不敢不飽耳夫以坐起飲食一惟賢者之命是從可謂盡敬賢之
禮矣但此特儀文之末而尊賢之道尚有不止於此者天位以官有德而公不與之
共焉天職以任有德而公不與之治焉天祿以養有德而公不與之食焉其所以尊
賢者不過見諸承順之間此乃士人無爵士者之尊賢也非王公操用人之權者之

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 此下說出獻子所以與友之意舍不挾貴在內
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乘去聲下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
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 不挾貴故予尊其賢之等視王公而禮愈隆從事
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費音祕般音班○費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
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

尊賢亦然已知曲盡尊賢之禮矣其不挾貴而友微之大國之君者又如此
三則字一雖字正是形容平公之尊亥唐處公職祿三者皆天所以待賢人使治
天民者也故曰天位天職天祿節意在不敢不飽也何上是稱其不挾貴下又見
其非不挾貴之極以本節論引來證不挾似重在入云則入數句然終於此以下
不甚重通下節看則然終於此下正是一章關語於不挾更追進一步蓋與共
天位等正不挾之極至而為友德之盡頭處孟子論友至此不覺淋漓抱腕故通
下弗與數句文勢已一直注到堯之友舜上矣王公尊賢與士不同只在用與不
用非王公之尊賢便有下文堯友舜意了蓋堯之於舜固非終於此而已者也

舜尚節○進而上之則又有堯之於舜若舜自側陋匹夫上而見帝帝妻之以二女
以甥禮待之館於副宮亦時就副宮而享舜之食其館舜也是舜固為賓而堯為主
其就享舜也是堯若為賓而舜為主以君臣之間而更迭為賓主之交是其以天子
之貴下交匹夫之微知有德之可尊而不知有位之是恃也是貴不挾之至也
上兩節俱以非惟字雖字亦字轉接此獨突接舜尚見帝恭聯頂王公之尊賢意
說來看是天子代然御陰重其詞可見意旨所歸注處上各節先提援百乘之家
小國之君大國之君俱見原有貴之可挾此不曰尚見堯而曰尚見帝帝即天子
字所以見其貴也迭為賓主雖雙頂上二句玩一亦字還是重饗舜上天子匹夫
字見忽其勢分懸絕也友字正在迭字內見友之為何友其德也友匹夫正是尊

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 此于禮節儘謹處見其不挾
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 惟其心 承上引起下節意不
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 在乎貶也
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
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
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
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
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
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自大夫推至天子見之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 貴之大小爲差等非不挾有優劣也
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
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
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

賢也也有共天位三句在至此乃爲不拔之至

用下節○歷觀古人不挾貴如此夫豈不合於義而爲之哉蓋以下之士庶而奔走承順以敬上非無謂也朝廷莫如爵雖賢者不得而抗也貴在則然也是謂之貴貴以上之君公大夫而屈懷隆禮以敬下非無謂也長民莫如德雖貴者不得而慢也賢在則然也是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事若有不同亦同歸於義而已蓋位之所在則用下敬上而不爲謟此安分之理宜然也德之所在則用上敬下而不爲屈此忘分之理宜然也其義一也世人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亦昧於義之所在矣

上但說尊賢此兼言貴貴以斷其何歸於義總是揭尊賢之義等於貴貴欲人知位非獨重而德非獨輕也貴貴尊賢事雖不同而爲事之宜則同故曰義一玩註但知貴貴云云宜側重尊賢一邊此節收上數節總註單舉天子友匹夫以重見輕也勿泥

交際章全旨○此見聖賢委曲行道之心以事道二字爲綱以交以道三句爲斷案以下無非發明此三句前五節反覆論交際可受之義後二節明論孔子可仕之義亦所以發明交際可受之義也

交際節○首節見孟子不仕人國而猶受其交際故問曰人以禮儀幣帛相交際者敢問此心果何心也孟子曰人有恭敬之心存於中而後假幣帛之儀將於外交際之禮其心主於恭而已

交際就諸侯交士言恭就賜者之心說與上何心相應以明其慕道而來已合當受意註禮儀儀也幣帛物也

卻之節○萬章曰交際固所以將敬辭讓亦所以明禮乃有卻之卻之而不受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曰凡人之處便未有無故而卻者如尊者有賜於我而我心私自忖度曰此所賜之物必是取於人者不知其果合於義乎抑不合於義乎必所取

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

貴貴泛說尊賢指友德說

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

不用賢而徒交際疑其非好意也

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又疑出不見用當卻其餽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

合義而後可受如其非義便卻還之則是鄙其物而輕其人傲慢莫大焉此卻之爲不恭也惟以此爲不恭故寧受之而不敢卻以廢承尊之禮宜然也
卻之卻之卻之堅也味四字語意便有不恭意何哉二字承上恭字來言交際是恭辭讓亦是恭何故便道不恭其所取二句私心竊計其如此曰字正就心裏說與下節以心卻之曰字一般義不義兩層側重不義上而後受之下含不義則卻之意註補句甚明此交際乃出於有名而又善其餽問之辭者故卻之爲不恭爲鄙其物而輕其人也若無處之餽則君子以不受爲義矣

曰請節○萬章又曰尊者之賜固不可卻而不義之物終不可受於此而求善處之術請勿顯言其不受之故而以辭卻之但心中暗計曰此其物是不義而取之於民者但假托他辭而卻之不受則在我既無不義之汙在彼亦難加不恭之罪不亦可乎孟子曰以辭卻之固嫌於徑直以心卻之亦失之詭譎但看道與禮何如耳使其交於我者有道以相與而非出於無名其接於我者有禮以相加而不失之苟簡則雖聖如孔子爲禮義之中正亦見可受斯受之矣何必以心卻之哉
上節言不當卻此節言不必卻以心卻之帶下句九字作一氣讀不重心卻重他辭無受上其交三句是逆章斷案交接三字只一般道是大綱禮是節目以道即有處而餽以禮是道中節又只一串事但亦有合道而不合禮者故兩平說斯字甚直截是義有可安即聞勿物之所從來也正不必卻之意

今有節○萬章又問曰夫子謂交賜者不必問所從來而但觀其交際設若有人於國門之外截人而殺之因用其禦得之貨交我以道餽我以禮亦可不問其從來而受之乎孟子曰禦人之貨則豈可受康誥有曰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所有之貨閔然不知畏死此等人凡民無有不怨此書言觀之可見禦人之盜乃王法之所不宥不待教戒而即當誅者也此誅禦之法殷以受夏周以受殷不待辭說細繹至今其法循顯然明烈如之何其可受
引禦爲例只爲下節猶禦埋根恭從上文取諸民之不義生出也斯可受禦句是

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他辭却之而視食利者固優然亦失之過若孔子受之方得中道**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得無以言辭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是倒跌語非疑**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詞引此只明不可二字**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

倒跌語不是疑詞不可二字是正答下引康誥而答之只是明不可二字之意殷受夏四句趙氏謂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辭字與教字應周字與康誥字應萬章謂不受諸侯之交際其論本任甚不義之物上君子本所當卻孟子只論交道接禮不論從來原是寬於待諸侯以爲行道之漸若因其不義一槩絕之則與列國諸侯不通往來更何從而得行其道惟平日雖不往見諸侯以自輕而於交際之禮可受則受則在我既不失守己之嚴而於彼亦不咀其向道之念此孔子爲兆之意而行可之外不妨有際可公養之仕也一章六旨全在於此

今之節○萬章又問曰禦人之貨誠不可受矣竊見今之諸侯其取諸民也橫暴不義亦猶夫禦也苟善其禮以交際斯君子受之此與受禦人之貨者有何分別敢問何說也孟子曰今之諸侯取民固多不義比之於禦人之盜則亦太甚矣試以法論之子以爲今日設有王者起而明正典刑將畢合今之諸侯而盡誅之乎抑先施教戒終不改過而後誅之乎若不改而後誅則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固有間矣且以理論之義固一毫不可苟者也今以其取非其有而謂之盜者是充不取之類直至於義之至精至密而極言之所以稍涉不義而即加以盜名也然則諸侯之取非其有豈可遽同於禦人之盜哉夫諸侯異於禦人之盜則諸侯之餽亦異於禦得之宜矣尚何疑於君子之受賜乎昔者孔子之仕於魯同也魯人之俗每常祭特必

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譈書作憝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尚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暋無凡民二字譈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

追逐禽獸爭相較奪以供俎豆之需孔子亦從其俗而聽其獵較焉夫出獵之事鄙事也較奪之俗敝俗也然以祭與而無害於義者猶且從之況乎交以道接以禮而其賜有不可受乎

猶禦數語是章發問 本旨上面許多話只要說到此猶禦指諸侯暴征橫斂說苟字斯字便見不問所從來而即受意敢問何說緊切君子身上章不是要嚴以繩諸侯正謂其不義而受之於君子之律身未嚴耳子以爲有王者作三句是就法上辨其非眞盜夫謂非其有二句是就理上辨其非眞盜法與理却相承說言以法而例論之固未同於盜以義而極言之方似於盜若從常論諸侯畢竟不是盜也二段應上取民猶禦意孔子以下應上君子受之意獵較乃取物之不以禮者正對交道接禮說猶字而況字跌得甚醒蓋獵較原非義事孔子不遽變之以有先簿正祭器一段妙法在何也意主於行道而爲之兆也諸侯取非其有亦非義孟子不遽責之以有不絕其慕道尊德之心一段意思在何也意亦主於行道而爲之兆也

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眞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眞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

然則節ㅁ章又曰孔子之從俗如此然則孔子之仕也無乃不以行道爲事與孟子曰聖人之身斯道之身也其仕也安得不以行道爲事也章曰既以行道爲事則獵較之俗宜思有以變之而反從之何也孟子曰孔子於從俗之中自有變俗之用蓋得人之獵較以祭者因祭無定器實無定品也孔子先立簿書以正其祭器使器有所實之物只是常品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則獵較者知異物無用其俗將不禁而自廢矣此孔子所以暫同於俗而不違衆可謂非事道乎章曰孔子欲變俗而爲是委曲之圖則行道之志不遂矣何爲不去乎孟子曰孔子非難於一去也然欲行道於天下而輒棄其小者更張之是使人疑畏而道終難行矣所以不去而安其俗者正欲從簿書器物做起先小試其道以示人使人知我道簡便易從而後次第施爲吾道大行之兆將於此卜之耳若其兆既可行矣而君相不能大用而道行之於是不得已而始去是以未嘗終三年之久淹留一國也其委曲行道如此何莫非事道之心哉

然則二字緊頂上獵較來先簿書一句見孔子正本清源本領與陰移默奪妙用爲之兆既簿書雖開說凡孔子三月大治內所行者皆欲試行道之端以示人者因獵較一事不合即去則人知聖道之不近人情而益重疑畏故不去而留身於魯正欲以隨試輒效者示人以吾道可行之兆也蓋正祭器只一事他所爲以示行道之兆者不止此兆足以行言人已知可道可行而不行是知而不竟其行而後二字正見戀戀事道不重決去意是以何總承上四句來若淹便非事道矣此句就上仕魯而緊推所仕之國言孔子獵較爲行道孟子受賜亦爲行道孔子委曲行道之難而不去魯孟子亦委曲行道之難而且受賜句句影射

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獵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爲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與平聲ㅁ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

孔子節○孔子行道之心不但於仕魯見之也吾嘗歷觀其仕進之跡大概有三有見吾道有可行之兆而仕者是謂見行可之仕其次雖未見其可行有以接待之禮而仕者是謂際可之仕其次禮雖未必其能盡有因養賢之禮而仕者是謂公養之仕然果何以考之其仕於魯而兆足以行也固定公用之實桓子薦之是於季桓子所謂見行可之仕也其仕於衛靈公也有感於郊迎之禮貌則就之所謂際可之仕也其仕於衛孝公也有感於問餽之殷勤則就之此所謂公養之仕也觀孔子委曲事道如此而交際之不必卻愈明矣

此因士孔子仕魯而言其所仕之不同三仕都是將就做去上三句重下不過引證之見行可庶乎道之行也際可適其禮之宜也公養受其養之義也謂之見行可者謂其道容有可行即使仕子不必求全責備際可公養但是萬一其道之行但是事道論仕之義節行可已非正局乃孔子在當時則行可之外有際可又有公養特是乎委曲以行道則今諸侯苟善其禮際猶夫際可公養之意君子受之亦猶夫際可公養之仕何必固卻以絕夫行道之機此孟子願學孔子處

仕非章全旨○此專言爲貧而仕之義是爲貧便自有爲貧者所宜做首節言爲貧而仕次節言爲貧者當知所自處二節言爲貧者之所宜四節即孔子事以爲法末節言其所以如此蓋位卑者無事言高而位尊者必期行道此其所以只宜辭

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 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於陵仲子而已聖

尊而居卑也註所以二字重

仕非節口孟子曰仕本爲濟時行道非爲貧無所資也而亦有時不得已而爲貧焉猶娶妻本爲繼嗣非爲資其饋養也而亦有時不得已而爲養焉

非爲貧指行道講此乃仕之本義爲貧註有兩層重道與時違邊曰有時乎便見非仕之常下二句件說

爲貧節口爲貧而仕者既謂邀一職以資升斗則擇宜而處奚可昧於所居哉所願者不過一階一級之榮尊官非所宜居當辭尊官而居卑秩可也所願者不過一身家之食厚祿非所宜受當辭厚祿而居薄俸可也

辭尊富者以尊富爲行道之位非爲貧之位也辭字活看非必尊富來而辭之只擇仕之初自審當如此位尊則祿富位卑則祿貧辭尊居卑正所以辭富居貧此貧字與上異上是家貧此是祿薄

辭尊節口夫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亦必有其所宜居者矣何者爲所宜乎惟守關之吏稽防出入以擊柝爲職者其位既卑其職易稱爲貧者所宜居也

上只大概說此從卑貧中審所宜處之二句就上文急遞緊帶起惡乎宜乎句單說抱關擊柝非限定爲此官只是舉例之詞如下委吏乘田亦是重在職易稱不至虛糜此祿意蓋卑官雖無行道之責薄祿亦無苟受之避也抱關是環抱而守關抱關擊柝只一事蓋關以禦暴而關之守莫重於夜柝故擊之夜行謂守關者行夜也

孔子節口不觀孔子乎孔子爲貧而仕嘗爲主委積倉庾之吏矣曰出納會計之間當而不差而已矣又嘗爲苑囿之吏主芻牧矣曰牛羊茁然肥壯而且長盛而已矣蓋取其卑貧易於稱職而不苟祿也爲貧而仕者尚以孔子爲法哉

前二節意已盡此引孔子以證卑貧之可居兩曰字是孟子推其意而言之會者總其數計者開其數當者錢穀積算明白也茁壯以形體言長以生息言會計

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爲之說

孟子曰　見仕不可以爲貧爲常

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　爲養並去聲下同口仕本爲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爲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饋養者

示以所居之道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爲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示以卑而貧之例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惡平聲柝音託口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爲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爲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爲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爲

當字羊茁壯長便是職已稱而已矣三字見職止此而易稱無也大事也節下不言高之意

位卑節 ○ 所以然者何也以位卑故也凡位卑者不得言高位之事若言高則有越位之罪也曷罪乎爾以人之本朝非吾所立而行道之責不在我也苟立乎人本朝之上則尊且富矣常以行道為責矣而乃不能致君澤民而道不行於上下則是尸位素餐而已豈不可恥之甚乎惟尊富而道不行為可恥此為貧而仕而不為行道計者所以必辭尊富而居卑貧也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此見卑貧之可安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見尊富之難居大意總歸結為貧而仕耳立朝而道不行亦正為為貧而仕者發不可以廢道為恥二句與上文作對此言位卑無事言高若使立人本朝使有行道之責矣苟立朝而道不行則可恥孰甚所以不可立人之朝而但當居卑貧耳何也道與時違原為貧而仕也兩箇以字指辭尊居卑者言其有見於此所以辭尊富而居卑貧也

士之章 ○ 旨 ○ 此只重舉賢意能舉方可謂能養前三節言士之所以自待後三節言君之所以待士意全重後三節大意謂士不仕故不託諸侯無常職故不受賜然為君者不可聽其不受賜而無以養之尤不可聽其無常職而無以舉之藝能養則不必借名於周能舉併不必借名於養必超魯繆而遠追唐虞方為待士之至

士之節 ○ 昔孟子傳食諸侯受餽不受祿故萬章問曰士雖不得行道而寄身於諸侯而食其祿宜若可也乃不肯托於諸侯何也孟子曰分有所不敢也蓋諸侯本有

此見孔子嘗曰之意亦取其職之易稱也

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烏偽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 ○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正見職易稱又並見為貧不辭尊之恥 朝音潮 ○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 ○ 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以士而自擬乎尊其意倨故不敢

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

爵士不幸失國出奔而托寓他國則其國君待以寄公之祿此諸侯之禮也若士本無爵位不仕而食其祿是以匹夫而擬列君之尊犯分而非禮也

君餽節○章又問曰士之不托諸侯固矣若國君以粟餽於士則受之否乎孟子曰君餽粟於士士固當受之也章又問曰士於諸侯既不敢寄食而餽粟則又可受敢問何義也孟子曰君之於民固有賙恤之義爲士而未仕亦民也則君之餽士是亦周之之意也如之何不受乎

餽是泛說無常數有常數上分別餽字即周字之意故變文曰周之君於氓當周蓋士同於氓亦當周下個周字正見其可受也以守分言曰禮以處事之宜言曰義原非二物

周之節○章又問曰周與賜皆出於君乃士於所周之粟則受於所賜之祿則不受此何謂乎孟子曰亦分有所不敢也章曰敢問不敢受賜何謂也孟子曰人臣受職任事雖抱關擊柝皆有所守之常職自當有所賜之常祿以食於上此人臣之分也若士無常職而受所賜之常祿是以庶人而士同於在位之臣不恭孰甚焉夫士上既不敢比於有國之君而托其身下又不敢比於有位之臣而受其賜其以禮自處當如此

不仕而受其祿則自託於諸侯亦即諸侯之所賜矣但託是自我而託於彼其意倨故曰不敢以名分言而不敢上同於君賜是自彼而賜於我雖不嫌倨亦自不敢者以職分言而不敢混於有位之臣也

君餽節○萬章又問曰士不敢受君之賜獨君餽之則受然不識所餽者可常常繼續乎孟子曰君之餽士固不可不繼亦視其所以繼之者何如耳昔者魯繆公之於子思也數使人問候以通其意且數餽鼎肉以致其養自以爲能養賢矣但數以君

侯非禮也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因其不敢託而已厭其受餽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曰周之章又以賜例周故因其周可受而疑其賜不可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受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賜謂予之祿有常之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問其安否亟餽鼎肉子思

命來餽未免使子思有數拜之勞子思因是不悅乃於其末後來餽之時麾使者出於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辭其餽曰始君以君致餽於伋待伋甚厚也自今而後知君之於伋食而勿愛但以畜犬馬者畜之而已繆公聞言幡然悔悟從此不敢復遣臺官而致餽也夫人君悅賢之道固貴於能養尤貴於能舉繆公於子思既不能與共天位以舉賢又不能曲盡誠意以養賢乃徒屑屑於問餽之間豈可謂悅賢乎[illegible]此可見餽可常繼而繼必以禮也

此以下因士論士之自處而論及君之所以處士不悅只在使己僕僕亟拜上但此處且虛含說不悅句於卒也讀卒字從自臺無餽也倒看出若子思不麾餽固未有已也卒之一字可見聖賢發之不暴處益前此猶望繆公之悔悟也不能養便含不知繼粟繼肉之道帶不能舉說亦便有堯之於舜節在內經非則熟故註去熟肉

敢問節○章文問曰不餽既不可而常餽又不可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必如何而後可乎孟子曰始有餽必遣人以君命致之道其禮意之誠而賢者敬君之命再拜稽首而受此始餽之禮宜然也自後則但命有司供其匱乏使廩人繼之以粟庖人繼之以肉不復以君命將之使免拜賜之勞此繼餽之禮宜然也繆公昧於此禮數以君命致餽子思意以為鼎肉之微而使己僕僕然拜賜之不暇非養君子之道也此所以標使者於門外而不肯受其餽也知子思所以不受繆公之餽則知國君養賢之道矣

養即是餽初以君命將所以重賢也後不以君命將不敢勞賢也子思三句只推子思不悅之意言繆公數以君命將之非養君子之道也映出上文五句乃是養

萬章

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只是不納于內非遂之也）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兼亟餽无餽兩意）可謂悅賢乎 亟去聲下同摽音杓使去聲[illegible]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況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章以不餽固不可以常餽又不可故問）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重矣）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未敢勞矣）

堯之節○然所謂國君之悅賢者豈徒曰養之已乎必若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妻之又承之以百官給之以牛羊倉廩無一之不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乃舉而加之上位任以百揆四岳之職此能養能舉所謂王公之尊賢也豈徒繼粟繼肉徒餽問餽之文而已哉

上節亦就養論養尚未及舉故又引堯之能養能舉者言九男二女百官則廩人庖人不足言牛羊倉廩則繼粟繼肉不足言舉而加諸上位則養又不足言此數句與前章不同此處句句要點養字後字作又字看乃繼事之詞上位謂上相之位喫緊在能舉上能舉方見能養能尊方見能悅悅以心言尊以禮言

不見章全旨○此總發明不見諸侯之義以往見不義特爲士以禮義二字爲骨首節指出禮字次節指出義字與後義路禮門相應此二節專以士言且君之二節言君不可召士處只三節見召之士亦不應召欲見賢一節正明所以不可召之故末節又於應召處見士不往召意玩通章雖說士當自重言下見重君不可召士上一

不見節○萬章問曰士以行道爲心則當以得君爲急孟尚其志不肯往見諸侯敢問此何義乎孟子曰士之不見諸侯非自尊大也分有所不敢耳蓋士有居於國都之中者曰市井之臣有居於郊野之外者曰草莽之臣兩等人皆爲庶人庶人未嘗傳質爲臣是其迹猶未離乎市井草莽也其不敢見於諸侯正所以守庶人之分

命將之亟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堯之於舜也上二節言不養賢之則非貶繆公也此示悅賢之極非贊堯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下女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以辨上二言故

之禮也
不見諸侯兼未名不求見既名不往見二義二臣字只是庶人自稱之詞蓋率土皆臣之義也傳質爲臣臣字乃已仕者與上兩臣字有別禮只是安爲民之分若遽說自重之道便侵下往見不義意

庶人節○音及問曰士既以庶人自處則當惟君命是從矣乃國君名庶人而役之庶人則往役君欲見士而名之士則不昔往見何也孟子曰凡此皆準之義爲庶人者率子民之職其所以趨事赴功而不敢後者乃是以分自守義當然也若既知其爲士而名之即往則未免枉道猶人守己之義不如是也
只在一名字生出下文許多議論往役往見都就士說註分別士與庶人士與庶人只一個人以德而言則爲士以位而言則爲庶人名役是人不知我則賤當役肯而爲分所當然故曰義名見是人知我則不自當事賢而往見非道所宜然故曰非義上曰禮而此曰義者不守禮而往見便是不義也往役二句重下句

且君節○欲知士不可往見之義當知君欲見士之心吾且問子吾所以汲汲焉欲見士也其義果何爲也哉章曰爲其博聞多識可以爲考德問業之資也爲其德成名立可以爲正君善俗之助也此其所以欲見之也孟子曰國君見士使不爲多聞與賢則已如爲其多聞而欲資之以講明道理是師道之所在也雖尊如天子猶且不名師而況諸侯乎既爲其賢而欲資之以贊襄治化是德義之可尊也雖折節下交亦不爲屈我未聞諸侯欲見賢而反名天子之所不敢名也知國君之不可名士則士之不可往見明矣
此節言君不當名士以明上文往見不義之意自此以下五節皆所以申明此節之意也欲見之三字緊頂上君欲見之句來多聞以所知言賢以所行言下文德則兼多聞與賢言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是叠說有法只在一人身上說賢亦未始非師未聞欲見賢而名之句內亦宜有天子不名師句在

繆公節○欲知君不可名士觀繆公於子思之事可見矣昔者魯繆公知子思之賢而數見之因問子思曰古者千乘之君忘分而與韋布之士爲友則何如繆公此言分明有自矜之意於是子思艴然不悅曰吾聞古人有言國君之於賢者當尊之以

曰禮
諸侯禮也 質與贄同○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酌其役不往之宜故曰義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爲並去聲 此言不可召之意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

師道事之云乎豈但如君所言尊等納交友之云乎吾想子思不悅繆公之意豈不以爲以爵位言則子尊而爲君我卑而爲臣勢分懸絕何敢與君友也若以道德言則吾襲師表之尊子當以師道事我者也奚可與我平交而爲友乎由子思之言推之千乘之君求與一介之士爲友且不可得況欲召之往見士豈皆應其召哉

引此以明士不可召只重末二句上繆公之言其詞驕故子思以事字折他友字豈不曰以下乃孟子推子思之意以位以德只以位形起以德重以德邁千乘之君二句是就繆公子思推開說友猶崇乎等召則卑矣而況之一跌正極言其不可召也

齊景節○君既不可召士而士尚往見不惟有愧於子思且出虞人下矣昔齊景公田獵使人執析羽之旌召虞人虞人不至景公怒將執而殺之孔子賛美曰志士固窮常念棄溝壑而不悔勇士輕生常念喪其首而不顧若虞人者足以當之矣夫孔子何取於虞人而賛美若此蓋旌本非招虞人之物招非其物雖死不往孔子所以取之也豈士而可由虞人下哉

上引子思正明諸侯不可召士此引虞人借形士不可應召通節只取非招不往句以伏下不賢之招不可加於賢人

敢問節○章內問曰旌非招虞人然則招虞人當用何物孟子曰虞人以田獵爲職則招虞人者當以皮冠虞人職司鳥獸從其所有事也若庶人未仕者則招之以通帛之旃蓋有取於朴素之質士已仕在位者則招之以交龍之旂蓋有取於變化之象然皆不敢用旌惟大夫方用旌招之蓋以大夫內具文明之德外彰羽儀之貌故招之以旌以明其不同於士庶也景公乃以招虞人此虞人所以雖死而不敢應其招耳

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

由子思之言推出不可以召之意以証

明上文

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乘音去聲召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上說不可召此引虞人之事而下文斷之以明其不可往

齊景公田獵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喪息浪反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三句不平總見旌難緊用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

逗節以虞人爲主皮冠句見正名其間中二句輕輕逗過招大夫句另講須將以皮冠以旌聯絡照應語氣云招虞人必以皮冠若庶人僅以旃士僅以旂必大夫方可以旌旌豈可以招虞人

以大節○今以招大夫之旌招虞人虞人寧死不敢往即此推之使以招士之旂而招庶人庶人豈敢不安其分而往應其召哉夫旌之與旂貴者之招也以貴者之招招賤者雖存其物猶爲寵異之而尚不肯往況乎召使往見此不賢人之招也乃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其不可往見也必矣一

以大夫二句緊接齊景公田節說下只提過又因士庶人以旃士以旂借襯一句跌出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其有力招之則來麾之則去者推不賢之人則然招之便是以不賢人待之故曰不賢人之招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即舍不可往在言下論名分故曰不敢論道德故曰不可一是過其分一是屈其節也以上三節只歸重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句餘俱輕看一

欲見節○即賢人之不可召則知國君見賢當必以道而後可也欲見而不以其道則彼必不來見如欲其入而閉之門也蓋欲見賢人須先開其門路所謂門路者禮義而已義以制事坦然爲蕩平之道是人所共由之路也禮以治躬截然爲中正之閑是人所當出入之門也而能循之者少矣惟君子爲能非義無行所往來者必出是路也非禮勿履所出入者必由是門也詩云瞻彼周道其寬平如砥而不險陂正直如矢而不邪曲是乃在上之君子所踐履而在下之小人所視傚者也夫如砥如矢可以見義路焉所履所視可以見君子之能由是路焉而出入禮門固可知矣欲見賢人者可不由其道也哉一

此正詳明所以必不應召之意不以其道指召見所謂不賢人之招也禮義自君子言不必就見賢上言義以制事言以其合於時宜即人之通衢也禮以檢身言以其動無偏僻即人之閑域也能由能出入自君子平日立身行己泛說而重不往見之義凡其大綱也引詩重君子句只證明惟君子三字小人帶言周道二字斷章取義即作義路意解草證義路而出入禮門在其中蓋禮義原非兩件也夫義路四句緊從欲入閉門句生出不是力讚君子正是責虞諸侯言君子所以不

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此句下當伸出不可往意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名

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

自君子言則近當就見遠當聘幣

由士言則當義以爲質禮以行之而出處

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

皆其未者也

詩云周道如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夫音扶厎詩作砥之履反自詩小雅大東之篇厎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

見正爲諸侯不以禮義耳此正荅不見諸侯何義一句
孔子節○章又問曰士以禮義自守可以不應君召矣乃若孔子承君之召不待駕
而即行以不往見之禮義律之然則孔子非歟孟子曰孔子當仕於魯有官職之事
而君以其官名之則當以其官應召也若士未傳贄爲臣而無官職是市井草莽之
臣耳安得與孔子應召之事並論哉
玩然則二字章不是疑孔子爲非乃猶疑不往見之未爲是也當仕有官職則非
若市井草莽之臣以其官名之則非以其多聞與賢而召之孔子急於赴召只爲
已傳質爲臣耳大抵禮義無定體亦無定用爲士則以不赴召爲禮義居官則又
以赴召爲禮義此正時中之道
一鄉章全旨○此論取善之法上節取友盡乎今下節取友進乎古兩節相連看俱
士是我善斯能取善下是取善而我益善也
一鄉節○孟子謂萬章曰友所以取善而取善必由於已如已之識量可以盡一鄉
而爲一鄉之善士斯有以友盡一鄉之善士已之識量可以盡一國而爲一國之善
士斯有以友盡一國之善士已之識量可以盡天下而爲天下之善士斯有以友盡
天下之善士既有是量則同志相求交修以進益有窮乎
上三句須照註看全從自已身上立模基上善士以本身言下善士以同類言要
看得活非謂必善蓋一鄉後方可取友亦非若無蓋一鄉之識見器量則我所取
之友或有所偏或有所遺不能盡得而友之矣一國之善士即在一鄉之善士中
其善不止蓋一鄉而足以蓋一國者也推而至於天下皆如此友也者友其善也
善之所在聲應氣求自有天然不容不合者而非可以勉强合也鄉國天下以人
品高下言不以地之廣狹言步步從自家識見器量擴廓去不是推廣交友正
極言取善之法吾之善已蓋一鄉一國天下又要友鄉國天下之善士何故益相
與切磋琢磨以求益進於善也
以友節○取友而至盡天下之善士已無愧一世之士矣然其取友之心猶未足也
又進而尚論古人焉尚論如何誦古人之詩讀古人之書所以考古人之所言也使
不詳其爲人之實則所誦讀者亦徒陳迹可謂尚論乎是以必論其世代之殊考其

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
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
以官召以官
往正時中之道禮章所在
與平聲○孔
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子方仕而任
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
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
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
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
觀斯字作然後字是隨高下爲廣狹爲
正意循序漸進意在言外
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
皆然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

行事之異如身親其時身歷其事則善之心即古人之心古人之心即我之心直與古人同游於千百世以上而面契於一堂如此方是尚友也至於尚友而後取友之道無以復加於此見友道無窮而進善之心未可以自足也

此節歸重尚友而論世以知人則尚友之工夫也未足全是取善無窮之心又尚論古人句連下頌讀須讀觀其言論世考其行知人即在論世內論世即在頌讀時加一番揣摩工夫古人雖但是善一邊但亦論亦自有辨別擇取意世曰其世見世各不同論其世直各就當日所遇之時考究其行事而觀其所用心蓋欲於善中求至善使已之取法丕快也如孟子尚論夷惠尹能斷其為聖人而願學則歸孔子可見尚友不但是心神契合直是取古人之善以為已善方為友善之盡

問卿章全旨 此論為卿之道卿有親疏之異故道有經權之殊提出不聽二字正所以動時君虛已受善之心

問卿節 齊宣王問卿所以自盡之道孟子曰王之所問者果何等卿也王曰卿也有不同乎孟子曰卿之列爵雖同而委任則異有同姓而為貴戚之卿有疏遠而為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其道何如孟子曰貴戚之卿義同休戚幸而君無大過與國同休固其願也設或君德不修有大過彰聞於外則當正言以規諫之然不以一諫塞責也必至再至三務期悔悟而後已使或執迷不聽則不得已更擇宗族之賢者立之蓋為祖宗重民社達權救變之道當然也所謂貴戚之卿如此

古人所謂親戚並指天屬之親

頌讀是觀其言此善之概

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論世是考其行此善之實是

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

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眾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

問其所以事君者

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言其有可易之道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

勃然節○王聞易位之言而駭勃然變乎色蓋疑其言之太過也
王勿節○孟子慰之曰王勿怪臣言之太甚也王既問臣臣不敢避諱遷就而不以
正理對蓋易位者貴戚之卿其道當如是也
王色節○宜王顏色稍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何如孟子曰異姓之卿與義合非必
有大過而後諫也君有過則必諫然亦不以一諫塞責也必再三開導以庶幾其一
聽如或執迷不聽則有見幾而作浩然長往而已所謂異姓之卿蓋如此夫卿雖有
不同然一以宗社為重一以正君為急同一忠愛之心而已人君可不自勉於無過
以成始終之美哉
反覆上言之字最重反覆者精誠感動致力扶持直到無可如何而後已若無此反
覆苦心有一毫不可質鬼神盟幽獨而輕言易位輒諫輒去亦非為卿之道矣從
與去俱就遭變上說是就義理之所極言也

得已而至
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勃然變色貌曰王勿異
親者為
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言也王色定
宗祖諫者欲行道明其非苟富貴見君當
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
從其諫
不聽則去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
之顯則去臣之義親疏不同守經行權各有
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
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
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
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
委在權力之不同
不可以執一論也